

跋長短經

王士正

長短經十卷總二十三篇唐梓州鄭躬長平山安昌崇祿草  
莽臣趙繼撰其文亦申隆裕衛之流雖自序云大旨存  
寘因根蒂草易時與興亡法飛且裁此篇此書信傳  
德少符健危過任城以之市中者宗刻也棄楊天惠郭  
明遠事云潼江趙融任侯有氣善為報積學著書  
師長短經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 蕤 撰

趙子曰匠成興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寔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竒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洽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洽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



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  
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  
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  
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于  
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  
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  
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  
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竊立題目摠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  
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  
諸篇為宏蘊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  
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政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  
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  
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  
拱已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  
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  
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  
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  
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  
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曰夫一  
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自  
任能為君以能用人為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睦為能臣  
能以行為能故能君眾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  
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  
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  
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知如已有  
之通乎君道者也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為平直必以宮室為  
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營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  
君欲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主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  
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善射中微則莫若  
明君欲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善射中微則莫若  
有者如己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  
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申議曰  
事云君非其人君之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以之

用賢為功也賈誼云臣聞聖主言閎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  
人臣得必盡其愚忠唯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  
能委任而如道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  
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筮府庫是  
謂工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小詩侯不言利室大夫將卑乎  
得公好專者周厲王曰天子不言小詩侯不言利室大夫將卑乎  
榮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公萬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公萬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  
御廩而素服避大難殿是教王哭其子成後厲王曰臣聞  
子廩而素服避大難殿是教王哭其子成後厲王曰臣聞  
幸無藏于海諸侯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有火災必有人患  
不與儲中此亦善乎夫聖道是以非其財賞故稱設官  
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  
以得眾君之體也舍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  
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  
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况非此儔  
而可備責耶夫剛畧之人不能理微而疏其大體則弘略而  
迴繞其論法直則括義則弘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怒  
及好而奇之能速捷論而仁義則造權論則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  
詭常而恢迂又橫逆而求異政宜于統大以之而理壯案清道則  
治與則殘公刻之以政宜于糾奸以奇矯亢之政失其眾威猛以之  
富以于治貪亂則以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昔伊尹之興  
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樞者使之塗各有兩  
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  
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  
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  
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

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  
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  
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  
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也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  
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  
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  
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  
陳平豈為行蘓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蘓秦濟弱燕者  
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  
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  
察議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于周勃古語曰守文之代德高者  
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于養生性不可



可以臨危難商鞅長于理法不可取不可以從教化藏張長于馳辭不  
可以結盟誓白起長于守信不可取不可以變王嘉長于過明君不  
可以謀身尾生長于將長于明減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  
可也術者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于品材獲安逸于任使  
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  
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  
格之言法格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  
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  
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也雖不能  
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  
多務審其所謂之所謂之言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  
既得之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

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  
而心不忌忌怨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  
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夫子能為可用不貴不能使人  
必用己故君子取不修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貴不能使人  
能不用己故君子取不修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貴不能使人  
于也所謂賢者德不踰閑也閑法行中規繩言足法于天下而  
不傷其身言滿天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身本亦富則  
天下無菟財積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  
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  
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  
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  
人枯槁赴泯者高論怨誹為仁而巳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  
矣此平禮之君正教之師也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語大  
立大名禮致功兼并者為治好也就茲澤慶閑曠釣魚閑處  
國之大也



無為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吹  
呼吸吐故納新熊羆之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引之士養形之  
無功也彭祖壽考江之而所聞不導引而壽無不亡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異識  
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  
修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  
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  
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  
則人之傑也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延陵嬰是也  
其德足以屬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也  
國體足以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治足以正鄉邑謂  
其術足以權事宜是也別器非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法  
能私恕好尚訊詞分是也別器非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法  
張敞趙廣創是也圖術而能流不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  
權智有餘公遷班固是也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文著述  
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文著述  
辯政樂曹丘生是也貫胆力是也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  
辯政樂曹丘生是也貫胆力是也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

也信是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  
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非其  
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道傳子曰凡品才以九事一日德行  
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  
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農  
此量才者也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于萬  
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  
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  
相宰相者佐天子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善漢魏相書曰  
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  
刑罰清而天服順地動故曰化必由陰陽之養人故曰  
各以常職不敬相事明君動靜以尊天慎于陰陽之養人  
官以乘四時敬授人明君動靜以尊天慎于陰陽之養人  
風雨時節暑寒暑和陰陽之敘大體也事具洪範不疾失  
而衣食有餘矣此變和陰陽之敘大體也事具洪範不疾失







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  
 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  
 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  
 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王昔漢  
 愛人榮士謂陳平曰天禮者多歸之士至行乎功賞曰項  
 漢誠宜不各去今兩大短集其兩長天之下頑鈍不足取也  
 鄒嘉曰素敵本初地廣兵強祖欲討之項羽雖強也終何  
 劉項之不相敵也漢祖雖欲討之項羽雖強也終何  
 公體任之自然此十道勝公一也十勝雖強也終何  
 率以天猛而此義下知制此漢治三失於寬以逆為強也  
 之任不唯上親下知制此漢治三失於寬以逆為強也  
 能所宜不唯上親下知制此漢治三失於寬以逆為強也  
 得名譽士應變無窮此度耳勝也歸也累世待之資推誠而  
 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六也紹人法至心忠正情見而  
 定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人法至心忠正情見而  
 色其所忽至大或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小不  
 有其所忽至大或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小不

見慮之御以下周無不潤也此仁明勝也紹以是臣爭權  
 用公御以下周無不潤也此仁明勝也紹以是臣爭權  
 是兵要公禮少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九敵也非好為  
 知也兵要公禮少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九敵也非好為  
 而少威多吾分畫不楊今雖強公而令不色厲而為  
 雖少威多吾分畫不楊今雖強公而令不色厲而為  
 不則無所為則後事雖強公而令不色厲而為  
 精必能濟疑大法一而真將孰有能或曰紹率大衆攻許  
 勇冠三軍統其為謀審配曰紹率大衆攻許  
 此剛而犯上許其為謀審配曰紹率大衆攻許  
 良文醜夫後事許其為謀審配曰紹率大衆攻許  
 收其妻于一怒之勇曹公又一戰而後許其為謀審配曰  
 料或也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人未易漢光  
 武聽聰之主也謬於龐萌曾孟德知人之哲也樊於張邈何  
 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狙音



也反慢 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 戇者類勇而非勇也 亡國之  
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  
疑象碓碓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信人物志似曰輕而諾似烈而寡  
而似精而速此是而似者察而事煩似許施而惠者而無終而似忠  
功大智似愚而內明非博愛似虛而寔厚也 言似大權似姦而有  
心險于山川難知之于天 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  
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兩反音竹 有順懷而達  
有堅而縵有緩而針 涪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  
為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 而無情者有威 而  
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 惚 而反有忠寔  
者有倭 佞 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內怯者有夢 而反  
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  
非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範桓

曰夫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蕙何得不知其然若莠之似  
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楊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  
大之與蟻蛭江河之與涓流非難也 知此士者而有術  
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  
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財以觀其仁  
臨之利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又曰悅淫以色告之以難  
以觀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特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又曰  
以酒觀其則又曰醉之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以又曰  
近使之而觀其敬 既又曰觀其近之狎以煩使之而觀其能  
其卒然問焉而觀其智 太公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 太公曰謂信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視又曰繼無變  
呂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也通達貴則觀其所進 視又曰繼無變  
富則觀其所養 禮又曰富視其富與不犯富貴人觀其仁也  
則觀其所行 行則近則觀其所好 其居處觀其貞良省其交







負其正絕固而不端則愚惠于愚是氣而不清則越  
 失其正則固而不端則愚惠于愚是氣而不清則越  
 成暢而不平則盪盪好智無涯已然則平波之質在於神  
 神破則質破也明闇之實在於精寔明精濁則寔暗則勇怯  
 之勢在于筋筋者勢之用也故筋強弱之植在于骨  
 骨粗則植強躁靜之決在于氣  
 骨細則植弱躁靜之決在于氣  
 情在于色情者精之候故色悴由邪正之形在於儀  
 儀哀由形始儀正由形始  
 儀正由形始儀正由形始  
 狀在于言言者心之動在于容  
 植固聲清色澤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之也者  
 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粗訟者其聲沈散心氣詳慎  
 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粗獷心氣寬柔者其聲溫潤  
 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以其  
 其實氣生物生有聲考其所為皆可矣又有察色察色  
 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其所為皆可矣又有察色察色

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又曰誠  
 明達誠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誠仁必有可尊之色  
 又曰誠勇必有可觀之色誠忠必有可觀之色  
 矜奪之色也誠忠必有可觀之色  
 貞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曼然亂以煩此之  
 謂察色人志曰夫心質亮直其儀動固心質平理其儀安  
 患之色夫仁固之精慤然以端勇胆之精曄然以強夫憂  
 厲然以揚夫仁固之精慤然以端勇胆之精曄然以強夫憂  
 者中先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怒氣送之者強而  
 怒色先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怒氣送之者強而  
 凡威愕以明雖變可知也  
 從威愕以明雖變可知也  
 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檢而不謫其禮先人其言以人  
 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  
 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不能者是損人也太公曰博  
 行也論議而非時俗其貌直而不悔其言正而不私不飾  
 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者是質人也又曰與之怒沈靜而寡











為相是故凡能識此類皆謂慧一而不知舍章之美是識以牙相之非敢莫  
肯相是故凡能識此類皆謂慧一而不知舍章之美是識以牙相之非敢莫  
流矣又曰能識二流者不美盡有請之流則亦故性同而相傾則達相  
援也此相又賴有也同性同而變勢不均則不相察也而相夫聖賢之所美莫美  
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眾材得其序  
而庶績之業興矣又曰夫天下一隅則終朝以足論道夫二國則以法制三有以  
故不必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論道夫二國則以法制三有以  
策與術之然後乃其為人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為其名目  
不如是知者兼之也陳有已善者欲偏之稱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  
材之失蔽仁在無愛物此蔽在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材疾空之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教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從君以下寵武也請時賦以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善哉  
人主也抑武也矣不足當之也賦在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抑武也矣不足當之也賦在趙孟曰善哉保  
淫以樂之而後亡不亦宜乎不漢書曰高祖立漢為吳王已拜  
上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耶  
天下一家慎無反有經曰眉藏之志又曰黃名繞天中反骨際通  
兩相也若下賤有發色者能殺君父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  
公相也若下賤有發色者能殺君父春秋左氏傳曰楚子將  
以商臣為太子弗聽後謀殺之圍成王緝也目楚聲司  
人子不可也越樹教氏矣必殺之宮甲圍成王緝也目楚聲司  
馬子弗殺必滅若樹教氏矣必殺之宮甲圍成王緝也目楚聲司  
之聲弗殺必滅若樹教氏矣必殺之宮甲圍成王緝也目楚聲司  
韓宣子如齊見子果反雅雅召王鼓而進旗遂滅若教氏也其  
非保家之主也見子果反雅雅召王鼓而進旗遂滅若教氏也其  
周靈公之弟僖卒杜預曰將言子雅志器單于也後宣子曰晉  
難必為害王曰告童子曰不其子雅志器單于也後宣子曰晉  
殺必為害王曰告童子曰不其子雅志器單于也後宣子曰晉  
大夫不殺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孟公使綽人嚴異于  
大志不殺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孟公使綽人嚴異于



海及者赤赤色之主察福羊漬生所守骨管僂七君吾曰也離他  
骨口凶二色王春哭士祿行欲曰收宅脉絡矣子過于諸此衛日  
歸耳魏色死白三泣其將委明夫鬼面不相詩賦而侯年魯齊  
于之管因青色月黑主尚乃曲五相幽無制何以詩不之於大師  
家間輅若黃黃青色病矣雁而岳人者華肉晏言伯俊安會團夫從  
後同往得二色色王赤主故曰富貴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溺凶先時皆相赤主驚恐黃主慶喜凡五色皆死夏三四月時赤判  
死氣見相冬三死月黑色囚黃黑三青色月白王色王色王色王  
此略起二客者吉去輅謂其時色王白王色王色王色王色王色王  
舉雙客者吉去輅謂其時色王白王色王色王色王色王色王色王  
色變無宅效流也覬于成敗在於決

存乎虛實經者曰夫命人喘也息命之存乎骨酪言脩短者  
又曰骨肉堅硬壽而人樂將食肉魯之將傳曰魯使  
君授之玉于東極之仲東言大夫人貞伯鄭伯後其然鄭伯自弃也  
成月辛天行王速不極安其晉言大夫人貞伯鄭伯後其然鄭伯自弃也  
不敬子義威曰吾劉康公位成肅公能久晉侯預曰言成鄭伯受不  
動作禮子威曰吾劉康公位成肅公能久晉侯預曰言成鄭伯受不  
取敬在養神君威曰吾劉康公位成肅公能久晉侯預曰言成鄭伯受不  
受晉神壁之程鄭節使也佐今成子國之盡力勤者莫與如不我敬  
瑕晉侯壁之程鄭節使也佐今成子國之盡力勤者莫與如不我敬  
曰然問侯降貴而由子羽不而思對歸公命孫其如晉然明下然明  
矣不問然將亡而由子羽不而思對歸公命孫其如晉然明下然明  
問其且夫既登死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然其有戚感疾將死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子于其戚感疾將死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衣有禮帶視下結言徐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過結禮帶視下結言徐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有會禮帶視下結言徐而求降乎人程也王鄭其下然明下然明下然明  
卒不導容而享昭晏飲樂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本







激商聲似若勁有廣博角轉聲圓長通徹微抑揚流也利羽腹短背  
壑商聲似若勁有廣博角轉聲圓長通徹微抑揚流也利羽腹短背  
低戩也此謂伏犀明峻輔角豐穠者五品之侯也隆乳腹短背  
正戩也此謂伏犀明峻輔角豐穠者五品之侯也隆乳腹短背  
及軍二千石領兵將也出髮際為伏犀腦骨起後利公侯相者  
將不祿夫腹須端妍故曰馬有腹麗玉帛豐穠也邊地高深  
為食祿夫腹須端妍故曰馬有腹麗玉帛豐穠也邊地高深  
福堂廣厚者四品之侯也龍又曰頭高面長上短下及牛額  
角近髮際也福堂在肩尾近貴也夫此頭須高廣福祿長厚  
四律富貴隆昌虎頭高時富無此象頭高廣福祿長厚  
祿所鍾行貴將軍雁行大富也犀及司空龍角織直者三品  
之侯也曰胸背極厚頭深且次天庭是也體柔者此皆三品  
頭頂高深龍犀成就者二品之侯也度及頭骨起支節合  
語審諦不疾也夫容貌動息有恒不止不翔精爽清澄神儀安  
物宜觀神有餘者其情榮枯不易其四倉盡滿骨角俱明者一  
品之侯也頭項有餘者其情榮枯不易其四倉盡滿骨角俱明者一  
似龍者為三公貴也似虎者為將軍虎骨高為將軍也似牛者為  
宰輔似馬者為武吏似狗者有清官為方伯似豬者大

宰輔似馬者為武吏似狗者有清官為方伯似豬者大  
富貴似鼠者偏富而處乃貧寒也動天中主貴氣平滿者  
靜並似鼠者偏富而處乃貧寒也動天中主貴氣平滿者  
宜官祿也遷刺中最高近髮際發黃色上入正角至高廣參駕  
恒有黃氣如懸鐘鼓三公之相也又發黃氣如井灶有功受封  
如也四時官氣發相也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氣天中庭直下  
死司空主天宮亦三公之氣司空直上下書大凶中正主群寮  
之氣平品人物之司也若中正直上下書大凶中正主群寮  
正為縣官在天庭所部也印堂主天下印綬掌符印之官  
縣印堂在兩眉間微下眉頭少許正中發赤色而歷者連官轉  
也至天庭下至鼻准為縣令直闕庭發色者長吏也如連刀上  
與輔角相闕庭大貴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為婚連帝室  
印堂一名關庭也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為婚連帝室  
公主婿也亦山根直下無勢也高廣主方伯之坐從天中橫列  
名高廣位也亦山根直下無勢也高廣主方伯之坐從天中橫列  
如兩尺鼓亦少出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橫次陽尺輔角  
方伯有氣憂遠行也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橫次陽尺輔角

方伯有氣憂遠行也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橫次陽尺輔角



主遠州刺史之官  
 之任有橫刺史之官  
 角位者宜第平滿  
 充直者宜官職  
 宜直者宜官職  
 令直者宜官職  
 位直者宜官職  
 印堂主第秋冬得馬好色應  
 次位主第秋冬得馬好色應  
 黃大位主第秋冬得馬好色應  
 將軍橫從中位正橫列至髮際凡九名虎眉牛角王之統師小  
 將軍橫從中位正橫列至髮際凡九名虎眉牛角王之統師小  
 色者長不可求官者欲得官在任久則視年知上發色長短發  
 中之者氣主其年有無事也然官喪色赤彈奪黑死病青色獄厄天  
 人死際也若有黃氣為已得官若黑氣未也黃氣皆通衣帶發額不  
 達髮際也若有黃氣為已得官若黑氣未也黃氣皆通衣帶發額不  
 上遷官夫人有六賤頭小身大為一賤又額角陷缺天中  
 益祿也夫有六賤頭小身大為一賤又額角陷缺天中  
 頭額平而財物寥落頭尖銳窮厄無計也此目無光澤為二

賤又胸膈背俱薄亦為二賤經日舉動不便為三賤聲又音  
 亦為胸膈背俱薄亦為二賤經日舉動不便為三賤聲又音  
 相也夫三賤之語惡者噴鹿飛散細毛或去則若盡往則不  
 不笑亂如笑不細沈濁痲舌喜似喜不喜似喜不喜似喜不喜似喜  
 有失舉止張皇如恒趨急言語縮縮若有病神體貌低推如如  
 厄有官隱蔽而失位也賤者多牢獄鼻不成就準向前  
 低為四賤中平曰耳目無斜視亦為四賤相經也曰人脚長腰短為五  
 賤又主爵傾鼻頭低垂至五老獨吹腰行雀步必財無所信亦不為  
 奪財被文策不成屑細長為六賤六又賤曰色白口少薄人亦不為  
 舌提短窮人凡欲知人如是賤者貴處少舌賤色白口少薄人亦不為  
 也少者窮人凡欲知人如是賤者貴處少舌賤色白口少薄人亦不為  
 文王四乳然則世龍人亦時有美地靜鎮于城堙天毛耳三彩  
 若日角月王偃之奇龍人亦時有美地靜鎮于城堙天毛耳三彩  
 掌策金角月王偃之奇龍人亦時有美地靜鎮于城堙天毛耳三彩  
 置策金角月王偃之奇龍人亦時有美地靜鎮于城堙天毛耳三彩  
 立假是啄窮乏微驗也昔姑布子鄉謂子貢曰鄭東門有寒蓬















薦之則此人因足下而進矣淮南曰待驪裹飛兔而後駕  
則世莫乘車矣待西施洛浦而後妃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  
古之英俊而自足者語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  
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無激矢之能是以分絮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  
用之絳灌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  
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  
益於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  
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漢王曰善  
黃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祿得守節之士不可以  
威刑脅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守節之士脩其道何以明之  
郭隗說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  
國者與廝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  
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

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  
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黃石公曰禮者士之所  
嚮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  
明之魏文侯太子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為禮太子不悅謂  
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  
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  
亡其家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宋  
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有能與我赴諸侯乎皆執仗  
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  
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  
心是失之於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  
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栗後宮  
婦女以相提捏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紈綺縠



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鈔刀畜之千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皇上擊九萬里翺翔乎穹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于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善惡難得而為知苟非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為武人所嗤未必必也若楊馬所嗤此真鄙矣夫臣為樂紂所毀未必必也必若堯舜所毀此真愚矣世之毀譽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伎與衆同非國工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信矣我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如何以明之汗明說春申君春申君悅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曰臣何足以當堯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中言之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記曰夫驥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即不容其為良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知則國可知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冠謂文五鬚髮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成童謂八歲已上就師學問無方心至不通身之罪也心至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



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孔子曰夫內行不修已之罪也。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濟

海江者因於舟楫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何  
以明之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

為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  
鍾而不能自為壺鼎盤盂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

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  
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於妻子及其用也。

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財。慎子曰騰蛇造霧飛龍乘雲

美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而輕而銖  
重有勢之與無勢耳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鳥獲輕千  
鈞而重其身非其身而重于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語曰  
于百步而難于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道不可也。

夫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蓋朝無智策之士在

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明之在昔漢祖聽聰  
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

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  
則涿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

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滅于晉仇由不聽赤章之  
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黽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

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不皆有  
忠臣謀士也。議曰天下無災害雖有賢德無所施才老子曰

有其人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後知其賢者  
市人知之舜也。陸機曰飛鳧是西顧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  
東以秀則夜與使砥無鳴條之耳。世尹有莘之媵臣周無

仰以秀則夜與使砥無鳴條之耳。世尹有莘之媵臣周無  
收乎故曰師賢不肖者才也。過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黃

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家之幹士民者國  
家之半得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二十三



慎哉

政體第八

議曰夫政簡才行次論政體失人則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  
 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  
 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  
 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  
 地有德也為武王問於粥子曰攻守同道而和與必存而  
 不和可攻守嚴而不嚴若和可守得也故諸侯發政固施  
 謂之文政人笑謂之士文使吏禮故於文者聞子立者謂  
 刑而治之仁者得地者萬物之宜也禮者子夫萬物無體  
 也攻而不得義者天當其體以謂之大也仁者子夫萬物無  
 也昏者不知禮宜當其體以謂之大也仁者子夫萬物無體  
 也盜者不知禮宜當其體以謂之大也仁者子夫萬物無體  
 以導者不親使義而人廉取也聖而王退之刑措利一故  
 暴得賢非也蓋害海內者非也害也利而天者下也利而天  
 者賢非也蓋害海內者非也害也利而天者下也利而天者下  
 者賢非也蓋害海內者非也害也利而天者下也利而天者下

可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  
 而蓄積不及古者何也  
 聖者貴粟也粟者天下  
 于塞也粟者天下之寶  
 粟有餘而國用不足  
 則曰有餘而國用不足  
 者寡矣夫積粟以備  
 素者有富矣夫積粟以  
 食者有工矣夫積粟以  
 務者有巧矣夫積粟以  
 淫者有珠矣夫積粟以  
 金者有珠矣夫積粟以  
 衣者有珠矣夫積粟以  
 與者有珠矣夫積粟以  
 生不罪可申鑿論善故  
 於流水之原令順人心  
 信曰也出之武法雖有  
 子必行也出之武法雖  
 上必行也出之武法雖  
 有必行也出之武法雖  
 行必行也出之武法雖







起必此言也夫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為經焉

驚每有人降漢女輒亦拘留漢使以相報復不安肯以愛子為質  
孝文時妻以利也夫規事漢文不令萬世之利不固而安在時之  
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漢文不令萬世之利不固而安在時之  
事者未可上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宜不綱塞而下得道義而  
已若夫一罪切之苟悅曰聖人政務入粟固塞而下得道義而  
有大故弗知時者可立以為長不充曰時宜不綱塞而下得道義而  
能輔時修德以待時也語曰審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  
為君議曰孫卿曰盜與王者之法與之則矣夫與積禮義之霸王矣  
與亡國誠信令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霸王矣  
矣與亡國誠信令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霸王矣  
不笑授以者明主之賢不謹擇此則矣夫與積禮義之霸王矣  
兵食功本卒輕死使都邑者又曰使賢則食下理則曰尊崇  
縣之考課有六以才課以教則官慎曰德以二役課以清則官慎  
獄事慎曰則以農慎理此能俗官者也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  
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本末作敦學數核才藝簡精悍  
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游戲察苛剋此十五者雖聖人復



長短經卷第二

君德九 臣行十 德表十一 理亂十二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農伏義稱三皇也神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

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害黃帝者

百穀心耳目節用物以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

頊者養力地載時以水象天鬼神日月所照莫不治氣以黃帝顓

者取地財而節用之物如萬物之神利帝堯者其神如天

之明鬼神而敬事之日望之如雲富而不自驕帝舜如天

善無微而御著無為運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

自帝德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無不日其誠易弱諸

亮曰威強之服附操者通兵失天下心故曰其誠易弱諸

心與不豫州其勢易破故王操者道降心服志也



察之政兵甲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  
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昔三代  
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今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之弊也  
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  
水濟火變為文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于忠王代之德相  
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為用左  
圍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謀元帥使却楚救之則齊  
始矣于是教其民蒐二年被廬用作三軍謀曰人將知義  
是乎出定襄王入是務則利人懷生矣將資者不求豐焉  
知信未宣其用是乎代原以信人易資者不求豐焉  
徵其辭曰可矣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  
宋圍此五戰而霸文之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  
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  
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  
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古議曰

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育  
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  
後刑之故至于刑則非王者之併而不可矣守成此任刑之弊  
也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壠畝芟  
夷禍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各擅其  
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此大德方天威孰  
為優劣乎曾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  
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  
然而名不純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  
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  
社稷幾移凡此上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梟  
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覩攸能任其才而用之  
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  
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聰



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怒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  
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  
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東都爾乃廟勝  
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  
寬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  
歎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  
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吳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  
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憊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輔則臣  
弱卒能效乾圖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跡金石銘其休烈詩書  
載其懿勳故曰光武其優也荀悅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奮  
階湯武之士龍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  
之功有非魚龍之異物同符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書相安  
其代此易曰湯武革命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故周承之謂以  
其代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順乎天之弊應乎人之感哉書曰  
天功正之忠

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弊得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  
秦不救反酷刑積承五世母哭西入關五瑞聚又高祖一  
未至其身相承積承五世母哭西入關五瑞聚又高祖一  
德曰高祖入秦赦于嬰而遣之是寬裕又高祖一  
而曰高祖入秦赦于嬰而遣之是寬裕又高祖一  
南曰高祖入秦赦于嬰而遣之是寬裕又高祖一  
是也光武佐漢祖功臣守以是也豈得減其武佐命于優  
韓信者然漢祖功臣守以是也豈得減其武佐命于優  
安全君臣之際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武佐命于優  
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其後代雖未階王  
霸也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虞南曰  
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  
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羸之弊猶有  
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元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  
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  
懷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慙德漢文贊  
即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以與人南越尉自盜召貴他兄弟以發深懷之他遂稱  
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召貴他兄弟以發深懷之他遂稱  
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杖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鳴呼以仁德化人其傳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之仁也夫太宗為仁下  
者大有濟者也非小刑不忍謂之仁乎對曰此言不勝五六十載之  
與人行信哉周秦之弊固密之又峻而奸究不勝五六十載之煩苛  
道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  
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摠攬英雄駕御豪傑  
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焉可述方於始皇則為優  
矣于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武帝贊曰漢  
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  
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曠咨海內舉其俊  
茂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法業  
而有三代之風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  
成功之主也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  
幼年即位亦有燕書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

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後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  
賢妣之胎誨周邵為保傅呂望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  
足能履則相者尊儀目厭威容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沉漬  
元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諄使周公東遷皇  
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騰之  
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  
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  
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啟金騰信國史而後乃寤哉  
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  
少周不獨多也乃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害光寵欲誅之  
不信帝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傳歟虞南曰漢宣  
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



青寔峻法嚴令蓋流出于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  
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  
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議曰元帝之法嚴帝作諫宣  
我漢家以霸王之道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以  
言之三章秦人悅此不言攝公刑之美也郭嘉說曰刑則人  
法於寬也故傳曰濟政不攝公刑之美也郭嘉說曰刑則人  
失於寬也故傳曰濟政不攝公刑之美也郭嘉說曰刑則人  
刑之當也故傳曰濟政不攝公刑之美也郭嘉說曰刑則人  
則重周禮曰刑國時用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輕典  
世典由此觀之刑國時用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輕典  
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  
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  
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  
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此議曰元帝多才藝善鼓琴雖  
曰夫不詳小事而略大道而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  
此而不亂也未有如大道而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  
惠耳切對之辭心通于短言小目說明之文手習于射御書  
巧

明也所謂遠見四方智者謂仁統以萬物權足應變無端義  
而足生財用威于足廢禁之過通射如夷羿有書如史受  
矣昔魯莊多伎藝離人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有書如史受  
善之使司主視何益于無窮體之君必存于政書如史受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體之君必存于政書如史受  
德而廢其功論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奸  
臣竊恨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或曰觀偽新王莽謙  
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後  
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偽人也未達之前狗名  
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既盡而本質存焉復諫自高  
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為光武之駢除焉班固曰王莽始起外  
譽哀成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術豈有邪佞之  
材又在承四父世業之仁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仁壽考  
之宗承四父世業之仁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仁壽考  
非人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壽考  
而恭晏然自謂皇虞復出也乃矜其威顛覆天之虐險是以  
海



內裂遂喪其樂邑之心內外怨遠近俱發城子無道支體  
未王如莽之甚者也紫少蠅聲餘分位為聖王敢有馳除而  
吳長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辟劇易果敢有勝于  
子敬子大敬答孤書云帝王孤起皆有次于公瑾圖不足忌此子  
內不能辯而外為大言耳孤亦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  
孰者為最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啟王業其名則同  
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  
亡為功羗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寒浞藐然遺  
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  
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躋趾于喪亂之間遂成配  
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魏高貴鄉公問荀顛曰有夏既  
禹之績高祖起壘少康功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  
曰造之與如高祖起壘少康功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  
為諸侯之至如高祖起壘少康功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  
勢配天一時之舊權為人子則弘數危其親為斯人君則賢相為人之

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  
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為甚虞南曰桓帝赫然  
奮怒誅滅果異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  
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  
後易為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踰前輩  
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為幸多矣議曰桓帝問侍中  
也對曰漢中主何者尚書令陳蕃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  
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善可與非此中主之謂也虞  
南曰夫岷江初發其源可與善可與非此中主之謂也虞  
元帝之時而任私恭其源可與善可與非此中主之謂也虞  
倫遂傾國其由來者漸矣故曰熒以遠也方舟而後能濟  
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亂富強而鄰國者帝自炎精不競  
者資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聖德矣自炎精不競  
寓縣分崩曾孟德挾子而令諸侯劉元德憑蜀漢之阻孫仲  
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先啟霸圖  
三方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

臣  
卷二  
六



摩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  
忌至於殺伏后鳩荀或誅孔融戮崔琰婁生斃於一言桓邵  
勞于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邵所  
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也斯言為當劉公待劉章以賓  
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  
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為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  
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  
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厥先之資  
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勿能逮陳壽  
備亂之權略不逮魏武所以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為其然夫  
孔明飛禮人傑也王佐之才元明暗不相為用能令不相為  
使武帝雖安強不為之用况在危急之問乎若令元德  
據吳中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二傑而已魏帝問其德  
曰吳王何等主也品對曰聰明也拔呂蒙于行陣是也其明也  
曰吳王何等主也品對曰聰明也拔呂蒙于行陣是也其明也

于禁而不害其仁也取身于陸下是其略也孫策瘡甚呼弟  
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陸下是其略也孫策瘡甚呼弟  
權曰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陳壽云孫權屈身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才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陳壽云孫權屈身我  
忍辱任能各盡其才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陳壽云孫權屈身我  
傑也故能自擅江東成時之業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  
冠世奇才誰為優劣虞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叅佐帝業濟世  
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杖陰謀弗由仁義  
猜忍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于李勝委鞠獄于何晏愧  
心負理君子不為以此偽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  
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吳張微亮司  
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際會  
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朝地覆一州之土方之公並遭際會  
分據天下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  
達務自保下十倍之地孔明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敵  
意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涼雍不亦優乎或曰  
晉景文兄弟孰賢魏明帝崩立養子齊芳遺詔使曹爽與  
子景文名師字元立又輔政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  
名亮弟文名師字元立又輔政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



王從陳留王以魏禪晉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虞南曰  
天下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  
何晏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機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早日及  
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其英圖也  
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  
於斯為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踰  
時厥功為重及高貴篡歷聰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跡伊  
周遂乃偽謗士彥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  
不可磨也干寶晉書論曰昔宣帝以國才碩量廣運而仕  
魏太祖創基之初宣帝以國才碩量廣運而仕  
驅馳善性深阻有西城府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會外  
而陵屢距諸葛亮節制兵而東支吳人車勢於外  
王與能大衆始構矣世宗承祖業元豐內亂於外  
姓潛謀雖密而推穀必長驅而三蜀洛不錫入臣天  
用先事烈是信厚始當以非禮而受脩物而能斷於人  
遂符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受脩物而能斷於人

惟新四海悅勸矣沉舟三峽亦足介馬桂陽其職不二人時江湖未同  
文車同軌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子無維城之助  
之臣夷滅者數十族以陵尹無結草之貴宗子無維城之助  
舊臣夷滅者數十族以陵尹無結草之貴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關岳無之於鎮關尹無結草之貴宗子無維城之助  
荆揚劉淵無之於鎮關尹無結草之貴宗子無維城之助  
制二帝尊山陵無之於鎮關尹無結草之貴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純賈充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辭而覺郭欽之數崩弛之  
庾純賈充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辭而覺郭欽之數崩弛之  
有豐稜傳元之奏錢師尹論之而觀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錢師尹論之而觀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  
帝以樂聲德而臨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  
宗元皇東晉自元帝已下何主為賢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  
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已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上流之  
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  
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賢因溼澗之遺黎乘  
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江左後肅祖即位大將  
軍王夷甫震內外將謀為逆帝與或曰偽楚桓元有奇才遠  
王導溫嶠等決計征敷敗死也



略而遂至滅亡何也桓元字敬道父温大司馬元傳綜術藝

位遂禪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已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

擬於暄寒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元者蓋有浮狡之

小智而無含弘之大德值晋末衰亂威不逮下故元得肆其

爪牙以徼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嚙子

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

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者謂之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

智蓋也由此言之宋祖誅滅桓元再興晋室梁代裴子

野優之於宣武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

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凶

曾非已力晋宣歷任鄉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

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

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

譙縱於庸蜀禽姚紹於峭函剋慕容超於青部梟盧循於嶺

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宵襟則

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為優矣裴子野曰宋武皇

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間却孫思蟻聚之眾奮臂荆郢掃桓

元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

餘妖命孫季高王巨海之威及為表裡董率虎旅以事中原

然後請呼武奇才志雪餘恥未離亂之義奄有天下而桓

敵道有文嘯命六思專其修以英恭已若王謚桓謙自人以

血漢祖事搜魏晉思後進相光輝群從兄弟方州連郡無千

高鎮袖王綏謝混以望後高祖于時朱方之匹夫也

其速而糾合盟無異擊二州未及半自軒轅以來用兵

長驅江漢推亡楚于匪際拔衰晉于已頽自軒轅以來用兵

能若疾未始有也自非知倣暨而王迹興矣宋孝武明帝二

人孰賢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割剪枝

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晋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

齊氏乘疊宰制天下未踰歲稔遂移龜玉絨滕雖固適為大

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鼎社傾淪非不幸也孝武名駿

文帝第三



子為江州刺史第既殺逆帝與顏竣于江州起義征郢平之  
明帝名或文帝第十八子即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為彫飾天  
下騷然崩子立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世誠有之乎虞  
無道蕭道成殺之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世誠有之乎虞  
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  
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  
之盛成稱永明宰相得人於斯為美道康子曰言衛靈公之無  
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相齊過淄水將  
如涉淄而我國乎不單解裘而衣之衰王惡之曰德也厚夫  
欲以取我而國乎不單解裘而衣之衰王惡之曰德也厚夫  
公利陳氏厚德晏子謂圖恐後衣之衰王惡之曰德也厚夫  
嘉也單之善令曰寡人憂之單曰厚禮家者謂不德也厚夫  
善亦收臣下之善也後衣之稱寡人之意單曰厚禮家者謂不  
夫相曰曹參問其曰子相與語曰田單是善而食之寡人憂  
平為智有餘然高祖大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無  
志徐美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無  
任賢必用此能如漢高祖及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

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  
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  
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  
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  
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近習以斯下質生  
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議曰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  
太公又置三少曰其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之使使見  
職也又置三公少師少傅少保以導太子之使使見  
有行識選三公少師少傅少保以導太子之使使見  
子居也夫習與正乃人生見正事聞有道術者以逐太公  
正人居也夫習與正乃人生見正事聞有道術者以逐太公  
高傳今胡亥而教之獄射習者非斬地不能行正道左秦使  
胡亥而教之獄射習者非斬地不能行正道左秦使  
言其理殺也晉惠帝太管然適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所  
非其理殺也晉惠帝太管然適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所  
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鏡子適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所  
吏率取高梁擊鐘鼎食之先帝有母驕上每見選師傳周文  
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欲今知賤使然後乃事貴自須君  
太子亦無汲黯鄭莊之欲今知賤使然後乃事貴自須君







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  
緝寧遐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  
黎獻企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  
萬機荆璧填於內府吳姬滿於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萬  
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  
上相之母猶鬼事起秦王妃及綱維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  
響皇枝勦絕廢黜不幸樹立所廢太子勇為庶功臣良佐  
誅剪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議曰漢  
以趙王如意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廢太子  
趙高得立詐臣胡亥自誅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陛下  
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謝天下戲耳叔通欲  
曰太子乃天下本乃以之誅天譴下振動何諫曰世稱萬  
之素紹愛少子尚乃悉止分定故也且年逐以賢德均義若  
逐免一人獲之禽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以賢德均義若  
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以賢德均義若  
其不疑禍則動矣則爭子後位者構隙必亂子兩嬖子者不使庶  
嬖不疑禍則動矣則爭子後位者構隙必亂子兩嬖子者不使庶

者親猶在也恃親不或曰王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歿而  
亂失親必亂有旨哉  
作謚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奚象對曰古之  
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  
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昔季康子問五帝之德於孔  
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化育以成物歲  
三百六十日行五行其神為五帝緯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  
七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為五帝緯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  
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  
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句芒為炎帝配火祝融為  
少皞配金厲收為顓頊配水元冥為黃帝配土后土為帝王  
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  
尚赤以木德義之普循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  
其母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  
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  
木故土家尚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木色青也

木色青也  
木故土家尚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  
勝傳移之傳也五帝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  
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  
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皇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  
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  
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與各本觀之帝王之  
帝之後以定五德何明之漢竟後也堯火德王故漢為火  
焉表結時取包曰赤德衰盡本黃胤以五帝之  
後君故勸進為是知帝項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焉以此觀之  
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  
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  
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則豈非  
不知何者矢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  
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  
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  
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  
謂六正桓範以世要論曰臣有樸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不可  
之有以實乎臣有犯難執以法而上違私欲之不以直乎臣有  
不曲己正以逆眾意執以法而上違私欲之不以直乎臣有  
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世取事可不怒之以以難乎臣有  
以執節此介立而見者所以可進善也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  
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  
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



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  
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以欲退則彰其過匿  
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飾非  
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于朝廷如此者讒臣也  
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  
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  
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  
可慮之臣以詐害同儕以貌屬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慮  
之臣以虛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作威可慮之臣以不慮之  
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作威可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不慮  
臣有因貴以進邪說以亂是作威可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不  
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寔私可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  
事取諸苟合以求進可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  
悅主言以取容可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不慮之臣以不慮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回而殺之是與比干

同也可謂仁也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  
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以必死爭之異身死之後而紂悔  
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治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  
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  
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或曰叔孫通阿二世  
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避叔孫生希世度務  
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撓大直若誣道同矮蛇蓋謂是也諫曰太公云吏不志  
諂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班固曰依世則廢道  
違俗則危殆此古人之所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則竊義或曰然  
云何對曰危殆此古人之所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則竊義或曰然  
若義重于生捨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則竊義或曰然  
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范曄曰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咀峴  
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



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遊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實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矣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或曰噫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跌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超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諦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曾素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昔廣陵太守張超與結友及曾操圍張超于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與救超兼從請兵圍之城陷誅死議曰臧洪當超洪由是怨紹與縱絕紹興兵圍之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推剛為柔髡鉗匪匿為是乎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塞音反音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

被刑僂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魏曰太史公議曰太史公越雖故賊然以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味血乘勝日有間矣懷其行况王龍變欲無異會略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之柄其雲蒸龍變欲無異會略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之死者士難方蘭相如引壁晚柱及此秦王左右勢不死者或怯懦不取身可謂兼一屬其氣則忠貞之臣退而讓庶類名重太山曰其不取身可謂兼一屬其氣則忠貞之臣退而讓庶類名重管子曰耻威之行已死或曰宗穀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與不此明驗也請業為長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夫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眉折脊忍屈庸會之下貴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幹無忤于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



哉宋宗毅之職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為世稱鄴

寄賣交以其紹呂祿也於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

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權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

親可也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衆曰靳允於曹公

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

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

人盡其死節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

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

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

怒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

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

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

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

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

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

徒鈞銖之覺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

毀譽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

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

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

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枝

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

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順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樂也

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嗚由也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也

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何矯偽而人賢精真使地負陰抱



公滅私人所苦也禮教節之則高而不制安肯攻苦食  
洗貞潔公方臨財不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  
滿古語曰廉士非愛財取之也若肆其愚態以道鄙情名曰切  
磨皆王僑之謂也故吾仁者庸可誣乎或曰長平之事  
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或曰長平之事  
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  
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  
衆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  
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盧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  
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  
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  
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  
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  
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  
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

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伺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  
已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  
哉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  
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思  
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  
已定籍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  
義于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  
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合論當矣或曰樂毅不屠二  
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論當矣或曰樂毅不屠二  
城遂喪洪業為非乎夏侯元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乎  
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  
者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  
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  
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  
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  
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



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弘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  
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昭之東海厲之華稟我澤如春人應  
如草思戴燕主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  
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  
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  
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  
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  
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或曰樂毅  
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  
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為謀勝武侯也  
以五國之兵伐齊德長濟西伏尸流血不足  
高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泉涌遂東說孫權抗天魏以乘勝  
造其廬咨取蜀及元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權抗天魏以乘勝  
之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權抗天魏以乘勝  
澤于國中分職班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業垂濟而  
皆見善則遷納諫則弘遠矣聲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節夫自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奸臣立或曰商鞅起徒步干  
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  
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  
偏疏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  
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之所以并諸侯也故  
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  
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答犯之謀也  
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  
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  
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則亡矣天下無桓  
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  
其事不論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蒂甘棠  
之詩是嘗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况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

長  
卷二  
六



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  
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  
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  
佐乎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不見秦孝公說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  
能吾君待之數十年也強國之術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  
德于而能也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亦難  
仲劫桓公及魯侵地桓公許之桓公欲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桓公諸侯聞之皆信失桓公之欲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相送燕而不燕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深刺非于世迫于君不  
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于世迫于君不  
王之術以明矣諸葛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  
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  
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

楊干亂法魏絳繆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無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  
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閻得臣之益已故殺之  
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小上國而殺其駿桀退收駕下之  
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桓晉侯使荀  
戰于郊桓子曰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况國相乎反  
楚殺子玉公喜而後臣可知也晉再克而楚相乎反  
再殺子玉公喜而後臣可知也晉再克而楚相乎反  
乃不覺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君若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  
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  
曰勃本高帝大臣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王陵之力人有朱虛諸王之援鄙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  
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  
天下晏然過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

卷二 十九



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効

優劣明矣社稷蓋問漢文帝曰陸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工曰

在與不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社稷臣社稷主

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

曰三人誰為先後蕃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或曰謝安石為相可與何人為

比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

以為偶夫以東晉衰微墮場曰駭况永固符堅也六夷英主親

率百萬苻融傷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

鋒鏑先築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為喻文

靜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於胷

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々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歟若論其

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

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

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

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太子曰善故自六正至於

問將皆人臣得失之効也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

於趙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

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

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

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談夫有國

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

而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毅很剛不和戒其強立法難突而以順為柔順安恕美在寬容之撓屬其亢是故可與人緩心寡斷不可常難與之攝而己雄捍失在少決亢為順安其舒是故斷不可常難與之攝而己雄捍桀健任在膽烈失在少忌毀跌而以順為惟竭其勢是故可之與居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為義而保全難立節也強措堅勁用在禎幹失在專固措

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辯為論辯理釋能在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衆而以辯為釋結失在流宕措辯之繫遂其論是瞻給不可與戒其序難與立濫而以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濁友弘普之意雜而以愛周治不威其濁是故厲俗也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詞清激不戒其疏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職孟其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靜為動之滯果為志慕是越不戒其後也沉靜應密精元微失在遲懦動沉靜之美其道思迴復不可與戒其深慮難與捷速而以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積材盡之野直而以欵謂為誕不戒其原誠是故可與立多智韜情權在諷略失在依違謂為誕不戒其原信難與消息也多智韜情權在諷略失在依違謂為誕不戒其原其術之難正而以盡為愚貴其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虛是故可與贊善難與矯達也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文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



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其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弃賢者悖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責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彫

此自理之大體也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實也口不能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傳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濟弥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戶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于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不當則身為謬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覈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六主荀悅曰體政性仁心明志同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謂天姿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



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謂曰治主者勤事守業不  
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謂曰存主者悖義交  
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  
於公制度踰限政教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  
情追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  
怨怒施罰以踰法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誅  
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治危主遭  
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  
亡主則必亡而已矣則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  
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理國之風也曰上子  
能勝其下雖不能犯其上不可侵治國者也行禮俗不一  
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  
少衰國也強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乘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文尹

子曰君寵臣受君公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  
法廢私行亂國者也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  
此言下情不通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  
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  
風也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  
倉廩充實兵甲動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  
治國者非多人皆邀於未也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  
也盛者非多人皆邀於未也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  
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故曰立天子者不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故曰立天子者不  
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  
亂臣者而國亂亂臣者而國亂  
親必亂其宗無不亂危之家也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得眾  
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為人上者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管子曰理國有三器曰號令也賞也貨也爵也巧號令也賞也貨也爵也巧六攻而立三器故曰號令然勢自亂管子曰理國有三器曰號令也賞也貨也爵也巧也六攻者何也曰號令親也貴也貨也爵也巧也六攻者何也曰號令親也貴也貨也爵也巧也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已無為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命也為治之本也夫免走而百人逐之非取由名分也命也為治之本也夫免走而百人逐之非取由名分也

可故夫名分未定也夫責免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也治之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名分未定也夫責免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也治之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名分未定也夫責免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也

而刑自殺治也明刑易知愚智偏能之治也明刑易知愚智偏能之治也

之於勢不責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左傳曰國將亡必多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知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舍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之於勢不責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長短經卷第三

文下

反經十三

是非十四

適變十五

正論十六

反經第十三

議曰理國之要反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為害故著反經一略

明章也以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  
 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  
 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  
 所以生偏私禮反仁也議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不得過所愛  
 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義反  
 也仁者忘身也周齊魏之大節而不可奮此正義也若趙相原之  
 棄相指君以周齊魏之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  
 急背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得凡此類皆無忌禮者  
 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曰繁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者  
 自然耳此道勝者嘉夫節若難貞故生惰慢也體任樂者所以  
 自然耳此道勝者嘉夫節若難貞故生惰慢也體任樂者所以



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桑間樂也  
曰夫佳麗珍怪故順于可目故養失而音亡鄭衛之音亂故嚴安  
禮失而彩教失而偽于彩淫泰非議曰古者名位不尊亦  
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聖人明古者名位不尊亦  
車服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歎曰大夫禮制以序尊卑亦  
矣哉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云法也滋彰盜賊多  
有賈誼云法出而奸生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利  
也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也反賞文子曰聖人其作  
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奸  
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也反書也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迹者即  
事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儒以詩書發壯大儒曰東方作笑  
推生其於陵徐生列其類無死何珠珠由接其鬢壓其禮乃盜資  
反也音許穢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  
衰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為小囿也齊宣王見文王曰周文王之

不方七十里藹藹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  
先王之罪以為民之罪以為民之罪以為民之罪以為民之罪  
務地為其基樹將以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望氛祥其所不奪  
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  
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奸人在  
位賢者隱處以反賢也或以謂文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  
賢智比周而蔽賢是毀者為亂愈甚文曰王曰舉賢少黨何退公曰  
將相分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之道  
古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之道  
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  
以暴傲者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窮不可得貴能貴人  
人所自塞也壅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  
度也反富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事奸飾詐  
仁就德者不可使鎮追使心智慧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奸飾詐



反智惠正也說苑曰權謀君之類美好不以統朝莅人而反以盡  
女從欲謂反貌也此五者所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懼人畏懼則  
變故出也明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  
以成變人不明察則好而公知所惡則不足歸而欲舉大許而  
則夫其細過微天諺忘朝之失此劉頌曰凡司欲舉大許而  
安其地而志謂糾以治而亂也野無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  
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曰反忠孝也呂氏春秋  
檀類甘婦皆亂一私君萬人之主故曰妻不難破家也而婦  
亂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焉使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俠者  
以武犯禁是反文也武也曹公曰特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  
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表社稷明王之鑒茲必內修武德外治  
武文故敵而不可進無遠於武關中不可征伐巨君文子路極溺而  
授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

於府國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孔子曰魯國之不復贖人矣子路  
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反廉也匡衡云孔子曰相與修禮恭讓則國乎何有朝廷者天  
則下不暴以上義高節而化成人興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  
門王之患有所自專之好利之臣則下有不讓之人有克勝之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  
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  
生慈父之義有六親不和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有忠臣昏亂  
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反忠也京房  
有隙及京房被出為魏郡太守憂思上書曰臣弟用事有正  
先郡者非陸刺高而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由之觀之  
守先郡者非陸刺高而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由之觀之  
正先郡者非陸刺高而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由之觀之  
秦福之何益哉乃促鬼谷子曰將為胙筮探囊發匱之盜  
從起傍居反胙為胙也為之守備則必攝緘縻也攝結固扁鑄  
細音決此



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遺揭篋揭音其而

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為盜

情者乎反智也孫子曰小敵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罍罍

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

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常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

朝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聖智之法而

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

守其盜賊之身乎反聖法也昔者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

并其人而歸於陳氏晏子曰此季世吾非知齊其如何

四以登於公室而歸於陳氏晏子曰此季世吾非知齊其如何

海人參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市弗加於山魚蓋乃大矣以家

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或燠休之其愛詔之徒問於

詔曰盜亦有道乎詔曰何適其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

尚道焉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詔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

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義也議曰昔仲由為

私秩粟為漿飯以餉者孔子問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

其器子路曰夫子之使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

漢武時河間獻王來朝被職士愛其家過其武帝意然難之

謂曰湯以七十里大義兼濟必有分乃其勉之

工下長幼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其勉之

成仁義非其分矣徒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

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



堯湯之時非故逃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則天下亂也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得世中禹之法猶存人則亡矣莊子曰宋人有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汧水使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以汧水為難吳王使一將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水則統其地而封之能不以汧水為難吳王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是非第十四

夫損益殊塗質文異政或尚權以經緯或敷道以鎮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違何以明之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非語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人無求生以害仁是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非呂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

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而舉以為戒是猶一噓而禁人食也噓者雖少餓者必多是孔子曰惡許以為直非管子曰惡隱惡以為仁者魏曾義至公論曰夫代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門閭之白談所以收愛憎之相謗非薦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也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是越絕書曰銜女不負銜士不信非漢書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讓辭是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滅之政雖成必敗非



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是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啡語曰積毀銷金積護唐骨衆羽溺舟群輕折軸是孔子曰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啡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載形聖職教化是孔子曰君子坦蕩之小人長戚之啡孔子曰晉重耳之有霸心也生於曹衛越勺踐之有霸心也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覆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是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啡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是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稱美啡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則見者皆是易之以元緡則行者皆止由是

觀之則元緡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是項梁曰先起者制服於人後起者受制於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啡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死語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是慎子曰夫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啡賈子曰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是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啡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



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是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懼人畏懼則變故出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非文子曰罰無度則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加則知榮是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昏亂非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是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非曾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其申志是以明君賢臣屈已申人是傳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曾子建曰人各

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論豈可同哉非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非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来是語曰忠無不報非左傳曰亂代則讒勝直是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取舍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非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妬故曰同美相妬同貴相害同利相忌是韓子曰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忘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非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



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  
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  
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是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非左傳曰  
士為謂晉侯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之無戒而城讐必  
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  
灾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入夫備預有未至而  
設之修國備也預備有至而後救之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  
也二者先後各有至而後救之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  
也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急也急緩可後而先之謂之  
召災謂人匱財是以名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  
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是左傳曰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  
數代之患也非晉楚過於鄙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秦齊

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憂而冗則蓋釋楚以為外患乎是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為  
其多恩施而附於下非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欲使  
其少子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其弟  
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為生之難故重  
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固  
輕棄之今長者果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是語曰祿薄者  
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慎子曰先王見不受祿者  
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非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  
將軍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  
杖插為士卒唱此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液邑之奉西有蕢  
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以不勝也後果然是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



堂啡語曰交接廣而信衰於友爵祿厚而忠衰於君咤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為宰客有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也而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以為上卿啡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為辭之春申君又曰善復使人請孫子咤韓宣王謂膠留曰吾兩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闕上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又籍於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主命或外為勢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又曰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為衍說魏王曰

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固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啡傳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金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咤是陳登為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啡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餓則為人用飽則颺去咤是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為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



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僑傑猶慰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迴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啡傅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衆心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倉吾媯音奴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捨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為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啡趙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

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國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臨越之人也黑齒雕題却冠梨綜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中異中國同禮而離教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効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啡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効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夫欲令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



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于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非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于兵勝而衆將所居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之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至是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誠何正雖愚為用若其懷邪智益為害非夫人主莫不愛己也莫知愛己者不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

之主而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為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効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是語曰巧詐不如拙誠非晉惠帝為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從後惠帝果敗是左傳曰孔子歎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而不為功慎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非漢文帝登虎圈美嗇夫口辯拜為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



弊徒文具耳亡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辭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之間不可不審帝乃止暉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啡楊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漂

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暉淮南子曰東海之魚名鯨音土盍反與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鷦音比翼而飛夫鳥獸魚鯨猶知假力而况萬乘

之主乎獨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豈不痛哉啡狐卷子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况君之欲治亦須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是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啡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愠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子積義懷仁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以仁者為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為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耶則闕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耶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過時者眾矣何獨止哉暉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梨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啡李斯以書對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堯禹然故謂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謂之桎者不亦宜乎是論語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於子夏敬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於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非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處士不為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為司寇而誅少正卯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顯巖穴之士則戰士殆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怠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

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

是

漢書曰陳平云吾多陰謀道家所

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元孫坐酎金失侯非後漢范曄論耿弇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其獨能崇也是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餞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



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摧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晁易曰脩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于聖人晁莊子曰聖人死不大盜不止雖聖重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糾斛以量之則并與糾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于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糾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晁論語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晁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卑論儕俗與代沉浮而取榮名哉晁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晁語曰時不與善已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晁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于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自勵不亦可乎晁人物志曰君子知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伐一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却至上人而柳下滋甚



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藺相如以迴車取勝于廉頗冠恂以  
不鬥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巧君子所謂道也是孝經曰居  
家理治可移於官非鄙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陳蕃云大丈  
夫當掃天下誰能掃一室是公孫弘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  
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後知  
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  
之道非淮南子曰夫審于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  
小物之選者或于大事之舉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  
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脩鄉曲之俗是猶以斧鬻毛以刀伐木  
皆失其宜矣是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觀我理秦孰與五羖大  
夫賢乎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  
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王之因

嬖人景盪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非史記曰藺相如因宦者  
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闊大不經然王公大  
人尊禮之適梁之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  
驅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衛靈公問陳  
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持方柄  
欲納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  
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亦將  
有牛鼎之意乎是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  
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陳留蔡伯喈以仲舉強于犯上元禮長  
于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禮非姚信云  
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微也舜理百揆接下之効也故陳平謂  
王陵言面折庭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為  
優是王陵當高于良平朱雲當勝于吳鄧乎是史記曰韓子



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季次孔子弟子稱之讀書懷獨行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寤于井廩伊尹負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菑况以中林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諾千里誦義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非漢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覲

覲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超職有誅侵官有罰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固窮文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搢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踈濶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郭解劇孟之徒馳騫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覲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



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微竊殺生之權其罪也不容于誅矣嗟尸子曰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人主者以用賢為功也史記曰鮑叔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非蘓建常責大將軍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稱焉願觀古今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此議曰此一是一非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若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起並作各一引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適變第十五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時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為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脩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秦孝公用

變法者孝公之志也行固必見非疑之有獨智之慮而無名者夫有高人孝公之志也行固必見非疑之有獨智之慮而無名者夫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人不法其故苟可以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而理吏習而教智有利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俗者吏習而教智有利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法者吏習而教智有利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十者吏習而教智有利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者吏習而教智有利變法不脩其禮人孝公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不德者成和事于智俗成見功未萌人謀于眾是始聖人荀可以樂成強國孝公曰脩禮者不足也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時而建



聖人脩時也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  
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說曰無刑罰謂之刑罰謂之善善則  
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于理也謂之道使伯  
者貴其德也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于理也謂之道使伯  
德薄然後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  
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  
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漢居帝位之為德  
次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論曰五帝之治之為德  
矣雞豚狗彘之畜不畝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狝夫無欲  
而己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產少而徭役不繁其相懸  
後教以禮儀制九女正序于內三公之職于外申井田以  
化示以諸侯以牧之使饒不溢後少不匱然後聖王之  
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百虞帝先命五穀水土之  
平也是故大化四溟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和陰陽  
言其惠澤優遊善養潤天下生故王之為言往也蓋霸功之

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  
官脩理威令必行夫霸君亦為人除難與征伐皆以富國強兵或  
中便善之計而制因于時施宜也此霸者之術王道純而任  
從優劣道德經曰我無為人而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為者非  
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  
然之勢也故曰智而好用眾人之力即無不勝也故聖人之舉  
其事未嘗不用也故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舟泛江  
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駟駘孔墨博通也  
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是觀之人智之于物淺  
矣而欲以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  
窮不遠故智不足以為理勇不足以為強明矣然而君人者  
在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曰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大聖無事夫冬日之陽  
而干官盡能此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語也無事夫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  
昭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難矣而文子曰三月嬰兒未利害  
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信怒而威  
精誠為之者也是以施而化者言也而施而不仁言也而  
信怒而不威是以貌為之也而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  
虐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莊子曰四時有明法而  
議萬物有成理而天不說聖人無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  
以為師此黃老之術也由金子曰聖人所由更道所為琴瑟  
而改調故用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為理也昔參  
後相曰然以治齊獄市者為慎勿擾也君後相曰治無大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寄慎也今君擾相曰治無大  
繁此其弊也由是觀之秦而人極刑而天君好靜而武峻  
言合道化其本不欲擾秦之末也擾史公曰息無為漢相  
其美矣道曰黃老之離秦之末也擾史公曰息無為漢相  
風蓋帝道也孔子閑居謂曾參曰昔者明王內脩七  
教外行三至七教脩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

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曾子曰敢問  
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  
天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  
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定則教者治之本也  
則何物不正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屬而理之  
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良退不肖然則賢良者悅哀鯁  
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  
刑人美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  
母美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  
若適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  
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議曰昔管子謂齊桓  
事則必從其本矣夫齊國百姓公之本也公曰昔管子謂齊桓  
重人甚憇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憂公輕其稅  
緩其刑舉事以時則人安曾子曰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  
笑此謂修本而霸王也

卷之三十九



讓而天下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人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  
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  
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  
下之人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所謂  
者然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  
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  
謂折衝千里之外夫明王之政不以其人而奪其財矣故曰明  
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而無  
也故楊雄曰六經之理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此孔  
氏之術也議曰孔氏之訓務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  
陵阜而居穴而處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

潤濕過足以圍風寒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  
不以為觀樂也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為  
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  
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財  
不足以待凶飢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為宮室不可不節  
議曰此節古之人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煖  
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聖人作誨婦人以  
為人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為輕煖夏則絺綌足以  
為輕清謹此則止非以榮耳目觀愚人也是以其人用儉約  
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瞻也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  
異矣必厚斂于百姓以為文彩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鈎珠玉  
以為珮由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也是以其  
人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



人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為衣服不可不節議曰此節此墨翟  
之術也議曰墨家之議去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  
本慎子曰君當望輕無已君捨法而以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  
生也是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非以躬為則怨不  
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為百由名分之未定  
也賣瓦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堯  
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則貪盜不敢取故聖人  
之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諺曰夫使眾者  
速是無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  
臣有不審者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愿慙而各自治也尹文  
有罪矣審者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愿慙而各自治也  
之名則物私不行非無私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  
無欲者有之制之有道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  
操其末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

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議曰韓子曰若  
之術也明也因其勢而待之耳已為聰明所見者非矣非不與  
居也深明之者使天下如四海之內而天不蔽不得為欺者  
官能無莫不罰重而治如奸則厚德者也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  
然獨坐而天下從之視操契以聽責名者也應尸子曰不  
隱匿其跡遠其心雖有非為必不躁多其聽明不君不長分應尸  
遠者理矣明者不觀失則微而敬矣此萬物無所逃矣則動者  
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陶也舜無為也而有常生與下天共其生者而名也聽水  
曰天有常刑人有常生與下天共其生者而名也聽水  
事自定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賢者之用  
使矣不得不用也  
其進物之亂也尸者曰無朝之使不得用有分不各得其用  
者不肖也明分則不弊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  
賢不肖由白黑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  
道觀之



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  
之正也議曰夫階主以非賢為賢不忠李斯書曰韓子稱慈  
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  
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  
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  
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商君之法皆令  
牧犯禁相連于不告奸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于耕  
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于耕  
戰此商君此商鞅申韓之術也桓範曰夫商鞅申韓之  
教然刑名之數富國強兵守法持術則伊尹周勃之禮義  
有富威尊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則伊尹周勃之禮義  
之意希旨而行要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鞅之罪能順  
其抑強能者乃犯公家之禁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  
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禁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  
累不省事煩之理務是申韓甯官之罪人也由是觀之故知  
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其所

以異也雖經緯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濟群生皆有以矣今議  
者或引長代之法詰救弊之言殷議曰救弊為夏人尚忠或引  
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故是非之論  
紛然作矣言偽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正論第十六

然議曰反經是非法無所歸故作正論以

之質

孔子曰六藝於理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神化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禮紀人倫故長于  
唯雄故長于風樂所以長于政詩記山川禮紀人倫故長于  
也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  
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







物守正者文周衰于禮廢樂溢壞潛大女相踰之管仲榮之自遂備三歸之循  
法弟也猶決而出况見中庸華盛下漸潰于教服于成俗乎孔子者  
高弟也猶決而出况見中庸華盛下漸潰于教服于成俗乎孔子者  
心戰未名于衛樂所居情不制飲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氣正名于衛樂所居情不制飲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而節萬事也故性有天地而制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文接長幼之序人為制飲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謂舞之婦容正人教上制飲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廢則夫之正人教上制飲之制情死思遠之制明人天能為陰陽之  
者而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禮廢則骨肉之恩漸起而背孔子曰生  
樂工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禮而屬辭比事而不可亂則深  
於春秋也董生曰昔者孔子與何微作春秋司寇史公曰余聞之  
夫壅之以孔子為天子知儀表不天退諸侯討大非以達百王事而巳  
矣秋上曰明三載之道言不絕如事之糾別嫌疑之明也夫  
善賢反賤正道莫近于國春秋絕補之弊起廢君王道明非猶夫  
亂代反賤正道莫近于國春秋絕補之弊起廢君王道明非猶夫  
其本也諸壺奔走孔于得之保其社稷秋補之弊起廢君王道明非猶夫

垂空社稷者不曠守當一正之法論然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義  
保其社稷者不曠守當一正之法論然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義  
至人厚之春八探卦堯舜之威高三代之德周室非獨武而隆  
詩人厚之春八探卦堯舜之威高三代之德周室非獨武而隆  
已漢興已來至明宣其受命且賢而用有國之臣下百官力  
明聖而聽不謂迷非所謂也且君比之春秋廢明聖罪自仲  
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  
子之言紛然散亂矣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  
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  
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馬  
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學年不能  
法經傳以十數累世不能通其學年不能通其學年不能通其  
而寡要勞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學年不能通其學年不能通其  
雖百家弗能易也識若曰夫遊序之禮序夫究其禮幼故曰  
桓霧之臣息朝其闕盜陵之謀豪俊之中屈于鄙生不審義者崩離誦  
剛強之臣息朝其闕盜陵之謀豪俊之中屈于鄙生不審義者崩離誦



先天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躬定  
天下之半聲絕四命散成兵顧約而無功焉心者道家者  
斯豈非學者之劫乎故先師棄學而功焉心者道家者  
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也及弊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  
治此道家之弊也  
墨之善操名法之要與功多遷徙應物變化立信施事無不  
宜指約而難知其術不以虛無為本因循故為用無成易無  
易行能其難知其術不以虛無為本因循故為用無成易無  
形故能其難知其術不以虛無為本因循故為用無成易無  
法無守虛者道之常有度無君之細與臣並至使自明也  
變是守虛者道之常有度無君之細與臣並至使自明也  
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教捨人事  
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大詳而眾忌  
大曰順不可失也昌逆之陰者亡未必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今曰順不可失也昌逆之陰者亡未必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失也極書曰天則無人無以為天  
故曰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失也極書曰天則無人無以為天  
相感惡則靜以相推事則陰蔽則明者君之陰也  
其感惡則靜以相推事則陰蔽則明者君之陰也  
曰者二夫陰也皆陽微陰中則國之臣也  
五者二夫陰也皆陽微陰中則國之臣也  
君又事雖不夷也其類中一國也  
如言視聽思慮不夷也其類中一國也  
各不宿飲而後至凡入不節奪人象時反有以類告則人  
獵不宿飲而後至凡入不節奪人象時反有以類告則人  
直不宿飲而後至凡入不節奪人象時反有以類告則人  
好治宮室節法臺榭內功淫臣亂親戚以不為事宗廟  
好治宮室節法臺榭內功淫臣亂親戚以不為事宗廟  
禱祠廢祀逆姓天時則郭水不潤下管輅曰在物則山應  
天也又曰夫日月星辰大辰象也而動言憂其運星精在於  
獸也又曰夫日月星辰大辰象也而動言憂其運星精在於  
下者風有宮以表異應是鳥獸通靈失德六鷁退必有沉  
靈者風有宮以表異應是鳥獸通靈失德六鷁退必有沉  
鳴使其自哭然四國未融也後漢宣武上書曰間殃者在嘉  
所災之瑞見夫行瑞符也嘉不土福生慶又由裴侯位為也  
為災之瑞見夫行瑞符也嘉不土福生慶又由裴侯位為也  
濁者屬陰河未嘗濁而清反者清也臣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濁者屬陰河未嘗濁而清反者清也臣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濁者屬陰河未嘗濁而清反者清也臣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易傳曰清河春秋麟下平今天垂異地吐民為疫三龍  
而張掖郡任川于滄寶石門張璠之密謂曰炳煥成以時  
中為魏興微祥乎此見然當後廢興而漢將久夫神瑞以  
不追廢魏漢武時至焉有地道神君有人道焉各當聲不  
形荀悅曰易稱有武天通焉夫氣石自也立男柳衍復生  
異相亂化則有氣變而復生此若夫氣之異也故逆妖生  
間言則音聲此精氣逆地之妖物理則失其節而妖逆生  
吉惡則妖事與逆地之妖物理則失其節而妖逆生  
其節則妖事與逆地之妖物理則失其節而妖逆生  
之類則妖事與逆地之妖物理則失其節而妖逆生  
至也其言當漢武春秋時賦作事不出此其節而妖逆生  
故通于道者正身則萬物精神此蓋怨而本也後漢陳蕃  
并書曰昔春秋之末無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也青妖者  
寔在修德故周書曰天無子則見怪則修德不能傷道妖  
夫見修德則修職士庶見則修德不能傷道妖  
漢書曰夫動此天人以行之大器矣  
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

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  
弊也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斷于法則親尊  
之恩絕矣可使行一職時分不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則苟鈎鈇析辭而已此  
名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名家使人苛察而失其正名寔  
專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不可使人察也鈎音普竟反墨家者蓋  
出於清廟之官茅屋彩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也右信四時而行是  
以非命有言無凶之命但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于治也此  
其所長也及弊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愛之意而  
不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墨者不談曰偏循者儉  
不可廢也夫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飯上形糲梁之食藜藿之  
三

三

三

二十六



禮必夏以日高衣冬人鹿裘其送死若此則尊卑無不盡其哀教時  
美道必以此為萬日人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不盡其哀教時  
移道此業不家之故曰長雖百難也廢也強本武帝問董仲舒  
曰蓋于庭而不造元黃旌旗王之飾道豈至周室哉對曰觀制命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貴賤而勸懲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  
法而然者故曰奢不僭上儉不遜下固王之道也聖縱橫家蓋出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  
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反許遠而棄其信此縱橫  
之弊也荀悅曰夫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私交以遊俠二日遊者  
色遊人俠合飾辯行夫立氣勢作威福以權利者謂之遊者  
三遊者亂之作主由生也傷道害德尤甚焉上不明明下無制  
論不立實紀論者廢厚薄可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為利然則  
利不實言論者廢厚薄可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為利然則  
飾華察寔竟取時利害薄骨肉之道思萬僚友之厚忘流俗言  
正而求環矣遊俠之生于門庭不問久要路于平生言見

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  
甚出疆以有可盜賊矣而遊說之類本生是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之矣疆以有可盜賊矣而遊說之類本生是使于四方不辱君  
之生功業于德仁義正行愛容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及  
因事害私道之奸行則三遊廢矣豈不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  
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及蕩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農家者蓋出  
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  
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并耕勅上下之序農家  
之弊也班固曰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道則先  
則崇利勢而羞賤貧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不華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  
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也哭  
者哀之効也悟之於中而應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論曰范

長夏衣冬人鹿裘其送死若此則尊卑無不盡其哀教時  
美道必以此為萬日人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不盡其哀教時  
移道此業不家之故曰長雖百難也廢也強本武帝問董仲舒  
曰蓋于庭而不造元黃旌旗王之飾道豈至周室哉對曰觀制命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貴賤而勸懲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  
法而然者故曰奢不僭上儉不遜下固王之道也聖縱橫家蓋出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  
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反許遠而棄其信此縱橫  
之弊也荀悅曰夫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私交以遊俠二日遊者  
色遊人俠合飾辯行夫立氣勢作威福以權利者謂之遊者  
三遊者亂之作主由生也傷道害德尤甚焉上不明明下無制  
論不立實紀論者廢厚薄可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為利然則  
利不實言論者廢厚薄可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為利然則  
飾華察寔竟取時利害薄骨肉之道思萬僚友之厚忘流俗言  
正而求環矣遊俠之生于門庭不問久要路于平生言見



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論之夫世非骨庭人乖穀飲理迹万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元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迴穴於曩時興戈陳俎叅老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讐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之衣服戒在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責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

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庶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寔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萬論將為蔽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長短經卷第四



霸紀上

霸圖第十七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  
 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太公說文王曰雖  
 申于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為之于是一文王所就而  
 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之友謂  
 之朋之謂之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比服事殷比之  
 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比服事殷比之  
 謂者故五伯霸音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  
 也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  
 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象暴寡楚如問伍胥曰伐  
 政衆而市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隸之  
 出彼出而歸彼歸即楚必道解孟隸以疲之  
 誤之既疲而後踐以三軍繼之以必大克  
 乎始病越王句踐問於鬼夫其日伐吳何如對之楚于  
 有遺術其略云尊天事鬼以盡其財遺之  
 志遺之巧工使起宮室以盡其財遺之  
 強其諫臣使之自教堅甲厲兵以承其  
 美女西施獻之吳王吳王悅之  
 子胥諫不受吳王誅子是



胥越又為榮楮鏤以黃金獻之吳王受之而始  
蘇之臺五年乃生吳大飢齊桓公欲弱楚乃鑄錢而足  
鹿于楚聞之喜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桓公曰  
背會沫之約管仲因楚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桓公曰  
知與辨之士取政之寶也鄭桓公欲襲鄭先問魯之豪傑  
書之因難也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豐此皆以諸侯之行  
以令不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人之始苦也  
齊侯與晏子如君之言其陳氏乎曰美哉無大德而有此乎  
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曰美哉無大德而有此乎  
人豆區釜鍾之數其歸之矣公曰薄其德而厚公厚  
斂焉陳氏之厚施焉人歸之矣公曰薄其德而厚公厚  
舞陳氏之厚施焉人歸之矣公曰薄其德而厚公厚  
國其國也後果寡齊智伯從復世若少墮陳氏而韓魏則  
謀叛曰親果曰二主殆果曰有魏宣子之殺之謀臣趙殺則  
智伯曰親果曰二主殆果曰有魏宣子之殺之謀臣趙殺則  
封二子萬規之是縣各一移如其居則二計主君與二君約破趙則  
伯不殺從韓魏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務守合縱連衡馳車  
穀擊介冑生蠅虱人無所告訴及至秦蚕食天下并吞

戰國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諛諛者衆使  
蒙恬將兵北攻胡尉他將卒以戌越宿兵無用之地人  
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涉陽吳廣  
大澤會天雨道不通舉大計亦死期為國可乎乃先已謀曰  
今已失期當期斬弟無斬而戌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  
威衆曰斬弟無斬而戌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  
斬藉曰敬受命遂分將王相寧有種乎壯士不期死則當  
已死則敬受命遂分將王相寧有種乎壯士不期死則當  
皆曰敬受命遂分將王相寧有種乎壯士不期死則當  
於趙武臣略百姓趙地號武信君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  
公得通而殺之人生徐公之孤人再拜曰何人以之足通曰  
然而天下大亂秦政所以不施然則慈父公之腹中者畏法也  
今而天下大亂秦政所以不施然則慈父公之腹中者畏法也  
腹而復生也通曰武信君之說君曰必知通所以不使也  
而死後取天下武信君之說君曰必知通所以不使也  
不攻而取天下武信君之說君曰必知通所以不使也  
說曰攻而取天下武信君之說君曰必知通所以不使也  
而城好富者相告之以其城陽先下君先降而身死而必將嬰城固



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矣為君計者莫如以黃屋朱  
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矣必相率而降由如阪上走丸  
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  
迎徐公燕趙聞之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餘人項梁  
舉吳兵起項羽殺今蘇州通便田儋舉齊欲殺之以年縛奴  
舉兵也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傑  
並起而亡秦俗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為泗上之亭長  
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勝自立為楚王將耳陳餘諫之曰  
計不為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為王是示天下之私  
也守牆誅暴秦據咸陽以令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為沛  
公時項梁止薛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秦滅六國楚梁曰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楚能復立楚後也梁自求懷王孫心立楚也約曰先入咸

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于定陶梁死章邯以為  
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項羽等救趙遣沛公別將西  
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張良曰秦  
在陳宛兵在後此危道也死吏人懼死堅守足下盡日  
約死有強宛之患引兵而去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  
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攻武關大破秦軍趙高殺嬰  
沛公曰善封門而待足下攻武關大破秦軍趙高殺嬰  
遣兵拒關張良曰秦兵尚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俱  
西沛公為疑兵令曰秦兵尚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俱  
從沛公危不聽之因其解而擊之乃擊秦軍破之卒不  
與秦人約法三章秦人獻牛酒沛公知德矣遣兵拒關  
關中是時項羽破秦軍於河北率諸侯兵四十萬至鴻  
門欲擊沛公沛公因項伯自解于羽遂殺子嬰而東  
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蕭何曰不肯就國欲攻楚  
之不猶逾于死乎且語上曰漢武是也願大王能屈于撫  
其人



蜀人定三致賢人下可用巴於是用韓信策乃東伐還定三  
秦漢何奇之國也薦為韓信將軍信入蜀無王所知名數與蕭何  
軍將者何非項王如然也良曰然信曰謝大因王問王曰丞相數言  
天項王豈大漢王不默然也臣嘗事之不請言項王賀曰雖強  
亦與項王為大漢王不默然也臣嘗事之不請言項王賀曰雖強  
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  
之所謂飲人使仁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項王也  
之而見項王城遷逐義帝置約而歸逐其主而平諸侯  
劫善地項王強所過無不殘滅霸者天下多怨故曰姓不親附特  
今大封功臣何能反其道任義兵從東歸之士何所不敬  
邑三秦降諸侯秦將新安項子弟數歲降卒亡十餘萬唯  
欺其眾得脫秦人父兄怨也大王之痛入骨髓今楚強  
獨威而王醫此三脫秦人父兄怨也大王之痛入骨髓今楚強  
以秦除秦諸侯法與約大王當王關中無欲得王關中  
所害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無欲得王關中  
大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無欲得王關中  
可傳檄而定也漢中秦人無不喜遂聽信計初漢王之國

也張良送心至褒中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因燒之楚  
王以此心憂漢田榮怨項王之不已立殺田市自立為齊  
王羽北擊滅齊項羽以書曰漢王鄭昌失職之蜀欲得王關中  
齊如約即楚不取反又不西行而北擊遺曰而使九江王殺  
義帝於柳漢王為之縞素發喪臨三日以告諸侯說漢公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天下成故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成故  
諸侯也夫仁不伐四勇義不以力三仰德此三王之素服也漢  
善曰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師五十六萬東襲  
楚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漢  
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  
曰孰能為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乃使淮南說布背楚隨  
說淮南王曰漢王使臣敬進書於大王御者竊惟大  
王與楚何親也漢王使臣敬進書於大王御者竊惟大



為強而臣事之託國也隨何曰大王與項俱北  
面而強臣事之託國也隨何曰大王與項俱北  
楚軍前鋒以今為士卒先大王助楚南面而  
若之兵乎渡淮而南日戰於彭城項王出  
南之兵乎渡淮而南日戰於彭城項王出  
渡淮者名岳以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  
大王提空者名岳以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  
不義之不背楚者以漢而為弱也楚臣竊  
卒自強漢王名岳以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  
至欲戰則城不塞楚諸侯皆還兵守間以  
之故曰楚不足以待漢也楚兵則楚危矣  
今王惑之臣非以全漢之兵而聽楚之  
王楚提項王必歸漢臣漢王必裂地而  
命陰許有叛也楚故與漢臣漢王必裂地而  
發兵得舍隨楚與漢臣漢王必裂地而  
楚何獨殺楚使歸楚者楚使歸楚者楚使  
如漢使獨殺楚使歸楚者楚使歸楚者楚使

陽使韓信擊魏王豹虜之曰漢王問曰魏王  
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漢王問曰魏王  
曰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漢王問曰魏王  
信進兵為陳軍欲渡臨邑虜聚王兵乃當  
夏陽以兵為陳軍欲渡臨邑虜聚王兵乃當  
遂與楚相拒於滎陽楚圍漢王用陳平計間  
陳平策安出陳平曰彼項王骨鯁之臣其  
屬不遇數人乃為人意出項王骨鯁之臣其  
疑其心項王乃為人意出項王骨鯽之臣其  
楚必矣漢王乃為人意出項王骨鯽之臣其  
平將功多矣金然終不間於楚裂地而封  
氏分王其地項王曰吾疑使亞父至漢乃  
見楚使即其地項王曰吾疑使亞父至漢乃  
以擊其進項王使不歸亞父項王乃疑亞  
急擊其進項王使不歸亞父項王乃疑亞  
大賜骸骨項王自從之入關收兵欲復東  
軍宛葉引項王南渡使韓信等得集河北  
南渡如其策轅生說曰願王與楚相拒於  
深壁令其策轅生說曰願王與楚相拒於  
趙地君乃復走滎陽如得此息楚信多力  
分漢得休



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南渡此計如轅生宛策諱信與  
問項王聞漢王在楚死果引兵南渡如轅生宛策諱信與  
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隨擊趙破之乃報漢因請立張  
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魏王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曰聞漢將張耳涉西河虜  
乘勝而去國遠不宿其鋒今不可當臣聞車千里不得方軌  
色樵蘇後燬師不宿其鋒今不可當臣聞車千里不得方軌  
得成列後燬師不宿其鋒今不可當臣聞車千里不得方軌  
三萬人行數百里絕其勢糧食必在下後溝高壘假臣奇兵  
戰使前不得兩將退之首可還致奇兵下後溝高壘假臣奇兵  
計不信必為二子所會成君擊趙破之廣武君韓信策令  
軍中無殺下者乃有能生得者購千金問曰僕是破也韓信  
君而致殺下者乃有能生得者購千金問曰僕是破也韓信  
南伐齊何若國而有功夫武君與謝存今臣聞敗軍之將不  
可與言勇亡國之有大功武君與謝存今臣聞敗軍之將不  
足霸非愚大子虞而信曰僕聞秦用聽與不居慶而慶亡在秦而  
秦聽武足君下計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計未足慮必有一  
解得忠故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顧計一臣旦計而失之軍  
效一得忠故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顧計一臣旦計而失之軍

鄙而下身死陘上不終朝而破趙西河虜魏王禽下悅與一  
舉而威震天下不終朝而破趙西河虜魏王禽下悅與一  
海內咸待命若農夫莫不將軍之耕釋也工然下機愉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若農夫莫不將軍之耕釋也工然下機愉衣甘  
其恐難得攻今城不軍敢舉卷弊之勢屈頓之日糧竭而弱之  
戰齊必距也竟以自強也燕情見勢屈頓之日糧竭而弱之  
未齊所分也竟以自強也燕情見勢屈頓之日糧竭而弱之  
善武君曰方今為短擊長軍計莫如張業甲休韓信曰然則  
廣弱百里之內今為短擊長軍計莫如張業甲休韓信曰然則  
孤後遣辯士奉酒已至暴所長子夫驛兵以鎮趙則燕路  
而後遣辯士奉酒已至暴所長子夫驛兵以鎮趙則燕路  
燕以齊計誼矣如者東則天齊事必從風也兵固先有智而  
不實者此齊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  
其策實者此齊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  
臯享師欲復戰即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  
劉賈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  
擊彭越留曹無咎守成臯時漢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臯計欲捐  
者以人為天者而人事以食為天夫人殿倉天下轉輸不可成臣







王韓信魏相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  
 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漢王問張良曰破諸侯未嘗分地  
 其不至固宜君不自能與共越天定可立地致也且諸侯  
 非君王意信亦不自能與共越天定可立地致也且諸侯  
 越得拜陽北相今穀城以死王越望王而君齊以魏齊能  
 取睢陽以為北相今穀城以死王越望王而君齊以魏齊能  
 信各在楚則楚易復得是漢邑能發出東傳海與齊王能  
 使各家自為戰則楚易復得是漢邑能發出東傳海與齊王能  
 賈羽皆下兵都洛陽用姜敬策徙都長安韓信以越西人  
 圍羽垓下引兵都洛陽用姜敬策徙都長安韓信以越西人  
 欲與周先自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階下取善十有下與  
 避之先周自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階下取善十有下與  
 海濱至文邠王大為西伯伐不虞芮之訟始受命岐伯人  
 侯皆歸紂之武王伐紂不虞芮之訟始受命岐伯人  
 乃營成周洛邑德以遂滅紂成期而會孟津公之上屬者  
 貢道均矣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世懷德附以雖而  
 也及周之盛時一天下洽夷風慕義懷德附以雖而  
 服並効其下職及周之盛時一天下洽夷風慕義懷德附以雖而  
 不能以足徑往而卷蜀漢定也三秦與項藉擊于滌漿陽爭  
 千不能以足徑往而卷蜀漢定也三秦與項藉擊于滌漿陽爭

成子暴口於中野不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傷腦塗地  
 父起而欲比隆塞於成康之卒然有急萬之眾可拒夫秦  
 地未起而欲比隆塞於成康之卒然有急萬之眾可拒夫秦  
 所謂天也夫與也人下不入關而之東雖秦之勝也也今  
 全而天也夫與也人下不入關而之東雖秦之勝也也今  
 附其背高祖以都長安不關其地此亦東爭天下之周而  
 王嶠百餘年秦一伊世雖其故亦足特也留侯曰東有陽雖  
 有此固夫關中左不過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武饒  
 國也夫關中左不過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武饒  
 北有胡苑之利足以下阻三而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定河渭漕輓天利足以下阻三而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說委輸於此所謂高帝即駕西都關中委有告楚王韓  
 敬說委輸於此所謂高帝即駕西都關中委有告楚王韓  
 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為淮陰侯高帝問上將耳曰高帝  
 有曰然信問陳平曰曰不知上書言信反孰與楚上曰能  
 平曰如楚下將兵用兵有不能敵韓信乎曰莫及也平曰  
 兵不危楚下將兵用兵有不能敵韓信乎曰莫及也平曰  
 陛下下之楚下將兵用兵有不能敵韓信乎曰莫及也平曰  
 南下方有雲夢上曰陛下下之楚下將兵用兵有不能敵韓信乎曰莫及也平曰  
 此界信聞力士之好出遊以其勢然發使告諸侯於陳楚之西  
 此界信聞力士之好出遊以其勢然發使告諸侯於陳楚之西







於將分相和則士預附士預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權不將分相和則士預附士預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交結為將北軍太尉尉刺諸呂初呂后之崩也大臣誅呂  
呂祿善於遊是乃太尉人劫得入北軍誅呂氏也景帝時吳  
故與出遊是乃太尉人劫得入北軍誅呂氏也景帝時吳  
楚反征平之帝使太尉周亞夫東擊吳楚亞夫問難爭  
鋒以楚兵輕吳不能持久吳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引兵  
邑以梁餒吳必矣吳道絕使善吳因請上曰楚兵食竭乃  
極破吳吳必矣吳道絕使善吳因請上曰楚兵食竭乃  
願與梁急攻梁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  
吳方與梁急攻梁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  
守梁王使使請亞夫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  
侯等屯兵使使請亞夫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  
戰亞夫不出出精兵楚既擊大破引兵也崩太子徹立武  
去亞夫不出出精兵楚既擊大破引兵也崩太子徹立武  
勿陵立燕王昭上書稱光輔政上崩太子徹立武  
不信而發伏誅詐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昌邑王  
為事果發伏誅詐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昌邑王  
二條霍光廢賀為海昏侯也十廢立武帝曾孫詢帝是為宣  
太子孫立太子爽元帝為崩立太子騫是為成帝同日拜  
之孫子崩立太子爽元帝為崩立太子騫是為成帝同日拜

鳳兄弟五人皆專政也曰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  
哀帝崩無嗣六崩立帝弟中山孝王衍是為平帝年幼  
宣帝元孫嬰自是為偽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  
孺子莽廢嬰自立為偽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  
帝王皇后之姪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元舅鳳為大司  
馬兄弟五人皆為侯時鳳東政同日封兄弟五人為五  
侯曼早卒鳳將薨以莽託太后之姑也封為新都侯五  
侯競為僭起治第舍莽勿孤貧獨折節莽謹當世名士  
多為莽言上由是賢之拜為侍中士莽交結將相收虛譽  
隆洽傾熾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燕飛燕女弟為昭儀  
其諸父矣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燕飛燕女弟為昭儀  
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嗣乃立定陶王忻為皇太子者  
宣帝孫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莽以  
為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故勸立之莽以  
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奸拜為大司馬初長與許皇后姊  
莽心害長寵白上為左皇后時王根輔政久病將軍代病



私喜根下獄死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傳后恭太后從女弟也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帝母丁

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為安陽侯莽乞骸骨避了傅也

哀帝崩時莽以候在弟太皇太后令莽備佐喪事太皇太后也復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為帝即平帝王即孝

也王子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附順

擢忤恨者誅滅以王尋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典樞機劉歆與文章孫建為心牙皆以才能並任

顯職莽色厲而讓示不欲有所為徵見風采黨與百姓而顯奏之莽因固讓諷庶越常氏重譚獻比白雉一黑雉二莽益州平帝崩

莽徵宣帝元孫廣成候子嬰立之年三歲遂謀居攝如

周公故事其時元帝統以絕下相宜吉乃立嬰也東都太守

翟義反敗死立義丞相方進子也莽自謂威德遂盛獲天

人之助用銅匱符命遂即真梓種人素安章其九年赤

眉賊起黨瑯琊女子呂母為子報仇十四年世祖起兵與

王匡等共立劉聖公為更始皇帝更始即世祖族兄世

等合林兵士王匡莽遣王尋王邑擊更始二公兵敗于昆

陽漢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漸臺藏於室中北隅間

豆

四

十一



世祖之時往時之會宛語獨當應之世祖於是與通弟李

軼起於宛兄伯昇起於春陵鄧晨起新野會眾兵擊長

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為天子而害相昇聖劉元

祖族兄也避吏於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昇自王莽破

漢帝憤也懷臣復社稷未盜賊群起伯昇召諸豪傑計

議於是使親下客鄧晨起新野賊祖李起昇召諸豪傑計

春陵子弟七八千人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都聚諸將

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欲歸伯昇而定新市平林將

樂放縱伯昇威明會聖公懼弱先定而新市平林將

伯昇見其議未同赤眉起軍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

宗室相攻是疑復天所立如捐其權非以破莽也且守

宗室相攻是疑復天所立如捐其權非以破莽也且守

耳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羽為號令若赤眉然後舉尊賢則

相率而往善者也今且稱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則

未晚也願善詳之若無諸將三軍聞更始立公怒曰未起兵

望伯昇都部將劉昇勇冠三軍聞更始立公怒曰未起兵

心圖大事者陳兵救千收搜將更始之伯昇固爭李軼朱聞而

因勸更始密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軼與世祖乃班露軼後因

馮公孫致密書求劾誠節成勸秘之世祖乃班露軼後因

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軼也書號更始元年更始

使世祖為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

之報初伯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偽使人持書

將既經中宛下兵到而佯墮下其書尋邑崩之遂殺王

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

尋飛兵如注潰走者盛謚虎豹皆戰懷弱死里間會大雷風

雨不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尉州郡鄧禹曰下帛耳也明公威







首級以示巨里城... 赤眉賊入函關攻更始世祖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 乘更始赤眉之亂子赤眉賊樊崇立劉盆子為天子於是諸... 將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於鄆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 帝位諸將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其資以據帝位... 不能奉承大王統而敗亂紀盜賊州多群生分天大... 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即北州多群生分天大... 其無所與解臣聞帝王不萬言武火則莫命不敢抗... 則大無所與解臣聞帝王不萬言武火則莫命不敢抗... 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姓為夷雲集龍鬪於野四... 赤

際即皇為主然十月駕東幸洛陽赤眉降... 後即皇為主然十月駕東幸洛陽赤眉降... 尚多可稍以思信傾難卒用兵破也上雖屢獲諸將... 從遂大東戰異以擊其西一輜重而走東皆載土以... 兵士之赤眉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等軍亂貴異與... 赤眉之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壯士變... 兵救之赤眉見勢弱遂悉眾攻眉不復識世祖平隗... 驚潰赤眉君臣面縛奉皇赤眉重殺降世祖平隗... 孫述天下大定崩於南宮時年六十三時祖平隗... 孫靈帝用奄人曹節等矯制誅太傅陳蕃李膺其黨人... 皆禁錮中平九年黃巾賊起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 告之角便起皆著黃巾為標也靈帝崩太子辯即位... 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李傕逼帝東遷... 曹操遷帝都許操薨帝遜位于曹丕... 魏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靈帝時



為典農校尉漢末奄豎擅權何進謀誅奄宦太后不聽  
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恐劫太后陳琳  
曰易稱即鹿無虞說有掩口捕雀夫物微而尚不可欺  
以龍驤虎視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鑪而燎  
要龍驤虎視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鑪而燎  
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以微必於無成大功一聚強者為進不納其言董  
卓至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師大亂太祖亡出關  
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於巴梧與後將軍袁術冀州刺  
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  
同時俱起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設壇場共盟誓藏洪  
姓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  
等紂合義兵並赴國難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  
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逾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  
天懷土祖宗盟靈實皆覽揚曹公行稱奮擊將軍卓聞  
兵起乃從天子都長安卓留兵屯洛陽司徒王允與呂

布殺卓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太祖至洛陽衛京邑  
暹遁走太祖以洛陽燒焚殘破奉天子都許下詔責袁  
紹以地廣兵強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時并州之  
地紹遂攻許太祖破之官渡紹嘔血死袁紹字奉初汝  
州尉董卓求紹位廢紹為卓所信陳為紹節於夫廢立大事  
非常人所及變紹下達四體恐懼生故吏非有他志令若  
購之勢必為徒眾英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非有他志令若  
收如豪傑以拜眾英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非有他志令若  
乃遣河朔練卒千餘萬孔伯等進周起父襲奪韓馥冀  
州據河朔練卒千餘萬孔伯等進周起父襲奪韓馥冀  
進深憂也宜先獻捷天子歷年百姓疲攻曹操於  
曹操我王命然後進屯黎陽營得安益取舟  
治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鄒陽營得安益取舟  
此可坐定也郭圖河朔之兵強衆以法十圍五其勢則能  
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兵強衆以法十圍五其勢則能  
覆手今不強謂之驕兵之授無蓋驕聞者先滅曹操之義  
兵恃眾今不強謂之驕兵之授無蓋驕聞者先滅曹操之義  
在天子建宮許操法今既行士相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  
在強弱曹操法今既行士相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







若擁甲十萬起乘其觀成敗也如不固將賢士而宜從能  
可歸此兩怨歸之集於將必舉若全之荆後移兵倘江漢恐將  
且賢俊多歸之垂今之勝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不從十三年將  
軍長不享福作也垂今之勝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不從十三年將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據全疽發背卒守操先君之野傳說巽天  
歸降琮曰今與諸君楚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也劉備而拒  
人下何逆道可也巽曰造之順而禦中師之危也劉備而拒  
敵將曹公不備也何如者短欲也抗王師之鋒必亡劉備而拒  
公即雖軍保全料何如者短欲也抗王師之鋒必亡劉備而拒  
能為將雖軍保全料何如者短欲也抗王師之鋒必亡劉備而拒  
州降表遂不能軍也何如者短欲也抗王師之鋒必亡劉備而拒  
破之曹公與馬超等夜渡蒲坂津關河為營自北而潛遣徐  
赴營河急戰超遣言求割地任子以和亂公為許馬公乃得渡  
請公相見至期交馬語遂無事言但說疑京都他故  
舊公手敵笑既罷超問遂言如遂曰無所言但說疑京都他故  
日公又與戰大破之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曹公  
曹公乃與戰大破之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曹公  
渡河北公道曰賊不守潼關東擊馮翊而賊守潼關引諸日津則河北

西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志眾南守西河之備  
虛河者以有示弱渡河軍連車樹柵為通道而南者既為  
不故賊不且以為營壘而求地力一擊之所從疾雷  
使自安而不為備田畜士卒之順言擊之所從疾雷  
兵及掩耳卒非道也天子策命公為魏王孫權據  
璋東劉備襲益州牧劉二十五年薨于洛陽子丕嗣  
子桓武帝太子受漢禪崩子睿嗣睿字仲文帝太子  
子齊王芳立年十五廢高貴鄉公髦立七年廢帝道鄉公  
璜立璜禪晉陳留王為  
晉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達姓司馬河內温人也仕於  
魏武之世歷文明二帝居將相之位平孟達守新城  
滅公孫度度世稱燕擒王陵帝陵謀立楚王為魏明帝崩  
遣詔使帝為太尉與大將軍曹爽輔少主王芳也齊帝誅  
曹爽爽謀為不軌宣帝并州避之爽黨李勝為荆州別



曰司馬公屍居於永氣神形以離不足虞也與於是專恣

弟權兵至洛水迎天子乃奏其黨謀反皆誅後宣帝崩子

師代為相甫字景皇是為鎮東將軍母丘儉楊州刺史

文欽反征平之其術欽初反也景帝問王甫曰安國盛主

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爭南將士父後孫權在州但將士

往禦之勢使不得前必有闕等也景帝崩弟昭伐為相

太子是為輔政為司空諸葛誕據壽春反奉詔征平之

伐蜀擒劉禪于時政出於權臣人君主祭而已魏帝不

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長史賈充計逆戰舍人成

濟執殺魏帝高貴鄉公也名髦字士彥乃偽令皇族太

祖崩子炎受魏禪是炎字世祖文帝太子既受魏禪用羊

祐杜預計征吳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是為惠

帝武帝惠帝不惠妃賈充女為皇后后秉權殺楊駿廢

太后賈后淫妬遇姑無禮乃詐誣太右楊駿誅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亮瓘並弟楚王璋矯詔誅亮瓘因

璋又誅戮楚王肆殞太子適賈后無子乃詐有娠謝氏生

也少而聰惠賈后惡門誅太子廢周趙王倫為相國倫

之金墉城又遣小黃門殺太子廢周趙王倫為相國倫

是齊王攸之子因與帝弟成都王穎等起義兵誅倫穎

於是鎮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又起兵

討穎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後惠帝復位帝弟長沙王

人譖因誅之由是戎狄並興四方阻亂遂分為三十六

國劉元海為匈奴贊子在洛陽晉武帝加也語說之謂元

海容儀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孔子遠陞下若

任觀之元海才當今無此陛下復輕其象非足以成事

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下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

賢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為陛下寒心若與大將帥李



喜而西陞下誠能發也匈奴五部李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行而西陞下誠能發也匈奴五部李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雲雨非復能池平京州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元海非復能池平京州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王穎鎮海表說穎曰海行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計穎鎮海表說穎曰海行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近穎鎮海表說穎曰海行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穎鎮海表說穎曰海行也漸帝樹乃機止能惠恐公假言未海一將之號  
之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矣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官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王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必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無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五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臣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春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有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貴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風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陳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不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太石勒者上五萬瑁胡寇也平陽趙幽州于時五胡亂中難

有之明鑒也王明則公亦何有也乎石自將古軍誠非胡人而為王名臣者實  
公之明鑒也王明則公亦何有也乎石自將古軍誠非胡人而為王名臣者實  
報也顧取之使奉表於許也諸幽州上疑尊號亦悅使  
於而懼劉琨及牧廣為其後患信之誠發兵亦悅使  
襲敵國當出之奈何軍嚴王彭祖之據幽州有杖三處  
乎敵曰然為之奈何軍嚴王彭祖之據幽州有杖三處  
今皆離叛還為寇難此則外寡弱此內無抗強我兵也幽州  
儉人皆離叛還為寇難此則外寡弱此內無抗強我兵也幽州  
也若大軍征幽州必親離甲旅今弱此內無抗強我兵也幽州  
軍千百里以征幽州必親離甲旅今弱此內無抗強我兵也幽州  
動勢足旋趾宜應也輕軍往反今弱此內無抗強我兵也幽州  
名晉藩其地實仇敵若機發於後送也請和琨琨必王浚於雖得  
我喜於浚滅終不敵救門者疑有伏也善於羊是輕騎千襲  
幽州勒晨至薊北門叱救門者疑有伏也善於羊是輕騎千襲  
頭其言上禮實填諸街巷使棄兵不發之勒此入三乃懼  
入其言上禮實填諸街巷使棄兵不發之勒此入三乃懼  
略也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熾之為懷常是都長  
安為胡賊所殺後魏人踐為元氏有沙漢南帝據陰山三年數百雲  
萬至孝文乃改入魏人踐為元氏有沙漢南帝據陰山三年數百雲  
朱榮立文乃改入魏人踐為元氏有沙漢南帝據陰山三年數百雲  
殺莊帝殺之而射公爾朱世隆率高歡部乃知廣平王襲京師  
執莊帝殺之而射公爾朱世隆率高歡部乃知廣平王襲京師



後安為披解律斯椿所晉走為西魏太祖授字文黑瀨奉帝相  
長安又害帝立而南陽王寶炬是為師文帝崩立王公  
魏帝隨初爾朱世隆秦苻三子受禪高歡為晉州刺史帝起  
兵誅之善見魏出帝遷都鄴是為後魏高歡入齊立清河  
受東魏禪國號齊周溫公南偉為陳天下一周統矣為隨懷帝  
所滅隨文皇帝既受周禪又南偉滅陳天下一周統矣為隨懷帝  
崩立吳王晏是為敏帝亦為胡賊所殺中原晉元

中宗元皇帝睿乃興於江東帝睿字景文敏及中孫也元  
乃與至石頭帝攻之緩不克乃委政于敦後鎮武昌帝  
在位十六年崩太子紹立肅宗明皇帝是為王敦威振內  
外將謀為逆肅宗征破之謀反也溫嶠為其從事中郎  
腹心以綜其府事偽相親善京兆尹缺嶠說敦曰君宜為  
讓臨別之際自曰錢起世儀何人偽醉以手板擊錢而敢不  
為之憤乃作色曰錢起世儀何人偽醉以手板擊錢而敢不

飲鳳不悅以醉為解明日嶠將發鳳說留之數日嶠  
常云錢世儀精神滿腹昨小加穀色豈得以此相譖耶  
子叛賊符堅寇淮南晉冠軍將軍謝玄等大破堅于淝  
水符堅以百萬之眾至淝水謝玄為陣曠日持火請小却  
與君周旋秦諸將相填籍聞風殺鶴唳皆曰南軍至也  
遂大堅還長安卒亡滅也二十一年帝崩自後遂干戈  
相繼至安帝為桓元所篡宋祖劉裕平元王恭帝遂禪  
于宋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桓元篡晉偽楚

州刺史殷仲堪會稽王世子元璜專政以元跋扈遣軍  
征之聞見為討相率封楚王遂京師殺高祖與劉毅何無  
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元規時桓元使弘鎮廣陵劉道  
桓弘循鎮丹徒高祖為循中兵弘鎮廣陵劉道  
劉毅道規等既襄廣陽斬桓弘以其眾南渡高祖何無



忘京師日斬成桓猶相率二州之不常奉千二百人進舍竹里移  
檄我大忠臣屢碎構於九口逆臣桓元敢來肆家慢阻故貞荆良  
於豺狼都邑天所未神器沉辱力寔廟繁躄年雖夏間遂之傾羅  
播越漢流幸非卓不聊合生於士庶病足為隳墜自文元武篡困  
載有彌年亢旱民車不聊合生於士庶病足為隳墜自文元武篡困  
室家怨而心已哉子仰觀天豈文唯大察人有此而悲存梅有可  
亡凡宵有思誰不仰觀天豈文唯大察人有此而悲存梅有可  
不圖全輔日投袂荷戈劉老殺在畢武將義軍既集忌文等忠  
謂靈下有罄事夫無之以力輯翦不獲逆遂清挹華軍要公庶上  
世道忠貞或乎身寵之爵祿而事良其食也捐裕豎無由侯諸君  
周人激望於漢既傾永懷顧山川而增踐之機丹誠日未神感憤  
填何無朝食并其桓進使覆舟東陵下兵登山多覆張  
山義軍無朝食并其桓進使覆舟東陵下兵登山多覆張  
旗幟元挾滿山舸各走江陵元將奔入蜀奔殊至死救四川逢益  
潰走元挾滿山舸各走江陵元將奔入蜀奔殊至死救四川逢益  
之州黨射殺之恬奉天子反正因居將相之任封豫章郡公

蜀賊譙縱稱王高祖遣將征平之  
祖誠曰劉敬先位至廣武復功內水如今者師出應成道成  
衣賊料我由出先位至廣武復功內水如今者師出應成道成  
必兵重廣武正隨其計於軍外署曰帝取發諸  
疑雖行未中水出趨敵之使白策為發書於函署曰帝取發諸  
將滅喜自中水出趨敵之使白策為發書於函署曰帝取發諸  
水滅喜自中水出趨敵之使白策為發書於函署曰帝取發諸  
縱里譙道大將重浚等屯平磨朱石磨謂鍾劉拒成廣武譙  
百果譙道大將重浚等屯平磨朱石磨謂鍾劉拒成廣武譙  
暑熟鄉以今大將重浚等屯平磨朱石磨謂鍾劉拒成廣武譙  
而進以今大將重浚等屯平磨朱石磨謂鍾劉拒成廣武譙  
譙道大將重浚等屯平磨朱石磨謂鍾劉拒成廣武譙  
胆矣暉福不為何如鍾曰難而然前揚吾師言大畜銳息甲向  
平謀鼓難行而阻敢兵捨非堅壁也卒其懼而不意侯暉之徒  
軍復來難行而阻敢兵捨非堅壁也卒其懼而不意侯暉之徒  
為蜀子虜矣諸城諸守相次攻丸皆解自斬而暉死姚泓僭  
是遂進克諸城諸守相次攻丸皆解自斬而暉死姚泓僭  
號於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義高祖鎮長安入還長安時子  
赫連都統萬人之略大德曰謂王裕滅秦將圖長安時子  
德政以言進取萬人之略大德曰謂王裕滅秦將圖長安時子  
非經遠之齋規狠關而中形勝欲連成以君纂事無才勝有  
日師為歲清泥上洛南師之幽要衝宜致遊軍斷其去東之以



路然後度潼關皆壺峽絕其水陸之道穀棧長安城申布  
思澤三輔之人皆壺峽絕其水陸之道穀棧長安城申布  
而自定也勃善之南長安人逐鮮卑慕容超據守青州  
陽石而迎石守善之南長安人逐鮮卑慕容超據守青州  
稱燕王高祖征擒超其初起叔父德道高祖慕容超據守青州  
因難與爭鋒北伐超岷下軍公孫上策也堅弱引使堅青野  
銳除騎中策擒矣何據得青野自取也堅弱引使堅青野  
諫者曰賊自支不嚴守大岷則野自取也堅弱引使堅青野  
所資何能自支不嚴守大岷則野自取也堅弱引使堅青野  
其師一入愛其穀所謂我孤軍將不鮮甲性會略不謀是  
戰我志餘糧未克何既逾岷及軍未出高祖喜且示幸無  
必死之志餘糧未克何既逾岷及軍未出高祖喜且示幸無  
亦會焉拒臨超使五里樓巨胸羸老使守廣固聞軍之起  
得軍得五樓則退難大軍有五樓巨胸羸老使守廣固聞軍之起  
及臨胸賊騎交至龍符等拒之臨胸羸老使守廣固聞軍之起  
禮臨胸賊騎交至龍符等拒之臨胸羸老使守廣固聞軍之起  
也且潛吾前逾言兵後自海道往必殺之臨胸羸老使守廣固聞軍之起

曰親海軍至超并城走逐剋之軍聞城陷懼而不敢動高  
祖親海軍至超并城走逐剋之軍聞城陷懼而不敢動高  
獲于建康京師賊盧循據南海因高祖北伐燕乘虛下  
襲建業高祖還乃平之劉毅據荊州貳於高祖高祖遣  
將征誅殺裴子野見疇曰期之端捷不能全其功者難  
彼則襄裳濡足唯利是親豈可暗于天群命亦勢使人  
希樂諸葛長明皆人傑也尚善哉于武命亦勢使人  
假其何孟齡庸曰紂其有矣尚善哉于武命亦勢使人  
百諸侯皆同會曰紂其有矣尚善哉于武命亦勢使人  
人而行戮思欲乎繁鳴呼仁義之東方至師於孟津之周  
倖之豐於乎繁鳴呼仁義之東方至師於孟津之周  
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反征之裴子野曰書稱慮善以  
之五運動非其時不亡之國為廢姓去已雖得象能  
乎五運動非其時不亡之國為廢姓去已雖得象能  
猶爭奉中宗豈徒繫於昔德實大於禮義故宗室交  
海爭奉中宗豈徒繫於昔德實大於禮義故宗室交  
國其興也勃逆越逸乎義熙相尋豈異於弘多室將  
未忘前事也勃逆越逸乎義熙相尋豈異於弘多室將  
周廢何孔熾不達晉帝加高祖位相國摠百揆揚州牧  
興廢何孔熾不達晉帝加高祖位相國摠百揆揚州牧  
封十郡為宋公晉安帝崩大司馬瑯琊王即位徵帝入

長五至  
卷四  
二十二



輔禪位於宋許太史陳護表獲不通宋臺臣勸進猶不

元年至元熙元年天年至元熙元年見天子聖人十三年鎮聖人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大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自十六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永初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畢脩法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崩初大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會稽處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美之輔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及弟廢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乃殺帝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義兵至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立湘東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征平反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織女帝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帝是為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祖高皇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宋明帝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州刺史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王勳遣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使鎮淮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見徵部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作萬歲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方自興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共掌機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舉兵朝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帝曰昔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帝曰昔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元熙元年







運山逆公杖至義出關疑威江其心積年通誅日同亮明略  
與秋雲流章道庇生靈志又公之戮力肆心濟勞王之室  
湘浦安明哲道之矣若乃締構人永清四海造物資始之  
險阻報難備光被六戎弼余一構宗社之勳造物資始之  
澤雲布霧散重譯而來庭四月宋帝禪位於齊甲午即  
汪哉邈乎無得而名之庭四月宋帝禪位於齊甲午即  
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告于皇帝臣道成敢用元牡  
于常司牧虞夏受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涉中葉成煥命  
功以冊載在典謨水德在微仍世多故實賴道成臣救  
至和會迺仰而協歸景屬與能御事爰及黎猷暨千匪  
金于累仍仰而協歸景屬與能御事爰及黎猷暨千匪  
告萬國惟明靈是饗式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  
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崩立太子頤武皇為世祖崩立  
大孫昭業端是鬱林王即輜轡車載入閣即奏胡伎高宗殺  
之崩立弟昭文廢陵王為海廢立西昌侯鸞始安貞王道生帝

也即位故地高武諸于寢疾經年預為崩立太子寶卷  
梓宮之故地高武諸于寢疾經年預為崩立太子寶卷  
是為東昏侯也又於苑中為市帖為市使潘妃上為市此  
步義生蓮花也又於苑中為市帖為市使潘妃上為市此  
左右所殺也崩立和帝寶融明帝也第以位禪梁惠太是  
宮才人散叛七言根向後輒云愁和帝是散矣又立昏侯  
名騫曰反縛而舒鵬兩翅武宅在東三橋而鳳後結之  
黃鸞者以皇離也而反縛之東假者非正名也儲是百姓  
及朝士以帛填背名曰假兩假者非正名也儲是百姓  
廢明為庶人真諸也東昏誅也子梁高祖武皇帝名衍姓蕭氏為  
巴陵王法曹後為竟陵王子良八友初皇考之薨失德  
齊明帝作輔將之為廢立計常欲助齊明帝將追隨武之嗣  
雪心齋明亦知在會稽恐為變以牙問帝曰隨王恐不  
從又以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利為牙問帝曰隨王恐不  
美馳陵太王正項龍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不  
戴女意也娛其如齊明魏將王肅攻司州帝破之以功封  
曰吾意也娛其如齊明魏將王肅攻司州帝破之以功封  
建康郡男齊明帝崩東昏即位遣詔以帝為都督雍州

長  
運  
至  
卷  
四  
年  
五



刺史東昏時劉暄等八人號曰亂其弟皆分口帖王勅世謂六

國憲帝謂王弘義可坐出西伯門但諸弟在都恐避禍唯

也行頭與益州事與謀下長懿被害也還長兄懿被

害帝起義東台僚佐劉集陽廳告西太舉守使過荆州就

事甫穎人書論襲軍至天武知發帝謂弘遣王使過荆州就

下矣荆三州得天武至兵惶無計便全有見上取之如拾

延臨九耳斷嶺巴蜀分兵南風相中廉草不寒必此孤政

為計况不見同耳彭陵本惺襄陽人加之韓及山陽出不

陵帝復道令天武為貴主荆御之應掃定東徒韓及山陽不

用兵之復道令天武為貴主荆御之應掃定東徒韓及山陽不

疑山行事必弟云遣一天武為貴主荆御之應掃定東徒韓及山陽不

折其武送山陽信之州也相嫌行哉事二兄則弟共事進其無則以人天封武與

兵當十頃待來年二月去且大白出西甲十萬糧用日竭若頓

有頃何不利昔武王伐紂乃赫然大號復也戊申帝發自襄陽

推誠留弟守襄陽也城天謂下當置心當相見也腹中郢魯諸城

及諸將並降初東昏遣吳潛師襲加湖軍救郢州進象盡

溺子江郢魯二城謂相視奪氣先是東昏使陳伯之鎮江

歸彼人今加湖之敗誰不警服未征討未使也實力之

所獲城郢並得伯之懼我謂九服後加賞賜而使之因命

午帝鎮石頭命象軍圍六門衛尉張稷斬東昏以黃油

裴首送軍妃命詠之曾勤女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平京邑

齊和帝以位禪梁帝即位太清元年齊司徒侯景以十

三州內屬侯景反至京師幽帝而崩為詩曰昔年三

帝三十八年魁建鄴八中復有四大元年四月十日同

其言此之謂也候景立武帝太子綱為帝又為景所殺

其言此之謂也候景立武帝太子綱為帝又為景所殺



簡文尊為太宗相東王繹於荆州使王僧辯等平侯景傳  
首江陵勒武旅百道進同趨今象以今月戊子擒集建康分  
下嘔痛茹哀嬰思憤酷自紫庭然大潰群兇四滅伏惟好  
時異馬雲屯并狼當路非一庭人鯨鱗不梟起掖垣天  
既歸有振道當辟之禮有司岳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疑  
飛龍可躋而翹首豈在四帝稽群議有曠藝則也  
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武帝為第七元子也魏使萬紐于謹來  
攻梁王蕭譽率眾會之帝見執魏人戕帝初武陵因平  
舟艦遷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在并建鄴王  
氣已盡觀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元象將逼城陷但執  
守心帝運數由人避之朝何益尋為魏軍所逼城陷但執  
進土囊而殞之內懷逆意乃遣擊破一百州以應百數隨而  
崩破竟無所成宋末帝楊閭瀨生一洲自梁元帝而  
文帝纂統太清末帝楊閭瀨生一洲自梁元帝而  
立承聖末其洲江陵既陷王僧辯陳霸先等議立帝子  
與大岸通也  
方智元帝第九皇子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即位太平二年

禪位于陳高祖武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長城人也  
梁武帝時為直閣將軍侯景反高祖率所領與侯景大  
戰侯景敗死相東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遷鎮京口承  
聖三年西魏攻陷西臺高祖與王僧辯立晉安王進帝  
位司空僧辯又與齊氏和親納貞陽侯高祖數曰嗣立  
之子竟有此事可知也高祖以為不義潛師襲王僧  
立見非次此情可知也  
辯於石頭剋之是夜僧辯貞陽侯遜位晉安王復立  
徐嗣徽北引齊師遣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至莫府山  
高祖並破之進帝位丞相進爵為陳王永定三年梁帝  
禪位於陳三年人榮惑守心上崩於周乃立高祖弟始興  
列王長立弟子舊文是為世祖崩立太子伯宗廢帝為廢立  
子蕭也  
項是為高宗宣皇帝始崩立太子叔寶是為長城公也  
叔寶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即位耽酒色左右侍嬖珥

一豆  
卷四  
二十七



婦人美貌十人預宴號曰押客先令八婦人裝練坐江  
搃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押客先令八婦人裝練坐江  
五言詩十客一昏達旦以此遲則罰酒隨文帝初受周禪甚  
君臣酣飲從昏達旦以此遲則罰酒隨文帝初受周禪甚  
敦鄰好宣帝崩遣使赴弟脩敵國之禮書稱名頓首而  
後主驕奢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隨文帝  
不悅以示朝臣賀若弼揚素等以為主辱再拜請罪並  
求致討文帝曰我為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  
之乎命作戰船之人請密之文帝曰吾將顯改行吾又  
也 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摠管以致討書初隨師送壘  
三機密抑而不言隨軍臨既下江鎮或曰王氣在此齊兵三  
掌機密抑而不言隨軍臨既下江鎮或曰王氣在此齊兵三  
不度來隨軍或再進至姑孰或斷曲阿之衝乃下詔曰  
凌都督分兵守畿要毒僧道士執役隨軍南此道並進  
大軍韓擒虎入自南掖門文武百官皆遁出擒後主  
敗績韓擒虎入自南掖門文武百官皆遁出擒後主  
之入也僕射表憲勸有計乃逃於井隨軍人以繩引刃  
之下未可友當吾自勸有計乃逃於井隨軍人以繩引刃

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如孔貴人同東而上隨文帝聞之  
大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如孔貴人同東而上隨文帝聞之  
其天意也先對曰東井於天文為秦分今王都所在投井  
葉渡江不用先對曰東井於天文為秦分今王都所在投井  
於六合鎮而其渡之名也葉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  
果乘陳船而渡之名也葉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  
宮已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之長安及至京師列  
陳輿服引後主及王公使宣詔讓後主後主雀息不能  
對封長城隨文帝巡登芒山後主侍無賦詩願上日  
東封酒將作出詩功夫向如思安時事也至仁壽四年  
由謝酒將作出詩功夫向如思安時事也至仁壽四年  
終於洛陽後主是辯山象時鳥翼一足集其庭殿以紫畫  
地成天曰獨者以高為臺草化獨行無象知盛草言荒穢  
當承天運草得火而足言後主化獨行無象知盛草言荒穢  
隨承天運草得火而足言後主化獨行無象知盛草言荒穢  
臺當水也運草得火而足言後主化獨行無象知盛草言荒穢  
下果以如夢執金板童注云可憐巴馬子五日行千里不見  
馬群臣以但見黃塵起僧辯英隨氏既而陳景馬理及僧辯  
滅也江東謂塵也羊角不為皂英隨氏既而陳景馬理及僧辯  
以字為江東謂塵也羊角不為皂英隨氏既而陳景馬理及僧辯

臣至  
四  
三十八



於隨北齊末諸省官多稱省主將隨高祖姓楊氏名  
見省也則知興亡之兆盡有徵云  
堅周武帝初為隨州刺史女為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為  
大司馬宣帝崩立靖帝進爵為隨王遂禪位焉改號開  
元皇帝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  
子高祖崩太子即位蠓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  
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署為魏公竇遠之子也蒲山公  
凌之大志常曰夫機兩陣之與揚元感為列勁三軍披靡邀功  
不密密豈可以公若涉彼一級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及其感  
讓密歸之為其謀後元感賊屬凡十餘萬人梁歸都  
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恭舉兵反竇建德自號  
夏王朱粲自號楚王劉元進據吳都煬帝聞群賊起大  
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煬帝皆曰此鼠竊狗偷何足  
御史韋德裕曰今海內土崩綱紀大壞而內史侍  
世墓御史大夫裴蘊等阿媚陛下隱秘不言所謂積薪

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綿綿不絕將成江河  
下勿以謏言不介意乃諂焉慈明請東都徵兵將以  
計密天無所獲歸之李密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明  
合蒼生之險平宇內熊羆之實決東海可流之粟  
成鼻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決東海可流之粟  
可東不日將此禦敵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城不陷東都  
危先帝位極朝端明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城不陷東都  
名先帝位極朝端明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城不陷東都  
奔皇隨之極朝端明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城不陷東都  
以江吞舟至師窮乎明帝君以天下之眾不越千  
于張強梁村鳴密德是輔公何預焉密乃殺之詔唐國  
公諱鎮太原五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遙尊煬帝為太上  
皇立代王侑為天子行伊霍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響應  
代王侑在開山計也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  
誓眾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  
次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  
不給又訛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秦王諫

文  
卷四  
二十九



乃止秦王諫曰獨夫肆虐天下崩離顧蜂飛跨州連  
之秦王諫曰獨夫肆虐天下崩離顧蜂飛跨州連  
勢不歸今遇天子威令諸侯定天下一是朝及解體大福事去矣  
止也老生背城而陣一戰斬之平霍邑  
下也冬十月義師次長樂宮衛文昇挾代王乘城拒守  
十一月平京師尊代王為天子改元義寧遣使四出徇  
唐公志罷之後宮還其親屬初隨將多侵百姓時煬帝  
百姓患之及義師至秋毫無犯皆曰真吾君矣  
將之丹陽而大臣將卒皆北人不願南遷成思歸宇文  
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殺煬帝於江都隨室王候無少  
長皆斬之立嗣王浩為天子化及為丞相上曾夢見青  
死將卒亦死願南遷將因會水南驥公主懼南人贊成其  
謀告宇文士及致此乎馬文舉對曰臣聞萬姓不可無主  
故立帝君以撫之國是知降大人寶除苛政布思德南滅  
文故立帝君以撫之國是知降大人寶除苛政布思德南滅

北威狡虜二十餘年河清海晏既而奔世升遐階河洛  
位違遠社稷委棄餘年河清海晏既而奔世升遐階河洛  
控引江淮俱茂薛道衡英華冠世經綸之類才威被非  
重臣勳德俱茂薛道衡英華冠世經綸之類才威被非  
卒遭夷戮賢哲及國用空虛論白骨被於昇原野及在  
澤德重圍既解須臾帝息假更巡遊吳越翰上江頭  
會箕餞以行甲冑生蠶短褐馬官解鞍拒諫歸非無  
糠太馬賤粟肉胄生蠶短褐馬官解鞍拒諫歸非無  
心反旦棄之猶曰無罪八竊幅裂陛下羞之乃默然海殺  
之五月戊午天子侑遜位於別宮禪位於唐都長安業  
未諱曰王諱也楊隨姓也楊華不實也園信也洪  
名侑與固音同言楊隨姓也楊華不實也園信也洪  
終於曆數有歸唐王當踐其位也己巳王世克段達等  
立越王侗為皇帝於洛陽六月字文化及自江都至彭  
城據黎陽稱許李密率大軍壁清淇裏煬張守一聞密  
之拒化及也說越王以討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計與  
密連和張守一說文曰臣聞食牛之心融未成就今陛下據全

文故立帝君以撫之國是知降大人寶除苛政布思德南滅  
三十一



周之待也背文河面洛勢帶固十萬自守支下數以十濟年此為霸心何異資  
非待之成文一伯之乎舉莫不皆下征腹心之遲患者莫遇  
曰三王師下土崩英都危非階加也臣聞遣師正合而  
甘也今遺天師下河則東無以階下也魏遣師正合而  
者野天師下河則東無以階下也魏遣師正合而  
口之粟階下河則東無以階下也魏遣師正合而  
以士二勝萬韓信所累卯成萬安子循河而守以秦也  
親倉卒大軍出洛陽不掩魏計矣李密既滅臣謂階下  
至舍相受命又動神未附皇業可修世祖則德下  
王守曰朕疆新受命又動神未附皇業可修世祖則德下  
高德復載少康漢室聖之劉宗重尊先武業雖今夏  
有德復載少康漢室聖之劉宗重尊先武業雖今夏  
鳥合之眾大業可就密之勢者三則始密武業雖今夏  
主罰不神新失其精銳之神卒拒秦地廣兵所留志令  
病乘不虛而囊地之利必不得矣和階下兼此奮事之  
天時無如地之利必不得矣和階下兼此奮事之  
以先無如地之利必不得矣和階下兼此奮事之  
鋒不可當李密英王將勇略不非密化及益以驕傲  
戎以不除復生徐議其後未為晚焉利善孟瓊東說密元

曰兵法所以謂四合五裂持所忌焉今東有化及益以驕傲  
固兵法所以謂四合五裂持所忌焉今東有化及益以驕傲  
有東都師日東拒是化及軍則出洛襲其後東有化及  
化及軍則出洛襲其後東有化及軍則出洛襲其後東有化及  
暇轉以累世資當今推帝運宗成帝之子世祖明帝之  
孫也及以累世資當今推帝運宗成帝之子世祖明帝之  
文化及以累世資當今推帝運宗成帝之子世祖明帝之  
待明將軍誠能先親行象鏡主上枕戈待旦將卒蓄力  
累寬和容眾勿以文疇昔之法失望於皇也主孤聖哲自  
天寬和容眾勿以文疇昔之法失望於皇也主孤聖哲自  
將軍擇焉密初聞張大悅拜密為大尉魏國公悅李密  
使計室李密初聞張大悅拜密為大尉魏國公悅李密  
無東都之慮盡銳攻化及破之密自敗化及益以驕傲  
越王命王克擊密不用祖君彥計密師敗績遊西奔  
京師尋謀叛殺之仁王基世擊密也密會群寮議必空  
但堅守其要路無令得東而必已救其至五萬河曲西  
上示逼東都餘力多勞以命之兵也密謂公彼出則歸  
如數戰以有疲之戰三不可當者三城固守精銳力一  
二今世充之戰三不可當者三城固守精銳力一  
二今世充之戰三不可當者三城固守精銳力一  
不食盡求戰三不可當者三城固守精銳力一  
為何如單雄言曰以盈樂戰之世兵當思歸之致下食飽不敵



為戰必直則為祖君世堯曰扶不隨室夫師威不為老師曲正為公直以則  
為名也單將直軍之裴言滅亡之謀下也物上兩公勝無常  
資故慶者兵在閭弟觀者世門誠志起而於物及心勇於多悍  
請按甲息必兵侯時觀者世門誠志起而於物及心勇於多悍  
舉應于自順人必嵩岳圖城盈水為池武臣勁矣然後順而  
文吏儒士守之將弱於內孰與強之邀取而功墜萬全之業  
弱而強必受天殃領曰智哉欲與之戰而強我承其信  
全制其後無捷矣密曰公哉欲與之戰而強我承其信  
四海下沸騰樂英姓無起事角帝圖王蕩清氛於廟當武如文  
有其能者不代可也曲直之請以餘天厭屬武臣制治屬  
不常能者不代可也曲直之請以餘天厭屬武臣制治屬  
文吏績今世不戰則趨洛口矣密遂奔唐初王伯真以策合戰  
師敗績今世不戰則趨洛口矣密遂奔唐初王伯真以策合戰  
密奔武勳不為密將軍中號為三傑故密信之與單戰大  
信徐世勳不為密將軍中號為三傑故密信之與單戰大  
唐武德二年王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稱尊號隨氏滅  
矣梁時沙門寶誌為書曰牽三來就江都童謠曰殿江  
何冷二楊柳何言輸也吳人謂北人為虜江都西有彭  
九十二

初城上村有彭城水引其水入西閣之下果於此被執  
下聞義師起上方臥驚起曰此得之矣揚廣博覽多聞而  
自成不死也論曰干寶稱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  
非人事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  
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  
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范曄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其  
所以致削弱禍敗者蓋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羸  
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  
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漢迄於周隨觀其興亡雖  
亦有數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為人興利除害其  
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無度孔子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遠佞人去僻惡有旨哉統昔秦王見周之失  
有土而並滅秦高祖既定天下念楚項王復由布衣非已

自恃任人並滅秦高祖既定天下念楚項王復由布衣非已



由武關到惟脩關不梁強守禦禦而內充實其處外多發長戍  
及王翁得之奪取乃關不犯關守禦禦而內充實其處外多發長戍  
國東政始見王翁抑以重臣收陛下權及失其外不翁從見長  
生焉更始自安樂不納諫赤眉圍于外近臣到京師時  
人悅破敗則由是觀之大患臣赤眉圍于外近臣到京師時  
遂以破敗則由是觀之大患臣赤眉圍于外近臣到京師時  
誼曰夫事有招禍無法有起害非一眉圍于外近臣到京師時  
姦唯置賢良然後無患耳

長短文經卷第四



長短經卷第五

霸紀中

七雄略第十八

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  
 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踈相鎮所  
 以閔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  
 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卻相其治衰  
 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制法  
 之意文武周公然後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之後日  
 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并於越

越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到死越王家君之吳晉分

為三晉昭公六年卒邑為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盡滅羊舌

殺智伯盡分其地至烈公十年趙襄子韓康子賜趙韓魏皆

命遂滅侯鄭兼於韓為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子也幽王故子



安逃何死對乎太史伯曰獨有維之東土河濟之南百姓不附  
曰善公為司徒至民皆愛公請試居之韓哀侯所滅并其國鄭公  
魯滅於楚公亡遷于卞邑為家烈王魯遂絕頃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  
蚕食山東山東患之蘇秦洛陽人也合諸侯之縱以賓  
秦張儀魏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此縱橫之所起也

議曰易稱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  
法談世稱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  
家荀悅曰封建諸侯各世其位使分土而無分人愛國者

下誅其加于統御其政績有暴于其國威則各人叛而無  
無道天子失道則此侯所以正輔相天微之弱宜以大國輔之

獨守之元首不能固故與共守之不兼親而兩用參同異  
不生也陸士衡曰夫為親人如厚利物不君各體信

於是一時之勢雄俊以敷風道衰足寄霸王之志蓋三國不  
能擅乎道其人愿以乘於必折浸弱之時固故也及之廢

興存乎強其後法期於必折浸弱之時固故也及之廢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所謂未大必折浸弱之時固故也及之廢

也樊蘇秦初合縱至燕周武定六國並稱王于說燕文侯  
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胡林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  
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塞栗之利

民雖不由作而足於塞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  
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相斃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也彌地數千里雖得  
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



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於東垣  
矣渡呼施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拒國都矣故曰秦之  
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  
不憂百里之患而重於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事矣燕文侯  
許之樂毅獻書以燕王曰此目而如魚也今相得則不能合行故  
而如不能是山索之二智五如而人車行矣今山東三國引車而  
三能敵秦如軍士矣胡與越人言然而不相志意不相索  
則智固不如秦如軍士矣胡與越人言然而不相志意不相索  
通舟而濟秦之波至其相救如助如今山東之國已合矣  
同舟而濟秦之波至其相救如助如今山東之國已合矣  
所為山矣東物者願人之所不能慮為一今山東之國已合矣  
秦固見山勢異而患也同者南秦伐趙見秦之攻燕也  
楚之燕必亡臣竊以為大王計不如韓中山之伐楚也  
梁之燕必亡臣竊以為大王計不如韓中山之伐楚也  
三晉趙將出燕而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  
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鷸鷸曰今日

不出必見日死不雨必見蚌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不出  
且伐燕王曰燕之謂蘇秦曰燕王先拜生而能為燕王臣因強秦之  
願大伐燕王曰燕之謂蘇秦曰燕王先拜生而能為燕王臣因強秦之  
取之易王如謂蘇秦曰燕王先拜生而能為燕王臣因強秦之  
相隨之速也腹而與秦死臣聞其後是食鳥與之類也齊王曰使然則  
者為其偷充也腹而與秦死臣聞其後是食鳥與之類也齊王曰使然則  
之為女婿也強大而與秦死臣聞其後是食鳥與之類也齊王曰使然則  
為何蘇秦曰臣聞其後是食鳥與之類也齊王曰使然則  
為功大蘇秦曰臣聞其後是食鳥與之類也齊王曰使然則  
之故而歸誠能聽臣歸之善於此歸謂大禍而為秦王知以敗而  
先與秦結同祖也齊王曰善於此歸謂大禍而為秦王知以敗而  
王乃賜秦造父以周繆繆王曰善於此歸謂大禍而為秦王知以敗而  
竊為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民為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  
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君臣能聽臣燕必致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臣能聽臣燕必致  
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



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受封候夫割地利邑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候貴戚湯武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為君願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苞周則趙自銷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蕃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危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名山大川之險稍、無蚕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無

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謂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百無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西面而攻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竽之音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孰計之臣聞明主絕疑去諛



屏流言之迹明黨之門故尊主強兵之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從親以叛秦  
合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  
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  
魏基其糧道趙涉河漳博閑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出渤海州也滄韓魏皆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清河州也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  
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軍必不敢出於函  
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秦既  
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乃使蘇代厚幣說秦  
相應候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秦

然十餘城趙亡則秦王矣夫武安君所謂秦戰勝攻取者  
七代之餘城趙亡則秦王矣夫武安君所謂秦戰勝攻取者  
為之功下乎益於無此趙之亡即秦得矣秦攻安君為  
入黨上黨東地入人皆歸趙之不樂為秦之人所得無  
如因秦而割之疲無勞請以武安君之功也於秦無  
王使趙秦兵割之疲無勞請以武安君之功也於秦無  
攻趙也趙秦兵割之疲無勞請以武安君之功也於秦無  
之所攻我無餘而歸乎秦其割高而進與之虞弗謂王曰秦  
助秦而自取後耳秦與復求割地之與弗謂王曰秦  
前功者善守秦之強而割兵不與固多止矣且強秦而  
也弱者蓋秦守之今聽秦與復求割地之與弗謂王曰秦  
無盡而秦之王計未已樓緩從秦來而問之緩曰求其  
王之虞矣城曰臣言勿與秦非固也與而失之秦索六城  
擊秦而齊趙之德深王不待秦之鞅也示天下有能為  
此秦發既請兵和韓魏聞之秦必盡重賂王於趙而能  
王秦則既請兵和韓魏聞之秦必盡重賂王於趙而能  
善於王遣則虞是鄉東舉齊而得與三國之謀秦虞未及  
發而秦使



者已在請其救平緩聞之亡楚去秦圍趙王說以平原君曰出入楚  
利害兩言而決其遂出而劍言階中不謂決平何原也君曰王縱之  
曰胡以遇遂與之命楚國之衆何也者十步之內王得恃  
且楚國之諸侯皆莫能與之戰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以而楚之強與之莫能與之戰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教三萬衆而與之莫能與之戰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言知耻奉社稷以從者楚莫敢逐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止圍邯鄲陰諸侯不進魏使兵莫敢逐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秦乃此時平原君適遊魏使兵莫敢逐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帝秦乃此時平原君適遊魏使兵莫敢逐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之曰平原君適遊魏使兵莫敢逐也趙王曰趙之先王也  
衍曰吾視君曰勝此請圍為城絕平中魯皆連行安在聞吾魏請欲  
而先不生去乎魯連非曰有世求于絕齊為禮義而遂首政功之國皆非也  
其象上人不去乎魯連非曰有世求于絕齊為禮義而遂首政功之國皆非也  
欲連以助趙衍曰而死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與趙共攻秦秦必  
及者則使也中觀垣歸為帝秦

燕助之齊乃楚則固也先之生行曰能使燕則請以從矣若未  
梁者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觀昔者稱帝則必助趙矣  
秦稱帝則諸侯皆朝齊後往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存矣  
居天餘則諸侯皆朝齊後往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存矣  
嗟爾夜席東也蕃卒之田嬰後至則斷齊威曰朝而齊獨存矣  
僕乎求人也彼天之子固者寧其力不足怪則朝齊威曰朝而齊獨存矣  
魯連曰十人而彼天之子固者寧其力不足怪則朝齊威曰朝而齊獨存矣  
秦王曰十人而彼天之子固者寧其力不足怪則朝齊威曰朝而齊獨存矣  
以爲醜而醜九王紂之醜三梁公連亦固矣行而吾魯之言也昔者紂  
俱稱王卒就數人脯醢之侯美爭之強侯固也子待而吾魯之言也昔者紂  
大宰待謂卒就數人脯醢之侯美爭之強侯固也子待而吾魯之言也昔者紂  
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籥攝而魯魯欲故令脯之鄂侯文王紂  
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籥攝而魯魯欲故令脯之鄂侯文王紂  
於魯已食薛退而聽朝當是時臣必將死焉不視吾君者堂下子  
維魯將之食薛退而聽朝當是時臣必將死焉不視吾君者堂下子  
南子然後乞天之孤曰南曰子魯之禮大夫臣必將死焉不視吾君者堂下子  
得故不然後乞天之孤曰南曰子魯之禮大夫臣必將死焉不視吾君者堂下子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  
有稱王之名觀其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使其子不與而與諸侯如處梁之  
而與其所得愛又將使其子不與而與諸侯如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韓退  
起再拜謝曰吾請出先與周同姓事晉得封於韓為韓  
十軍五蘇秦如韓氏後周烈王賜韓侯得列為諸侯也韓  
說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  
止遠者枯洞冑近者鏑掩心韓之劍戟則龍泉太阿皆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夫以韓卒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  
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于此  
者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無事秦事秦必求宜陽  
成臯令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  
者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  
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  
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勃  
然作色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不能事秦從之韓秦  
大韓曰吾愛宋韓氏之與吾交而所以攻我者甚愛何也蘇輔  
為韓說秦秦王曰必恐邑此必韓氏之面而所以秦王不折一兵不殺  
之一人以無事而割安邑此必韓氏之面而所以秦王不折一兵不殺  
聞秦好事而欲罷其人以無事而割安邑此必韓氏之面而所以秦王不折一兵不殺  
說秦王令擊涇水以溉田中作而乃使水工鄭國來問秦  
始臣命為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蘇秦如魏魏  
數年命為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蘇秦如魏魏  
公高之命為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蘇秦如魏魏  
萬事晉之命為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蘇秦如魏魏  
俱得為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東有淮  
諸侯為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東有淮  
穎煮枣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衍地方千里地名  
雖小然而田舍廬廡曾無芻牧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



多日夜行不絕輜、殷、若有三軍之衆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迺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策帝宮受冠帶嗣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弊卒三千擒夫差於千遂武王卒三千草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此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不絕蔓、奈何毫 不代將用斧柯前慮未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

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謹奉教虞卿曰說春申君曰非齊即魏以定齊新楚魏雖謂王曰夫燕將何道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攻燕也魏謂王曰夫燕將何道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攻燕也今謂馬力多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曰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越魏而弊楚即魏王曰善從之蘇秦如齊為文武師謀伐紂武王已平商封尚父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於齊營丘也有清河北有勃海此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聞雞走狗六博蹴鞠者也臨菑之途車轂擊人摩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氣高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當不出十日而







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引軍而去蘇秦如楚先出  
猶為蛇足者也昭陽以為然正命曰祝融其後能通使  
自帝顛項帝嚳高卒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  
周文王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  
楚蠻人之子男之田姓羊氏甚得江漢間人自立為武王  
使隨人之周請尊其號周不聽熊通怒乃自立為武王  
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  
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  
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  
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  
之所害莫如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  
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  
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故願  
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陳士勵兵在  
大王所用之故縱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  
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  
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之楚王曰善謹奉社稷以  
從楚襄王既與秦和慮無秦患乃與四子專為淫侈莊  
辛諫不聽辛去之趙後秦果舉鄒郢襄王乃徵辛而  
謝之莊辛曰臣聞鄒諺曰見兔而顧犬未晚也亡羊  
而補牢未遲也聞臣聞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  
亡今楚雖小而絕長補短猶以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千里之間挽蜚而食  
之承白露而飲之自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不知夫  
尺董子方將調鈞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不知夫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孫樹



扶其右攝九以類為籍書棲乎茂樹夕調平賦黃  
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枕幼事不知夫發方受令  
駭乎高蔡之流食相不皮以國家為事不夫發方受令  
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而載其小者也  
王因是馳騁乎雲夢之中而飯之祿之粟而載其小者也  
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澠塞之內而投已於澠塞之外  
襄王聞之楚人戰慄弱乃執珪而授辛與之謀秦復取  
問之乃對以秦燕趙莫大焉今有匹夫尚有報萬乘子  
所敗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有匹夫尚有報萬乘子  
胥躍於中野而坐受伏焉臣竊為大王弗取襄王遂復  
代為秦約六國既合縱蘇秦為縱約長北報趙、庸侯封  
秦為武安君乃投縱約書於秦、不敢闕兵亟谷十五  
餘年張儀為秦連衡秦欲攻魏先而儀乃未說魏首八  
說魏王曰西秦孝公時公孫鞅請代魏獨檀山居東之利  
西秦病即東地今與秦界河而獨檀山居東之利  
伐魏、秦不友秦必東徙東徙則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  
魏者果去安邑徙都大梁後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  
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  
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  
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州是也今梁南與楚不與  
齊、攻其東、與齊不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  
也且諸侯之為縱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  
為縱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  
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  
蘇秦之謀其不可成亦以明矣大王不事秦、下兵攻  
河外據卷衍燕酸枣剗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  
梁不北梁不北則縱道絕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  
不可得也奉折韓而攻梁韓恃於秦、韓為一梁之亡



立可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  
國必無憂矣大王不聽秦之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  
封諸侯之業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矚目切  
齒以言縱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  
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象口銖金故願大  
王審計定議魏王於是倍縱約南請成於秦昭王曰夫秦  
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且少出師不足傷齊  
多殺將則害於秦也其於齊尺計之矣且無得者豈不  
軍地哉形所不能千里而諸侯見齊之地罷落興師伐之  
得地哉形所不能千里而諸侯見齊之地罷落興師伐之  
借兵頓故齊盜糧也大王若遠交而近攻韓魏也此謂  
寸得尺而資盜糧也大王若遠交而近攻韓魏也此謂  
之國五百里趙獨吞之釋成而攻立而利附若天莫之  
而爭天下夫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強則附楚霸中趙

皆附齊亦懼矣齊附必畢辭重幣以事秦齊已附則韓  
魏因可齊亦懼也王曰善乃拜使九年求救於魏謂王曰蓋相望而  
秦殺不邱至魏人來伐魏者九年求救於魏謂王曰蓋相望而  
西說秦王曰文兵先臣出王再拜遣之唐魏夫魏之秦入見秦  
秦說秦王曰文兵先臣出王再拜遣之唐魏夫魏之秦入見秦  
教矣寡人知魏之策也唐魏夫魏之秦入見秦  
下發西面以魏之策也唐魏夫魏之秦入見秦  
所秦之強足以事秦稱東齊築帝宮受冠帶魏郊而秦救  
為秦之強足以事秦稱東齊築帝宮受冠帶魏郊而秦救  
不當亦將賴其未也今齊楚之兵已合于魏而約強三  
勁之秦楚則發兵救魏張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  
於秦是秦王遷則發兵救魏張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被山河四塞以為固魏說秦昭王曰固  
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涇渭右隴蜀左閬四塞以固  
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二者之民怯於私  
有勇於公戰此王如放韓盧而捕蹇兔也虎賁之士百  
有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樂  
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  
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且夫為縱者無以異驅群



羊而攻猛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群  
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此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  
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下甲據  
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兵河東成臯韓必入臣則梁亦  
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攻其北社稷安得無危臣聞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  
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舟載  
卒一載五千人日行三百里、數雖多然不費牛馬之  
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閔矣扞閔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  
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  
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  
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此臣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

勝陣卒盡矣編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  
王危之凡天下而以信約縱親相堅者蘇秦封為武安  
君也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破齊而分其地乃  
佯為有罪出走入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  
天下混一諸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  
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  
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臣以為  
計無便於此者楚王乃與秦從親襄白起將黃歇說秦昭  
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則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與鬪而駕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從生人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  
半天下有三垂此從生人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



若五能持不功守威黜王攻伐之心徒肥之義德則三王不  
四易曰孤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不國者非也而大禍也  
終力其然耶而智伯見于伐趙之利始也詩云靡終之有  
伐知齊之便而臣患為後也遂而韓魏不取也楚之無重  
之利於前魏也易臣怨為王慮而韓魏不取也楚之無重  
魏而十世矣身怨為王慮而韓魏不取也楚之無重  
者將有累矣身怨為王慮而韓魏不取也楚之無重  
今王信之與兵攻楚亦故過乎魏臣之相望稷也  
秦合利韓必為臨韓內必斂手而王施以萬東之險帶  
曲之許韓必為臨韓內必斂手而王施以萬東之險帶  
寒心許韓必為臨韓內必斂手而王施以萬東之險帶  
為關內侯矣夷王陵善楚而內蔡而兩萬乘之來也  
齊右壤待拱而善楚而內蔡而兩萬乘之來也  
國者不待痛而取也秦曰善危動不燕趙楚揚齊襄王  
與子韓乃連和因欲無之周雖然報周何故武不可國  
昭以地絕得長其短不不足以名雖攻之不足裂其地然  
足好也則君喜攻之臣發號至而忘殺君不周為尊名然  
是也則君喜攻之臣發號至而忘殺君不周為尊名然  
器之楚則君喜攻之臣發號至而忘殺君不周為尊名然  
使標里疾以車百人周楚君迎之甚敬楚王讓周以

其遺大鍾載以遊勝為隨之謂楚王曰昔者智伯欲伐也  
桓公之伐秦也號曰使里其疾以實襲秦今秦入周君  
有獨吞天下之心故使里其疾以實襲秦今秦入周君  
為實因之仇猶為戒故使里其疾以實襲秦今秦入周君  
也楚王乃悅今楚襄王有疾起於秦歸而太子歸而太子  
秦相應侯曰今楚襄王有疾起於秦歸而太子歸而太子  
位不事秦夫一國若不歸則威和布衣耳願相國慮之  
必不事秦夫一國若不歸則威和布衣耳願相國慮之  
應侯乃言於秦王張儀如韓說韓宣王曰韓地險惡山  
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  
料大王之卒悉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  
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號詢科頭貫  
頤奮戟者不可勝數山東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  
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而扶生虜秦逐山東之卒猶孟  
賁之與怯夫以輕重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諸侯不料  
地之弱食之寡而聽縱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誑

五  
十三







而後賤古富而令貧擴壓窮巷不臣及四隣不若身材高  
先生命矣琴亦能令貧擴壓窮巷不臣及四隣不若身材高  
聞王矣流自劍昔擁悲乎對曰臣及四隣不若身材高  
三不立非智與天壤門周以琴見齊孟嘗君孟嘗君曰敬  
名此二公非也故去相也公其圖終燕將之身故業與  
若不立非公非也故去相也公其圖終燕將之身故業與  
氣不曹悼子三以戰一曹高子計下光顧後陞而曹沫魯  
將千侯然世糾耻不者能死怯榮且亦一東縛管仲射桓  
地行通子小孰計而世審處稱一孤焉此亦一東縛管仲射桓  
合諸里使名管子下三仲之終窮有抑辱也桓  
賤不通世糾耻不者能死怯榮且亦一東縛管仲射桓  
遺公惠子小孰計而世審處稱一孤焉此亦一東縛管仲射桓  
威之乎陶也王意必喜對士為公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察之乎陶也王意必喜對士為公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比乎陶也王意必喜對士為公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業可明也王意必喜對士為公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燕見於天食下人矣故骨無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能守也食下人矣故骨無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之所歸今又被圍於趙之壤人計反者不之如心是兵孫  
彼燕王大臣亂見上公趙之迷惑栗腹以齊之天下萬眾於  
之燕王大臣亂見上公趙之迷惑栗腹以齊之天下萬眾於  
燕救不石至存全齊北計措兵且失無之天下今規楚與魏  
面新不石至存全齊北計措兵且失無之天下今規楚與魏  
燕救不石至存全齊北計措兵且失無之天下今規楚與魏

妙無怨抱生真離遠赴他國無相不見得伸若不交而結  
愛無怨抱生真離遠赴他國無相不見得伸若不交而結  
假貸若此出人以野澤為都鳥之用不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一居則廣廈高堂連閨洞房羅帷翠綵遊樂則登臨乎水  
則躬側舟楫激楚舞鄭妾流不聲以娛耳也綠野以倡優者  
原馳廣圍強羽旗鼓鈞乎不聲以娛耳也綠野以倡優者  
歸方此孟時君視天下地高鳥勇士一格猛獸置善鼓琴不  
足夫也孟時君視天下地高鳥勇士一格猛獸置善鼓琴不  
悲夫也孟時君視天下地高鳥勇士一格猛獸置善鼓琴不  
下楚之強而君弱薛衡成則楚伐者足下君有能也  
秦末之強而君弱薛衡成則楚伐者足下君有能也  
莫不為足而寒食道不磨常盛寒曲更進已退千墳萬生  
之宗廟必不寒食道不磨常盛寒曲更進已退千墳萬生  
荆棘孤君之尊貴亦遊兜若豎乎燭是孟嘗君也張儀說  
以孟嘗君之尊貴亦遊兜若豎乎燭是孟嘗君也張儀說  
弟而君之尊貴亦遊兜若豎乎燭是孟嘗君也張儀說  
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効愚於大王大王收天下以賓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是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弊邑恐  
懼懾伏繕甲勵兵唯大王有意督遇之也今以大王之



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  
達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樊甲凋兵軍於渑池  
願渡河據蕃吾會戰邯鄲之下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  
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特  
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  
而自令軍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混齊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  
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矣其黨而孤  
居求繁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軍塞午道告  
齊使興師渡河渾於邯鄲之東一軍於成皐驅韓梁  
軍於河外一軍於渑池約四國而攻趙一勝必四分其  
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遇於渑池面相見而霜約請按兵無攻

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

伊戰父野得臣王取十東所廟千欲魏雖矣足鞠賴則氣倍邯  
闕其母以引疎特勝七藩將楚里將乘破秦軍空大六勇常  
之戰咸約而食入姓大况以寡功而破徒之而前不肯王乃  
韓顧其親當兵雖心恤強君願下莫君聞必今趙摛韓相楚  
魏家不各謀之倍城池邑不發修梁既焚無每以將功武  
不欲有先敬心士同卒力以軍中專為人守備於故臣  
用心莫有同力以軍中專為人守備於故臣  
其莫有同力以軍中專為人守備於故臣  
魏闕恃竟韓之以銳欲推以也



為軍鋒二軍爭便其力不意魏軍既以臣得疑兵以待韓故  
能於長平皆不計遂以形勢自然之懼而滅之有秦軍破趙  
強耕稼以益蓄積孤長主折益其下其臣理兵而釋之使  
死上至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時也臣之趙民必  
國守不挑其軍力於必野出圍其國都必無功諸侯生心  
城必不其拔掠於郊野必無利楚魏果殺之也張儀說  
外救而退秦乃使其害未觀伐楚魏果殺之也張儀說  
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信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  
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  
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  
即酒酣樂進熟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熟啜厨  
人進斟因反斗擊代王殺之肝脇塗地其姊聞之因磨  
笄以自殺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時陳高祖  
趙相國監趙代邊兵舉兵反上自為行也及稀敗上曰代  
南據潼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為也

居常山北趙子為代王也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  
之達乃立二趙子為代王也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  
所明見且以趙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渾池効河間以  
事秦今大王不事秦一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  
易水長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  
是西有強秦之援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燕王聽張儀歸報秦使張儀相燕與趙共伐秦以廣  
間地張謂臣不可行不韋曰臣嘗為昭王伐趙趙之  
燕年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控強楚北見張唐曰君  
功取破城隳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也文信侯專  
之攻取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也文信侯專  
羅用取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也文信侯專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趙武安君而難之不肯行也文信  
侯也借張唐懼曰請趙武安君而難之不肯行也文信  
相如趙王曰聞之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山之謀作左官之律王仕于左諸侯設附益之法附益附益

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

苗裔親屬疏遠生於惟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子割削宗

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專作威福

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

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蹶角

稽首奉上璽紱唯恐居後豈不哀哉及莽敗天下雲擾

輒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馮戰國並爭天下班彪避世乃定意者曰往者周失其

漢百姓可以知思仰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

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

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難興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十位者三子嗣土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閩宇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

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與於共

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闈整擾而四海已沸孽

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

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

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陸

以諸侯也今位不必守常全皆主暴而進雖或失之跡故五等所

故郡縣易以為治也夫無所容休明黜陟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其職而濫昏之君無所容休明黜陟其不治哉故先

才則貧殘之興萌皆或衰陵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



之廢矣且要以微之言蓋企及進取仕為已思治郡縣之長民  
利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所侵百姓  
夜也君無卒歲之圖安臣挾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國  
為已土象皆我民圖安臣挾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國  
制人欲以垂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  
思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則  
一過有深秦漢之典殆可以制言也魏太祖武皇帝躬  
聖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龍飛鯨沛鳳翔充豫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  
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  
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式比國教人或兄弟並據而宗  
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  
枝脩萬一之慮也時不用其計後遂凌夷此周秦漢魏

立國之勢是以究其始終強弱之勢明鑒戒焉

荀悅曰其後遂

皆郡縣治人而絕諸侯當時論曰周有天下八百餘年

後代衰微而諸侯縱橫矣至末孫王報降為庶人猶能

枝葉相持名為天下共主當是時也楚人問鼎晉侯請

隧雖欲闚周室而見恆諸姬夫豈無姦雄賴諸侯以維

持之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此之謂

乎及嬴氏擅場懲周之失廢五等立郡縣君有海內而

子弟為匹夫功臣効勤而千城無茅土孤制天下獨擅

其利身死之日海內分崩陳勝徧袒唱於前劉季提劍

興於後虎嘯龍睇遂亡秦族夫劉陳諸傑布衣也無吳

楚之勢立錐之地然而驅白徒之衆得與天子爭衡者

百姓思亂無諸候勤王之可悼也故語曰夫亂政虐刑

所以資英雄而自遠禍也此之謂矣夫伐深根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縣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隨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國勢然也呼嗚郡縣而理則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則有縱橫之禍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故貴於五等耳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兢業日慎一日脩德以鎮之擇賢而使之德修賢擇黎元樂業雖有湯武之聖不能興矣况於布衣之細而敢偏祖大呼哉不可不察

長短經卷第五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

蜀吳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景昇鵠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千群合縱締交為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最爾國也以地圖案之總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於公戰勇於私鬪輕走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稱力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揮而利盡南海何哉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古語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



江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劉資稱南鄭為天獄斜谷道五為百里石穴稽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雖云天道順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豈區區艾濬得奮其長策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於戲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摭其要而為此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以東井南界所街星是西距星連按躡方則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班據國志云蜀其辰直卦直故尚滋味

詩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有文王之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孫述據蜀陽扶子茂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王始亦起兵於成都虜掠暴橫述軍以應召中商遣使迎下等至成而思劉氏久矣故燒燔此軍到非義也吾欲保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欲并力詐稱漢使者自便去保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欲并力詐稱漢使者自便去東假述輔漢將益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而擊張忠等破之別遣將於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而擊張忠又破益部者是威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鉄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



之隘東守巴郡拒捍閬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閬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報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述曰帝王有命無常百姓何德以當之當遂然之何疑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使將中軍侯丹開白水關於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伐關中豪傑夕夕擁眾歸述其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返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閬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

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二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今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曰以問群臣博以吳桂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驅于千里之外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于合里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于合里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今東帝無尺寸之柄援功而假談武明神迹夫創圖首事為西伯也終兩孤以立衡堂介於大國隴城雖有非懷者所以勢區者或之傑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豐生迴成喪而為其多



也  
述不聽  
卽計光武乃使岑彭吳漢伐蜀破荆門長驅

入江關  
峯彭為蜀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遣輕騎為

成都不市橋陽武也但堅東諸小城皆降光武勿與爭鋒者不

萬眾不轉營迫之須去其力十餘里阻江北漢為營作浮橋

敢來攻人進逼成去城而相去二里尚武破公聞之

使副劉尚萬餘人賊出急引兵還廣都大衆攻尚里光武破公聞之

大驚幸漢無他者將急引兵還廣都大衆攻尚里光武破公聞之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日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謝豐不出多明樹日愾乃兵拒水不絕將衛相救到漢乃閉營三

政理衰缺王室多故  
雄豪角逐分裂彊宇以劉焉為益

州牧建為議故置後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刺史威輕以乃

綿竹益州牧政雖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刺史迎為吏人邊益相破州涼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人趙韜為



見聽者登亦未敢聽使君孔融謂先主曰表公路與能天  
志不取海不中枯使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降  
與不禍臻不州之將領徐州人無主恐諸雄一紹旦乘隙  
災貽盟主曰側之歸方今冠難原相不遑釋甲謹遣下  
以使百姓知有依歸誠副所望也  
信義今徐州樂載之誠副所望也  
新野時劉表薨亮說不也  
主曰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去習鑿齒曰劉主雖顛  
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行保去習鑿齒曰劉主雖顛  
而情豈終齊大業者亦不宜疾聞諸葛亮躬耕南陽乃  
三詣亮於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  
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  
操比於袁紹名微而眾寡然遂能尅紹以弱為強者非

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  
諸侯傳云此謂也莫如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  
州峻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兆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  
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惣覽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嚴岨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  
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以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  
荆州先主奔吳先主之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



震江表推敵雖有謀資不能獨當也劉備英雄紛紛資以成不  
皆得夫殺也推權有謀資不能獨當也劉備英雄紛紛資以成不  
聞曹公征荆州果遣別駕張松曹操自驕伐而天曰昔齊桓  
一走先其主曹公不存錄九國曹操自驕伐而天曰昔齊桓  
勤之於謙數十年者內下人功高而居之頃以讓勢尊而守  
君以勞謙日及慶以富貴操保其功不能遂兼福天下也何備  
驕矜之有哉然君子能以其知曹操之不功業傳兼福天下也何備  
用亮計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  
乃以荆州業備周張瑜上熊虎之將必非以梟雄之姿而閑  
愚謂大計宜徒置吳盛為築室多其美者得挾與好之物者  
娛其耳目此三割地以資業之聚此三公在北當廣  
事可定也今雲雨非復池中以物權以曹公在北當廣  
攬英雄故龐統說備曰荆州荒瘡人物單盡東有吳孫  
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  
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  
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

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  
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  
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荆州欲自取蜀時孫權  
益州劉璋取蜀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  
備璋說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也或璋說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王璋去觀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劉璋去觀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大璋去觀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蜀璋去觀備曰若報聽許吳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地無所憂  
能定其規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若暴師於  
將敵乘其隙非也計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  
也權知備意乃止也計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  
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而曹



公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王時黃權諫曰左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危則一國不容二  
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壘知之危則且閉境以待  
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於虎於山林也璋並不  
聽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  
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來諫璋使發  
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  
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  
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  
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張松法正見備寡及諸要害松等具為言之又畫地  
圖處置山川德是以盡益州虛實先主孫權呼先主  
討魯厚樹德以收眾心明年會公征孫權但許  
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以東行救璋但許  
兵四千其蘇璋求萬兵及資寶以東行救璋但許  
敵師徒勤瘁不違寧居合積帑藏之財而怯於賞  
士大夫無禮斬之使黃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  
將士卒妻子引兵從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  
破敗即斬懷等自葭萌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  
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  
西梓潼人內涪水以西其倉稟穀野一皆燒除高壘深  
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  
走而擊之則必禽矣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遇  
必克而有巴蜀劉備襄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  
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  
幹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守死力諸葛亮達理知變  
而為之將此三為人之者皆人傑也  
以劉備之義略三傑佐之敵



何為主不濟先主圍成都數十日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先主初攻劉璋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取寶物軍用不  
為及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直錢平領益州牧諸  
葛亮為市備後之法正為謀主權李嚴等本璋之授用也  
壺者宿昔之璋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授用也  
士無不勸也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曰昔吳  
漢取純等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教四取純進  
言曰天下英雄喁喁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  
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  
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即帝位乃  
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名如純言耳  
先主於是即帝位譙周等勸進云臣父群未亡時言西  
時有景雲祥風從西竟東中應之此為異瑞曰必有天子  
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應之此為異瑞曰必有天子

出其方如迺年太燮惑鎮星帝從歲星相追近漢初  
興五星從歲星下主當有聖主起於西州以至上故漢  
許帝尚存故天祥綱不主敢漏言頃者熒惑復退歲星見在  
願大昂王應天為順人綱不主敢漏言頃者熒惑復退歲星見在  
漢中魏太征祖破張魯於漢中劉曄進計曰威震天下勢  
懼海外今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  
傳檄而定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劉曄漢中  
之人諸葛孔明其勢自傾曰張飛之冠三軍也若小威  
之文德不以無之據嶮守要者不可犯矣今時雖不  
憂太祖不問小安不可動也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  
對曰今以問小安不可動也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  
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  
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  
故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率舉眾往討則必尅  
之尅之日廣農積穀觀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  
王室中可以蚕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







孤豎敢尋胤階我帝命殞器越于姓改昭物世濟其山當此武之  
時復祖業則我帝命殞器越于姓改昭物世濟其山當此武之  
存復祖業則我帝命殞器越于姓改昭物世濟其山當此武之  
以存復祖業則我帝命殞器越于姓改昭物世濟其山當此武之  
前緒未始有以元帥其行殘人伐他如詔書律令者也  
國今授董督元帥其行殘人伐他如詔書律令者也  
此萬也代其元帥其行殘人伐他如詔書律令者也  
是吳主孫權請和吳使張溫使蜀不權知吾所與曹氏  
通意故出無專對之義受命無張老延也對曰臣無子  
心氏之規出無專對之義受命無張老延也對曰臣無子  
陳廷之覆然惠惟亮見計必無疑神溫屈伸宜加受  
朝廷之覆然惠惟亮見計必無疑神溫屈伸宜加受  
曰昔高宗以閣昌殿之存於中契往古以幼冲隆周佐  
於太平原今陛下以閣昌殿之存於中契往古以幼冲隆周佐  
登列精願與道遐平望風莫不心類吳國勤任水使下  
臣温通致情好勞下以敦崇禮義不使臣自入謂境  
及即近郊頻蒙勞下以敦崇禮義不使臣自入謂境  
曰今街國命協穆二家遣椽馬良通聘將軍亮曰紹君試  
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椽馬良通聘將軍亮曰紹君試  
承幸之勳美其士人存納楚之將命權於造次之華而丞  
有克終之勳美其士人存納楚之將命權於造次之華而丞

權果狐疑不時見之自表請見權語是曰狐誠願與  
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  
以此猶豫耳遂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  
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  
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必上望大王之  
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  
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蕃亮不答  
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  
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  
滅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



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文藻煩  
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  
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况以數十萬  
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今  
艾伐蜀兵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死則曰國君社稷  
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亡則  
社稷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則存  
君不偷生苟存者禮雖庸主實無微榮惑矣且周義  
理不崩後亂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自強卒未  
有土崩之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自強卒未  
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自強卒未  
夜舟檝保據江州徵兵南絕師東國如非此步善所  
收舟檝保據江州徵兵南絕師東國如非此步善所  
自亡耶魏從吳之二承國大命舉退何舟檝之  
師老之多卒且昭王以會國大命舉退何舟檝之  
驕惰之卒且昭王以會國大命舉退何舟檝之  
念云事不自濟即耳安復之致下所摧至言恨可  
有云事不自濟即耳安復之致下所摧至言恨可  
儒夫終能建功立業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鳥隳夫終能建功立業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使懷苟存計納譙周之言何願基之能構令名之可  
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駕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  
種乎亦晉時李特復據蜀兄弟特許以重賞未暇宣  
不藏趙等及立侯書一改其購許以重賞未暇宣  
任閻趙等及立侯書一改其購許以重賞未暇宣  
大駭勝並反歸十月特益州牧羅尚遣魏伯攻李雄  
迭有勝並反歸十月特益州牧羅尚遣魏伯攻李雄  
奔尚乘勝為內應尚至城下因稱萬歲尚擊之破得  
軍城尚乘勝為內應尚至城下因稱萬歲尚擊之破得  
入尚遂遁走遂少城門稱雄軍也得晉桓温滅之至宋  
中譙縱又殺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稱成都王使初  
赴義軍至江會劉毅敗約奔桓温軍使將梁州兵  
也自將軍兵三千由外水不謀東還至成都為反黨  
城尅之璩難作自陽城步還至成都為反黨  
也宋使朱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蜀滅則吳蜀唇齒  
士衡曰夫蜀蓋蕃積險無國而長千夫其船流迅也  
其波之難雖有銳師之百萬行不過千夫其船流迅也  
驚不波之難雖有銳師之百萬行不過千夫其船流迅也  
驅不波之難雖有銳師之百萬行不過千夫其船流迅也  
黃道狹隘如兩眾闢於穴將勇者勝也  
夫道狹隘如兩眾闢於穴將勇者勝也

夫道狹隘如兩眾闢於穴將勇者勝也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今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  
 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八海皆越之分野  
 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  
 也保特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  
 故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日  
 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布都六安壽州是也今反書聞  
 上召請將問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勝公曰臣客故楚  
 今尹薛公有籌策可問初勝公問今裂地而王是故當  
 而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乘人同功一反體之人也尹曰往年殺  
 故反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  
 耳山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

今尹曰東取吳蘇州是也西取楚荆州是也并齊取魯齊青州魯兗州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持議曰合從上計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議曰長驅入洛以決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階下安枕

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自廣江表無窺中原之計也

法多類也及為之工者則務相絕張置以爭便求利故勝

成多類也及為之工者則務相絕張置以爭便求利故勝

地然亦不計如察薛公之言上計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

趙倉也北趨廣道地之謂中計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

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鄴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

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公乃封薛是後吳王劉以



子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  
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  
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亦且反王吳王不許  
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  
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奔去疾  
西據雒陽武庫食教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曰此年少摧  
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  
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  
吳客計在紀上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為叛逆  
問五破曰吾舉兵西嚮諸侯必有應者即無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江在

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會稽越州南通勁越屈強

江淮間猶可一舉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

泄誅至後漢靈獻時閹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何

謀誅閹宦太后不從侍張讓等竊幸京師以晉迫右

趙鞅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家門

大夫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

郡堅與術合縱破袁奪劉表荊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初

表據荊州也聞江南北盛謂荆楚等曰吾欲徵兵恐不

不其策焉出對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理者義

以眾術勇而無謀宗賈賈暴為下所患者若示之以封必

術至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機而定

為也後果然能孫堅死子策領其郡曲擊揚州刺史劉







延見郡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  
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  
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  
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志以松江兼有  
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  
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杖父兄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  
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  
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以未  
爭疆場又能與我決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  
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  
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  
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  
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  
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  
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甚與孤合此天  
以君授孤也時權軍柴桑劉備先主曹公南征劉表會  
諸葛亮曰事遂率其衆南行求救孫將軍遂見說曰將軍  
兵起江東劉表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  
芟夷大難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  
武與中國爭衡不至如將軍量力而處之當何不  
衆與中國爭衡不至如將軍量力而處之當何不  
計北而事之乎亮曰禍無外託服之苟如君言劉  
豫州事急而斷今將軍外託孤權曰苟如君言劉  
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世士慕仰若水之歸海  
之全吳之地乃天也安得復世士慕仰若水之歸海  
豫州軍難敗于長坂今然豫州新敗及關羽所將精  
甲萬



人劉琦合江夏戰一士亦行下三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不  
能穿魯縞者荆州之兵附探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誠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探軍必  
矣探軍破於北還如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必  
魯肅隨亮諸先生并力拒曹公用黃蓋大攻策遂敗曹公於赤壁  
與劉備并力拒曹公用黃蓋大攻策遂敗曹公於赤壁  
初黃蓋曰今戰寇公軍破及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  
將黃蓋相其接中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先驅報曹公  
首尾相灌其便走裏以惟幕上建牙旗先驅報曹公  
草膏灌其便走裏以惟幕上建牙旗先驅報曹公  
士皆蓋延頭觀望飛埃絕死燒甚眾船延燒岸營其  
項雷鼓又進南郡與曹仁對江退也自曹公敗徑北  
後雷鼓又進南郡與曹仁對江退也自曹公敗徑北  
北歸瑜又進南郡與曹仁對江退也自曹公敗徑北  
還權遂虎視江表乃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腹  
心未與將軍連固守其事地與馬超結援將軍據  
而并張魯將軍連固守其事地與馬超結援將軍據  
襄陽以賊探北方可圖也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  
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

即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為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  
下之豐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許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  
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孫權執鞭韉稱  
以重陸公之威志委武衛以納謀士之美屏氣竭躋以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衛以納謀士之美屏氣竭躋以  
子明之疾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盡其  
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盡其  
以體聖人之心降心以心觀之孫權始降可以保  
也終懷虛心降心以心觀之孫權始降可以保  
善終令始不亦宜乎也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  
騎數萬向濡須督朱桓破之初中州曹仁先揚穀欲東

五  
六  
十



攻美溪桓喻分兵赴美決兩軍既發卒而仁奄至將業寡各  
有懼曹仁桓喻分兵赴美決兩軍既發卒而仁奄至將業寡各  
軍謂俱在平原無城與之守法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  
者謂俱在平原無城與之守法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  
今仁既將非智勇高城其卒大北肯山步涉人馬疲為  
桓與諸將共戰百勝攻焉城桓分遣諸將襲外示虛弱州  
主制客此果遣子泰攻焉城桓分遣諸將襲外示虛弱州  
誘致仁妻其諸將也泰等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  
退桓遂妻其諸將也泰等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  
至皖城迎周魴、欺之無功而返誘曹休、太守周魴  
元帥陸遜曰當引軍以親自負眾盛于戰也今計於  
萬兵必走則彼道當由石桂車生兩道也皆險若以  
有淮蒙天威得休必盡而休可勝也驅進先與陸遜  
以議不施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勝也驅進先與陸遜  
故計不施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勝也驅進先與陸遜  
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昔魏曰  
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也吳國之  
夏桀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  
政不脩湯放之由觀之華在德不在險今孫皓在席父祖

之資有天阻之固西幾萬里荷戰將百萬而一朝其區宇  
峻山帶其封域地之方幾萬里荷戰將百萬而一朝其區宇  
面縛于易曰湯武革命順于天元曰亂不極則何為然  
言帝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德也  
其由也恃險而興也敬曰周之衰也分而為二天下者莫  
之朝也興亡亦資險云非唯在勢也  
中中元表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  
紀事在霸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  
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問王政  
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異魏太祖略不世出靈武冠時  
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嗔目張胆首建義  
旗時韓暹楊奉挾猷帝自河東還洛陽即帝崩太子董

長  
五  
至  
卷  
六  
十七



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郭弘農子乃得于其家欲以  
都長安司徒王允誅卓有隙天子乃奉出軍持政還洛  
殺王允後李催與郭汜有隙天子乃得于其家欲以  
奉謀殺郭汜郭汜遣使奉天子于許昌  
天子還洛陽郭汜遣使奉天子于許昌  
略蓋天子宮室燒盡百官拔奔棘也  
太祖議迎都許或以  
為山東未定不可苟或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  
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  
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關右然猶分  
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  
臣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  
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  
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  
有逆節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  
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

其施紊紉其贅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演  
謀鞭撻宇內北破表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夷張

魯議曰劉表為羸弱姬者雖中間有吞併適所以揚雄所謂六國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曹操字孟德

為謂曰天俠將蕩亂非治命世之才不能濟也奇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東武陽郡太守孫臏救我孫權而還

西安當攻臨菑使賊聞我孫權而還

我安祖要擊大破之能初遠東太守孫行孫康特遠不棄武陽

還太祖依擊大破之能初遠東太守孫行孫康特遠不棄武陽

尚也公熙曰吾方使祖破送烏尚熙首說公孫行孫康特遠不棄武陽

送相圖其勢也公曰使祖破送烏尚熙首說公孫行孫康特遠不棄武陽

曰相圖其勢也公曰使祖破送烏尚熙首說公孫行孫康特遠不棄武陽

主衰則進軍無奮今也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皆北其銳氣衰

遂奔之紹陣亂斬醜醜太祖戰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公糧



少與荀或以書弱欲還強弱或曰能制衆聚所官渡是欲與公決  
勝敗公荀或以書弱欲還強弱或曰能制衆聚所官渡是欲與公決  
大武明也且而輔以衣大之順何向而人齊而今軍雖用少夫以天  
神榮陽成哲一臯之時也畫是而守項莫不齊而先軍雖用少夫以天  
在十分居一臯之時也畫是而守項莫不齊而先軍雖用少夫以天  
年矣計破勢貪財必將有變此奔奇祖襲不而先軍雖用少夫以天  
謀臣遠曰破勢貪財必將有變此奔奇祖襲不而先軍雖用少夫以天  
表下能救也緒太急劉表相陽為強則自離許太祖軍而食于表  
果遣兵救也緒太急劉表相陽為強則自離許太祖軍而食于表  
之祖軍安得破進與荀也或曰果書設奇伏攻退之雖許數荀或問  
前至西平策賊必荀也或曰果書設奇伏攻退之雖許數荀或問  
知勝西平策賊必荀也或曰果書設奇伏攻退之雖許數荀或問  
謂官家造反郡人非更使若便諸將欲擊之地戰許荀或問  
欲以美胡別是未老同相便諸將欲擊之地戰許荀或問  
以俾之送所阻其勢內雖其交必不戰而賞乃檄告諭者皆  
部黨斬送所阻其勢內雖其交必不戰而賞乃檄告諭者皆  
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  
欲董昭進等

曹公論曰錫世備物密訪君通塞或下許操心中賢以遂之  
范曄論曰錫世備物密訪君通塞或下許操心中賢以遂之  
無者蓋有夫全以衛賜之研一原始末必矣常以中賢以遂之  
詰之非蓋有夫全以衛賜之研一原始末必矣常以中賢以遂之  
又時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歸政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  
而巳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歸政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  
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矣遂受漢禪符命君不勸進曰臣聞  
不輕去其故孔萬物也曰周公其不聖下乎不以天而受今德下  
月矣去其故孔萬物也曰周公其不聖下乎不以天而受今德下  
光矣去其故孔萬物也曰周公其不聖下乎不以天而受今德下  
事未足皇為喻而階下為中命聖以儀鳳瑞之昭受命既固  
志上誤皇為喻而階下為中命聖以儀鳳瑞之昭受命既固  
翹首望非所乃楊聖道于高上得垂無窮之數心孤人守私  
等聞君有非所乃楊聖道于高上得垂無窮之數心孤人守私  
等聞君有非所乃楊聖道于高上得垂無窮之數心孤人守私  
黃龍已請大史丞許道又曰奉易傳曰龍見聖人受命而王  
之龍已請大史丞許道又曰奉易傳曰龍見聖人受命而王  
麟符瑞最著日見又曰奉易傳曰龍見聖人受命而王  
精易姓已最著日見又曰奉易傳曰龍見聖人受命而王  
過於百姓無符代興之殿應聖人受命而王  
之年歷數將以百盡終斯年皆漢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夫得天  
之年歷數將以百盡終斯年皆漢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夫得天

臣  
六  
十九



歲者道始興昔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有周之歲分野大也  
祖入秦五星聚于東井瑞應下學士所共見也  
舜之盛明應也百禪代天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分野王公  
之國給事中蘇林等又曰天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分野王公  
火伐紂武王在鵠火則我周之復也故春秋傳曰武  
左大梁武王始受命復將討大梁始安元相今歲  
年復土德承堯之下命亦以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  
舜以土德承堯之下命亦以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  
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盛王室雖靖而二方未實乃  
問賈誦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  
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階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  
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  
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

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  
宣王距之語宣王但聖壁距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  
退無戰以待以勞全勝之糧盡虜掠無所獲以則必走  
之戰辛毗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  
繫數升果卒也至甘露元年始以鄧艾為鎮西將軍  
距蜀將姜維軍敗退守劍閣鍾會攻維不能尅艾上  
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邽徑經漢德陽亭  
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光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  
還綿竹列陣待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賸進軍  
到雒縣劉禪遂降後漢主用燕周策奉蜀土書于艾絕限以  
千運犯胃漸萬大義兩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誥中三好  
之思開示門戶既震人鬼歸能之數威駭貪竊遣緒俛仰  
累紀未率大順既命艾大喜報書曰王賅之綱道自英  
次敢不草面順受終歸真者莫不命去就中土河出圖洛  
並起龍建漢魏受命而王此蓋不乎就中土河出圖洛  
聖帝爰龍建漢魏受命而王此蓋不乎就中土河出圖洛  
出書聖隴而則亡公以孫據蜀而滅斯寔前代覆車之覆者矣  
聖書聖隴而則亡公以孫據蜀而滅斯寔前代覆車之覆者矣  
上明哲幸相忠賢將以此隆音此非功事乃街命未征聖  
聞嘉譽果煩未忠賢將以此隆音此非功事乃街命未征聖  
舉歸此皆實為上歸命子約變義存大破國策以命之非通  
樂公曰蓋何統天見載物以成義寧為大主考承運龍興弘濟  
盛乃者漢氏順人統撫有區夏于乃考承運龍興弘濟  
極是不靖乘間阻遠保庸蜀益公恢朕崇德惟祖考九  
左緩輯四海安整六師曜威梁益恢朕崇德惟祖考九  
服履信思順德心以終乃顯列初晉文王歆往欽會伐  
朕履信思順德心以終乃顯列初晉文王歆往欽會伐

蜀郡第曰今鍾會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  
不若蘇人王文王曰我率當復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  
所慮當何能辦已破之將蜀可以破遺人震恐不足  
典圖事中國將士各自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也  
自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也  
晉末譙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毅言從內水  
取成都敗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疑其內水上也議曰  
也江卷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  
中議曰外水江也若直至成都而禽縱紀事具霸此  
滅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  
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  
異詔訪尚書傅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  
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門地千里不足以  
救顛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權自  
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亢已極相國宣丈王先

五  
大  
二  
十一



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經濟橫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壇塲觀豐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未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返守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又將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嶮此為晞幸邀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冠鈔不

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豐討襲無遠勞弊此軍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功掘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偽將為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振之叅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心永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嶮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御之虜之崩隕必然之



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虜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故言詔昶等征吳、將諸葛恪距之大敗魏軍于關東魏後陵夷禪晉太祖即位王昶等敗朝議欲點將景王曰我不聽非秦討胡又敗景王又謝胡士曰此我過也武羊祐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

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下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下過劍閣山川之險下過岷漢孫皓之暴侈于劉惔吳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列梁益

大... 卷六 二十三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出  
 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  
 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  
 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  
 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遠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  
 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  
 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  
 吳人戰於其地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尅可必矣  
 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矣  
 吳時

王相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吳  
 人相持祜增修德政以懷吳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吳  
 間謀掩襲臣並下德若臨陣俾親加礮其將斬之祜輒  
 為祖道而歸有吳將兒弟親加礮其將斬之祜輒  
 為之謂吳將兒弟親加礮其將斬之祜輒  
 其德率眾二千死喪皆免境上戲為所適若欲略吳便  
 思德率眾二千死喪皆免境上戲為所適若欲略吳便  
 彼專為暴子不戰而自降是親自抗免勞告其眾曰此  
 稱曰羊叔子不戰而自降是親自抗免勞告其眾曰此  
 吳王皓曰叔子不戰而自降是親自抗免勞告其眾曰此  
 父遜昔垂沒陳言西陵國之蕃表處如石上流受敵二  
 之臣愚以諸侯羊祜朝密陳伐吳簡閱之計壹使王濬  
 場晉南征大將侯羊祜朝密陳伐吳簡閱之計壹使王濬  
 船于神容二舟千餘人皆皆馳為城郭門施樓南首畫怪  
 懼江神容二舟千餘人皆皆馳為城郭門施樓南首畫怪  
 守吾兵取其二不流餘人皆皆馳為城郭門施樓南首畫怪  
 建平兵建其下終不敢渡江曰音必有皓不攻吳之計  
 鐵銷為之伏習以新於江阻炬于我皓不攻吳之計  
 縛草為之伏習以新於江阻炬于我皓不攻吳之計  
 濬策弗軍之患也濬建康元年丹陽二城將王濬銷聞  
 龍驤將軍王濬也濬建康元年丹陽二城將王濬銷聞  
 百乘其軍潛濟江上樂鄉將威謂巴山多張旗幟可起  
 上出其軍潛濟江上樂鄉將威謂巴山多張旗幟可起  
 且春水不舡潛濟江上樂鄉將威謂巴山多張旗幟可起  
 昔樂毅方生難破于戰以并強齊今冬更克巴山多張旗

卷六  
 二十四



教節之齊後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論之上深然為吳遣張  
梯沈瑩齊起並老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軍必至於此  
有戒備恐邊江諸城莫盡能禦也晉之水軍雖壞可還  
宜蓄力待來一戰若不破之日或摧喪則大方雖張還  
取也今齊逆戰勝不可保若擾其眾返而兵亂晉軍  
不從遂破齊江師吳王皓乃降于濬戍卒八萬方舟鼓探  
乘之石頭皓面縛舉櫬瘡焚至晉魏庸弱胡亂中原天  
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  
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嘗問高頴取陳之策頴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  
之際微徵士馬穀言掩襲賊必屯兵堅守足得廢其農  
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其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則力俱盡

上行其策陳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為淮南道行臺  
尚書兼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頴召道衡夜坐幕下固  
問曰今師之舉克定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  
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復漢之季群雄並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  
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重地分割自爾已來戰  
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  
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尅一也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  
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雕墻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  
同憤其必尅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  
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撻唯事詩酒  
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



其必尅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尅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頽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盛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議曰：昔蜀遣宗預使吳，預謂權曰：蜀士雖云隣國，東西相與義不可無。蜀雖小，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杖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偏郵之城，特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國，蜀之營輔車之謀，而充武終兼隴蜀，夫以秦九國之強，隴蜀之心，難一故也。而云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哉。此莫能相救也。而云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哉。不由此觀之，為國之本，唯道義而已。君若自隨開皇十年，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矣夫。若唐戊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數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城者皆隄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附，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



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  
察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  
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  
事由是觀之  
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懼誠

時宜

懼誠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尸子曰昔周公及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謙不為兆人也議曰昔堯稱吾以天下授舜則朱則天下病而母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一朱則天下病而母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為孔子非節者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噬狸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為福不能賊則為賊孫卿子曰天子初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先事慮事謂之接慮者則事優成先患慮謂之豫而後慮者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禍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三堂者謂之在間禍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三



之策此誠何之明之昔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  
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  
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  
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  
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  
而攻無渠壑而守利人者天下啟之害人者天下閉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  
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  
皆有啟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  
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  
也虎嘯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已收無婦女無所取  
則以侯其將得略則以分其士而己私焉所私者私域  
成其私是知無取人是乃大取也故能取民者民利之取  
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

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身翕翼猛  
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為  
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  
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群眾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  
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刑也文王曰善賈子曰  
殺武王而殺其此天下之所同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  
人下而殺其此天下之所同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  
其為天下也利公曰言以義者非一人之散名稱于天下而  
傳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者仁也仁之所利者失天下  
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者仁也仁之所利者失天下  
有時地有死能與人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  
之免人之死歸之與人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  
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  
歸利能生利者進也凡人道之所生而歸之也楚恭王薨  
子靈王即位群公子因群喪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  
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初將  
干之入也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  
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寵須賢人有人而無  
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  
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  
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親族無蒙而動可謂無謀名子干時楚為羈  
終世可謂無人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  
者念之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  
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既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寔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拜當璧有民二也人信命德三也苛  
也惡寵貴四也子貴也居常五也季疾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

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父既民無懷焉非  
也德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子皆庶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  
湏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奔莒衛有  
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嚴不  
藏賄也清不從欲也儉施舍不倦求善不厭以是有國不亦  
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不  
戢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犯子餘有魏犢賈他以為  
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襄以女宋贈以馬有藥  
却狐先以為內主謂藥枝却殺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人唯文公在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于子干恭有寵子國  
有臭主謂疾也子干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不送歸  
楚不逆何以奠國子干果不終卒立奔疾如叔向言  
初楚恭王無冢嫡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  
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  
于群望曰齊而長幼入拜神所立也乃密理璧于太室  
庭使五望齊而長幼入拜神所立也乃密理璧于太室  
子哲皆遠之平王即弃抱疾而入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  
再拜皆履紐平王即弃抱疾而入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請侯與之君死于  
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  
故天有三辰謂地有五行謂有體有左右謂有各有  
妃偶謂陪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縱其失季  
氏世修其勤民志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奉之無常人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也在  
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也云震在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上有雷也臣  
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器  
服也名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存然而常亡矣失御而  
爵號也不可假人常危莫不稱人君莫不欲存然而常亡矣失御而  
臣之策也大人臣權柄持國政未有孟常掌國事也  
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也  
執朝柄終復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者  
父寘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刺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察者  
以雍徹並專國政秦昭王曰夫三代之所以亡者常  
之馳騁也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三代之所以亡者常  
溢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其私授者如賢能取者常  
上至諸史及王左右無不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  
臣至諸史及王左右無不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  
觀之書稱去公室政連于威大夫禍亡之非也信哉是言也  
孔子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為亂初田常相齊而悼鮑晏氏  
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相齊而悼鮑晏氏



賓客舍人出入不禁田常後有孔子會諸弟子曰魯父  
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也  
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  
子誰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  
取功于魯實難若移兵于吳則可也夫魯難伐之國其  
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城高以厚地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  
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  
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殺常何也子貢曰夫憂  
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矣吾聞子三  
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以驗主破國以尊臣晏等帥師若而子之功不與焉則  
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

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  
交爭矣如此則子位之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  
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  
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救于吳令救魯而伐  
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若  
不救魯則齊將伐吳矣  
加銖而移今夫救魯顯名也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其  
為患之甚且夫救魯顯名也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其  
不疑也吳王曰服晉利莫大焉存亡魯寔困越身強  
吳之強子待我善然吾寔困越身強吳之強子待我善  
魯之強子待我善然吾寔困越身強吳之強子待我善  
方以存亡繼絕為名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  
今存越示天下窮約而仁者不與爭存越則齊已平魯  
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救魯越齊威加晉國諸侯相  
以從此則寔空越而為名也子貢曰此也吳王曰  
貢之越則寔空越而為名也子貢曰此也吳王曰  
何足懼然王郊迎子貢曰今者御曰此也吳王曰  
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



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三者舉事之大意而使  
王為大臣內憂暴子胥以諫死太宰蘇用事順君之過以安  
上私悅其心卑辭以尊也誠能發卒伍之必矣此聖人之所  
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也誠能發卒伍之必矣此聖人之所  
謂屈節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若其銳兵  
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若其銳兵  
使齊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以遠滅吳子即陵果以兵  
晉遇于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  
存魯吾之美始願也若乃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賜  
傷信慎言哉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  
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時始皇有二十  
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  
莫知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為皇帝而  
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  
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

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  
且夫臣人與見臣于人制人與見制于人豈可同日而  
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  
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謗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  
德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  
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  
議曰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生而夫大行不細謹大德不  
楚言可為痛哭者胡亥是也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忘大後必  
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  
功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  
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  
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  
書與表俱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宮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舊事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薦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閣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

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殘賊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以可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裡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合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者因敗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蒙恬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故西入秦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談游者之任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說



秦王陰遣謀士賈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遂吞天下皆斯之  
也秦二世末陳涉起蕲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  
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  
河今滑州白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殘  
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  
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  
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  
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  
楚王陳使其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  
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  
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  
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議曰班固云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仁數

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禹歷十餘世然後放  
殺秦起襄公稍蠶食六國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  
帝惠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以弱見權于是削去五  
帝城銷刃拊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據胡越用一威權以  
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強敵橫發平不虞譎成強于五  
伯閭闔逼于戎狄響應痛于謗議奮臂咸于甲兵向秦  
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自連其弊也韓信既平齊為齊王  
由是觀之大豪傑之資在震政矣韓信既平齊為齊王  
項王恐使時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  
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  
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常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  
何如對曰貴賤在于骨法憂喜在于容色成敗在于決  
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  
請間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安相君之背貴不乃可言背畔則大背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  
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  
集魚鱗雜還烟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



漢分爭使天下之罪<sup>無</sup>之人肝胆塗地父子暴骸骨肉流  
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於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  
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  
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  
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  
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依倚  
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  
願披腹心輸肝胆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臣之  
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  
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

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  
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于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  
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  
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尊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  
我以其食吾間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嚮利背義乎荆  
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  
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  
張蠡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於  
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  
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  
患生于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



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于張蠡陳澤  
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  
存亡越霸勾賤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獵  
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  
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于勾賤也此  
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虜  
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  
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嚮以報此所謂功無  
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振主之威挾不  
賞之功以歸楚人不信歸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  
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

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  
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  
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  
擔石之祿者之餘也一解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  
疑者事之候也審毫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教智成知  
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  
之致螫騏驥之躡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  
如庸夫之不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疇  
聾之指麾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  
為功多漢王終不奪我齊遂謝蒯生蒯生曰夫迫於苛  
細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  
聽因去佯狂為巫難曰君人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安怨望厲王死厲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

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為謀益甚與

左吳等日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被

曰上寬赦大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

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臣今

亦見宮中生荆棘霧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于無聲明

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

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化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

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

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

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

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

西數千里暴露兵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

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故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

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為偽辭曰臣見海

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與百工之事即得之

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種：百工而行徐

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

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

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

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于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

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于豐

-5 165 35 975" data-label="Text">

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

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



於行陣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  
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  
賜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  
里內鑄銅以為錢東煮海以為鹽上取江陵木為船國  
富人眾舉兵而西破于大梁敗于狐父奔走而東至死  
此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楚之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天王之兵  
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  
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  
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  
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  
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

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王時所居

於是王氣恣結而不揚

涕滿眶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庭治

亂被曰竊覩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

有所缺南越賓服羗棘人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楊塞名開

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

猶為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有福禍而無福也王怒被

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眾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許而兵百萬今

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鐵鑿

棘矜也大鑊謂之鐵五刑反或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

曰秦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音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



下教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一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教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喻之被以為過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倖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從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使及有劓罪以上又輕罪不至於髡見其劓鬻故曰劓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宋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武名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人隨而說之倘可徵倖十得

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南發淮矣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已下如發蒙耳又欲令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得發會事泄誅武帝趙人徐樂上書言世務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友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無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之名族之起後鄉曲之非有孔魯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不知俗亂而政不修也由此者陳涉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也由此者陳涉為資也楚謂趙之士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解曰吳楚齊趙之士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然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禁內財足以號皆稱萬乘也非能輕西攘尺寸之地而以嚴其禁內財足以號皆稱萬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請也當是之時先帝之謂友解由是觀之天下識有土崩之勢雖有布衣窮處天下雖未有身大治也誠無土崩之勢雖有布衣窮處不亂旋踵而身大治也誠無土崩之勢雖有布衣窮處而為深察也問者閔東五穀數不明登推賢循治而所觀之則

而為深察也問者閔東五穀數不明登推賢循治而所觀之則



人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後漢靈  
崩之隣也願修之廟堂之上銷未形之患也  
帝以皇甫嵩為將軍計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  
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未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未冬兵動如神謀  
不再計摧強易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之  
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德威名震本朝風散馳海外  
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躋兼  
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  
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諺曰記有之親母為其子  
之至使在于繼母則過者以為快也血見者以為愛子  
從觀者并耳當今政理衰缺王室多故將軍處繼母之

位扶震主之威雖懷至忠恐人心自變竊為將軍危之  
且台間之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今  
權兵百萬勢得為非握容姦以見忌也願將軍慮之閻  
信其能論乎此田單解表所以見也實昔韓信不忍  
生合將此類以破其志便引韓信喻之矣  
一食之過而弃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  
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  
淮陰指揮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  
危抵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微冀方之士動  
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沓漳河飲  
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怨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  
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  
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  
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典推止漢於已墜實神  
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不彫衰世之朝

七  
十五



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  
流縱權豈云易哉且今宦豎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  
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  
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勢  
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  
難以濟業且民未亡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異之功以  
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  
放廢猶有令名死且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謂曰夫明  
用能否不相為使智士不為勇將謀勇夫不為怯將死  
自古然矣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乎軍  
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傷德飛廉死紂豈可  
不為閣主謀所以伊擊去夏不為忠危朝安死紂豈可  
謂賢今時昏道表九域焚如而委忠者同若此乎  
不足救世死不足以成義且董卓擅朝政微皇  
又合以此忠知說不用因去梁行說朝政微皇  
意說也此忠知說不用因去梁行說朝政微皇  
等共推朱傷為太史不使受李催追二人皆不從  
評曰皇甫朱傷並以上將之略受脈倉卒之時值弱主

蒙塵擴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下之機翟義鞠旅之日故  
梁衍猷規山東連盟而捨格天之下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  
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元之叔惠王葉公聞白公  
不終甚手議曰楚白公勝殺子西叔惠王葉公聞白公  
為亂率國人也攻白王莽時寇盜群莽遣將軍廉丹伐山  
公白公敗亡也  
山東丹辟馮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將軍受  
國重任不能捐身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之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  
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于有成不問所由論于  
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試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  
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于春秋蓋以死易  
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眾意寧國存身賢者之  
慮也故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為之破軍殘眾無補于主  
身死之日負義于世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

身死之日負義于世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



時無怠張良以五代相韓稚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  
乎賁育名高於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  
雋不附今海內淆亂民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况其孫乎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  
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  
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  
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窮功烈  
著于不滅何為軍覆于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  
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將軍  
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  
明者見于未形智者慮于未萌况其昭晰者乎凡患生  
於所忽禍發于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  
高人之行必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必見贅于民故信

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  
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再來公勿再計丹不  
聽進及無盜與赤眉戰死時汝南鄧暉觀元象而謂  
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如順天行乃亡  
發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說丹：並不用其言也  
命河東此議曰昔蒯通韓彭信國忠說皇甫嵩曰范曄曰夫  
事苦則矜全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深登高不懼者  
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人情樂則思安苦則圖變必然之勢也今三子或南面  
稱孤或任極將相但圖自安之術無慮非常之功不知  
勢疑則變生力侔則亂起福遲迴猶豫至于危亡其禍  
在于矜全及貽其敗者謂幸生也死來歎說隗囂遣子  
則生幸生則死數公可謂幸生也死來歎說隗囂遣子  
入侍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  
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  
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奔萬乘之基羈旅危

長... 卷... 十七



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  
富壬馬最強北取西河上郡東取三輔之地秦舊跡  
表裡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  
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蓄糗糧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  
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  
不可脫于泉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罵然元計雖已  
遣子入質猶負於險阨敢專制方面遂背漢賈復曰圖  
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而欲安守之而不能魏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袁  
至者亡六國是也  
紹使人說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太祖將許之程昱  
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  
祖曰然昱曰意者殆將軍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  
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

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  
事耶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  
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之臣今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  
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  
之下竊為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有三城能戰之士不  
下萬人若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成也願將  
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議曰陳壽稱先主私殺寬厚知人  
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一棲不兩雄  
之量必不容己非唯並利且以避害語曰一棲不兩雄  
自來矣曹公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感之甚也袁紹  
為盟主有驕色陳留太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  
邈操不聽邈心不自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  
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十萬之  
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



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  
前若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  
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議曰曹公與邈其  
相善然邈包藏禍  
心者迫于事也故每覽古今所由改趨因緣侵辱或起  
瑕釁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盧綰之  
臣逆子邇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夫  
大業自古鍾會鄧艾既破蜀主降會構艾檻車徵會  
陰懷異圖辱待蜀將姜維等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  
擾亂徐圖克復也乃說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為之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  
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  
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  
死豈闇主愚臣執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  
已著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跡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嶺而

從赤松子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為全之道或  
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  
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  
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張華外鎮當徵為  
尚書馮紇疾之待  
帝從容論魏晉故事因曰臣嘗謂鍾會之反頗由太  
帝勃然曰何言耶紇曰臣以為夫善御者必識六變  
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  
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異下  
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于鍾會才見有限而  
太祖獎誘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  
謂其無策功在不賞輒張利權遂構凶逆耳向使太  
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  
既由而生亂事無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敗  
世祖曰當今豈有如此會者乎世祖曰然下謀而徵華  
也晉懷帝時遼東太守龐本私憾東夷校尉李臻解甲  
索連木津等為臻興義實因而為亂遂攻陷諸將大單  
于慕容廆之長子翰言于廆曰臣聞求諸侯莫如勤王

長  
臣  
七  
十九



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  
王師覆敗蒼生屠繪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  
實幸而為寇遼東傾沒乘便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  
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  
教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  
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  
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也善之遂誠嚴討連津斬之立  
遼東郡識曰古人稱始禍者死謂首亂先唱被茲雄不  
遑勤王之輩外託義兵以除逆節內包凶悖因茲而  
一時如過百日權翼乃說東海王堅曰今主上昏虐天  
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風塵之  
變非君王而誰神器業重可不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  
湯武之事以從民心堅然之引為謀主遂廢生立堅為

秦王議曰傳云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仲也稱惟天生  
人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人  
瑩塗炭惟王布通穀色弗殖貨利推凶固存邦乃其昌  
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許芝曰春秋傳云  
周公何以不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  
受命而王京房作易傳曰王者主之惡者去之弱者奪  
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聖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由此觀之  
符堅自立而廢生此亦聖人達節以天下為度者也  
宋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  
江州分野出天子上當見弑于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謂為其人也遂說王詹事范曄  
曰先君昔去廣州朝諂紛紜藉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  
艱危曩受遺命以死報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將  
軍英斷聰敏人神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今人情騷  
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此之謂乎若順天人之心  
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英豪潛圖構于表裡疾雷  
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嵩奉聖明因人之望以號令



天下誰敢不從小人維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大人謂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重曰昔毛琢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卑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時之後又豈疵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哉皆以廉直勁正困於邪枉高行妙節不得久容大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並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鈇一言而劉班碎首彭城遂斥徐童見疑彼豈父母之讐為代之怨尋戈杖棘自斃而然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是豈書籍遠事可為寒心悼慄者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若不就且崇樹聖明至德也身享卿相大業也授命幽居

鴻名也比跡伊周美號也若夫至德大業鴻名美號三王五霸所以覆軍殺將而爭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邇於此者愚則未敢道曄曰何謂熙先曰大人奕葉清華而不得連姻帝室國家作禽獸相處大人曾未恥之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為激曄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陰謀構矣熙先專為謀主事露皆伏誅裴子野曰之才必思冲天之識作而不失於義行而無犯于禮殆難之以道將之以識作而不失於義行而無犯于禮殆難之為乎若曄等恥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天方無讜以欲干時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葉風素一朝而殞所謂智逆而險此之謂乎周大將軍郭榮奉使詣隋高祖高楊堅時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紱過藉時來祖為定州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紱過藉時來遂叨名位願以侯第以保餘年何如榮對曰今主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劫童兒女子投坑落窞







親居太原為之窟穴臣以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籌乃  
以楊素為將破之議曰初漢王陰謀為亂散言討素司  
餘載北虜又安難馬皇甫誕諫曰大隋據亂有天下二十  
薛萬更生其望未從二矣太子聰明神武列名應圖識素  
曾不得捧殺庸敢生心矣矣四方今諸侯王下列守州郡表  
裡相制勢不可舉矣矣四方今諸侯王下列守州郡表  
未之前開也漢王不從矣矣四方今諸侯王下列守州郡表  
心土崩之業雖有吳楚之眾猶不能成而况於公麼乎之  
故先王伯其德音勤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部尚  
恤人隱者蓋為是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部尚  
書楚國公楊元感據黎陽反李密說元感曰天子遠征  
遼在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  
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權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荆  
直扼其喉前有高蓋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費糧必盡舉  
麾一召其眾自降不戰而尅計之上也在遼一本云令車駕  
分萬餘人電發捍臨渝關絕其歸路不經一月倉庫必  
竭東拒大敵西迫我師進無所依退無所據百萬之眾  
可為使魚此不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  
而屈人上策也

為意今若率眾西入長安天子雖還失其謀帶據險臨  
之故當必尅萬全之策計之中也一本云自公上君臨之天  
驅入關中策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兵堅城之下  
勝負都未可知此計之下也奸謀雄斷據全周之地恃  
甲兵之強台之則不來攻則不陷頓兵元感利洛陽  
牢城之下外無同力之師攻洛陽下策也元感利洛陽  
寶貨曰公之下策我之上計也遂圍之元感失利宵潰  
王師追斬之議曰元感之子反也走由是入南斗持曰太白  
三路曰放言過以之濟功今野曰夫觀之左道民可扶  
以動眾而未足以濟功今野曰夫觀之左道民可扶  
信笑故王李密乃止歸翟讓  
者禁焉李密乃止歸翟讓  
天和者久天仁天下者化天若使庖人春調和而食之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霸王若使庖人春調和而食之  
則不可為霸王之王若使庖人春調和而食之  
之賢者故可以霸王之王若使庖人春調和而食之  
亦不可為霸王之王若使庖人春調和而食之  
之室也今元感利洛陽寶貨曰公之下策我之上計也  
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懷危懼唐公為太還徵唐公詣行

卷七  
二十三



在兩時遇患不瘳未得時謁唐公外甥王氏充選後宮  
煬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甥以實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  
危懼也每懷為太原留守以討擊不利恐為帝煬所譴甚  
憂之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將亡潛圖義舉以安天下  
乃進曰大人何憂之甚也當今主上無道百姓愁怨城  
門之外皆以為賊獨守小節必且暮死亡若起義兵實  
當人欲且晉陽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  
授正可因機轉禍以就功業既天與不取夏之何益高  
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而出明日復進說曰此為萬全  
之策以救族滅之事今王綱弛紊盜賊遍天下大人受  
命討捕其可盡乎賊既不盡自當獲罪且又世傳李氏  
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隆貴一朝族滅大人既能平賊  
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生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  
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

為國亦由汝於是定計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静及  
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間眾具一萬  
斬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說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  
為不利故也用裴寂計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  
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傳檄諸郡以  
彰義舉秋七月以精甲三萬西圖關中高祖杖白旗誓  
眾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區夏晉陽令  
嘗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于漢高神武  
同於魏帝年雖少乃天縱也復文靜大喜亦覺太宗有非  
太宗陰有異志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亦覺太宗有非  
常之意因歎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  
也太宗曰知其意報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所不能耳  
靜起抃曰久知其意報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所不能耳  
之秋素稟膺籙之資仍懷撥亂之志今時事如此正有  
今李密長圍洛邑之主上流播淮而大賊連州郡小盜  
山澤者以十萬數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  
舉旗大呼則四海不年知其豪傑一州朝集立地可數  
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州朝集立地可數

二十四



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教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  
善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高祖乃命文靜  
為煬帝勅發太原雁門馬邑數郡人二十已上三十  
下志為兵靜與裴寂詐作符勅出宮監庫物以思亂  
又令文靜與裴寂詐作符勅出宮監庫物以思亂者益  
用因募兵集眾而起改旗幟以彰義舉又令文靜連突  
厥突厥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為也文靜曰文皇帝  
成敗傳位後主因致禍亂唐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  
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益或笑由此觀之是知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  
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昔孔子論詩至於  
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  
其何以誠慎民萌其何以勸勉勿曰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知懼而思誠乃有國之  
福者矣

時宜第二十一

夫事有趨同而勢異者非事詭也時之變耳何以明其  
然耶昔秦末陳涉起蕪兵至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  
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  
涉問陳餘張耳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胆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以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  
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楚漢時酈食其為漢謀  
撓楚權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  
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亡六國之後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  
戴陛下德莫不向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  
面稱霸楚必欽社而朝漢王曰善張良曰誠用客之謀



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  
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  
項藉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褒賢者  
之閭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  
民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  
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下能偃  
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之陽示無  
所為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楹林  
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  
天下遊士雖親戚弃坟墓去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  
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將與誰取天

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強六國去者復撓而從之  
唯當使楚無強、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誠  
則六國從之也 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時王方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  
幾敗我事趣令銷印此異形者也荀悅曰夫立策決勝  
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  
其臨時之勢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  
故策同事等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說陳涉以復六國  
後自為樹黨酈生亦用此說漢王所以說陳涉而得  
失自者何哉當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  
分未有所以定今天下未必欲亡秦也項羽力能率從  
六國如秦之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  
之克而益秦弊也且陳涉未嘗能專天下也所謂多已  
非其有以德于人而行虛位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  
所謂割己之德而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福此事同而  
異也七國時秦王謂陳軫曰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曰  
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請為寡人決之軫曰  
昔卞莊子方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甘必  
爭：必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



兩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  
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下莊刺虎之類也惠王  
曰善果如其言初諸侯之叛秦也秦將章邯圍趙王於  
鉅鹿楚懷王使項羽宋義等北救趙至安陽今相州安陽縣也  
留不進羽謂不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博牛之蟲不  
可以破蝨蝨喻秦也蝨喻章邯也喻今將兵也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引兵而鼓行而西  
必舉矣故不如關秦趙夫擊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則  
公不如我羽曰將軍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  
貧士卒半菽士卒食菽雜之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  
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乃曰承其弊以夫秦之強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強何弊之承且國

兵新破王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義帳中斬  
義志兵渡河沉舟破釜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大破秦軍  
此異勢者也荀悅曰宋義待秦趙之弊與下莊刺虎事同而勢異何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來久矣進則一戰之勝敗未必以亡也其勢非能急於已敵國也進則乘利退則自保故畜力待時承獎然也今楚趙新起其力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事同而勢也韓信伐趙軍井陘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昇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  
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陪水  
陣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於是信奔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聞入之復疾  
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韓信等已入水上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



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  
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皆已得趙王將  
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乘擊大  
破之虜趙軍諸將効首虜皆賀信因問曰兵法右背山  
陵前左水澤今者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  
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  
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人高祖劫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  
齊與漢大戰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此異情者也荀悅曰伐趙之役韓信軍泜水而趙不  
能敗何也彭城之役難漢王戰于睢水而趙不見  
上士卒赴入睢水而退深懷內顧之勝心不為死之計近攻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深懷內顧之勝心不為死之計近攻見  
孤軍立于水上國飲酒高會士眾逸豫戰心不同楚以勝

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  
之氣救敗赴止以決一旦之命此漢所以敗也且韓信  
選精兵以守而懈急之內顧之此攻之項羽選精兵以  
漢而不可預設變化計策之機也漢王在漢中韓信說曰  
遷移應物變化計策之機也今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  
後漢光武北至蒯聞卽卽兵到世祖歎南歸台官屬計  
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卽卽不  
足慮也世祖官屬不從遂南馳官屬各分散議曰歸師  
或成何也對曰孫子云歸師勿遏項王使三王之秦過  
漢王歸路故鋒不可當又孫子稱請侯自戰其地為散  
地而分散也故歸師一行入散地所以無鬪後漢李恠等  
追困天子於曹陽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  
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  
實相圖未有憂在社稷卽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



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扶天子而令諸侯蓄士馬以  
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機  
功不厭速願其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  
武帝蕭衍初起義杜思冲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  
號帝不從張宏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扶天子以  
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使歲寒之計耶帝曰若  
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剋建誰敢不從  
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  
從遂進兵剋建鄴而有江左事一也扶天子而令諸  
侯其  
敗何以對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肆行凶暴繼體  
不足自存人望所歸匹夫可以成業夫天命雖止  
唯樂推有自魏武奉天子以德不並成洪業夫命  
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德不並成洪業夫命雖止  
齊時則不然溥天思亂海水求諸侯莫如勤王斯之  
三靈改卜之日若扶舊主不亦違乎故傳識張弘有  
天之所懷而美蔡墨雷乘乾之說是以其事一也弘有

之成也以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隨時變通不可執一  
之敗也葛亮曰范蠡以去貴為高虞以捨相為功太伯  
矣三讓為仁燕噲以辭國為義舜以禪位為聖孝桓  
以授董仲舒為霸秦皇以趙高表國此皆趣同而事異也  
以管仲治暗者以辱亂也



長短經卷第七終



長短經卷第八



雜說

釣情

詭信

忠疑

用無用

思生怨

詭順

難必

運命

大私

敗功

昏智

卑政

善亡

詭俗

息辯

量過

勢運

傲禮

定名

釣情第二十二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未信則以為謗已  
 孫卿曰語而當智也然而當知也尸子曰聽言耳目不  
 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是知將語者必先釣於人  
 情自古然矣故轉子曰夫說之難也在知所說之心可  
 以吾說當之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而所說寔為厚利則陰用其言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  
 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而所說寔為厚利則陰用其言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  
 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而所說寔為厚利則陰用其言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說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周澤未遂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身危貴人得計而款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為則身危強之以其所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惜則以為嘗己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凡說日彌久而周澤既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荀悅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則咎悔及之矣故曰舉過揭非則有干忤之咎勸勵教誨則有俟上之譏言而膏則恥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

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明也後已而同則已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智則眾惡其蓋之也雖是而不見稱與眾同智則以為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為功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為懷隱進說竭情則以為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為固當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則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恃於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尼發憤稱予欲無言者蓋為語之難也何以明其難耶昔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聞其思曰胡可乃戮聞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脩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衛人迎新婦上車問駟馬誰馬也御曰籍之新婦謂僕曰拊駟無苦服車至門拔教逆毋滅櫓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從牖下妨往來者主人大笑之此言三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矣此說之難也說者知其難也故語必有釣以取人情何以昔之昔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田嬰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釣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何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于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上王大說之此情可以言釣也吳伐越：棲於會稽勾踐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美里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霸王由是觀之何處不為福乎勾踐及得免務報吳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乃貸粟以卜其事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矣太宰嚭曰之譖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吳遂殺子胥此情可以事釣也客以溥于髡見梁惠王惠王屏左右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讓客：謂溥于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復見王：志在音散是以默然客具以



報王：大駭曰：溥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有獻善馬寡人未及試，會生來後有獻謳者，未及試又會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釣也。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用趙臣張孟談之計，陰謀叛智伯。張孟談因朝智伯，遇智果於轅門之外。智果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察其志矜而行高，見二君色動而變，必背君矣。智伯不從，智果出遂更其姓為輔氏。張孟談入見趙襄子，曰：「臣遇智果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因與魏韓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此情可以視釣也。殷浩仕晉，有盛名，時人觀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此情可以賢釣也。將呂氏春秋曰：夫國之黔經曰：喜色酒然以出，怒色庶然以侮，欲色焮然以愉，懼色憚然以下。

憂色懼然以靜，此情可以色釣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直則不直，則或五曰：氣聽一曰：辭多誣，善之直則不直，則或四曰：耳聽二曰：失其守，色不耳不直，則或五曰：氣聽一曰：辭多誣，善之直則不直，則或四曰：耳聽二曰：失其守，色不人情必見於物。昔晉王好色，驪姬乘色以壘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壘之，沉寘無端，其可畏也。故知人所好惡，以行壘制為故，曰：人君無見其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人主矣。意將為下餌，此之謂也。

詭信第二十三 抑亦通變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議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斯必不誠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觀之，則無以與若忠於則彼之所謂詐也。然則忠之與詐，將何而取之哉？抑吾故歎行忠，觀臣主之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之不易之道也。義而不德，於躬雖何以明之？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



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楚子圍宋求救於  
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恚起將至矣鄭  
人囚而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載  
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  
又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  
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許之吏令尹曰必殺之  
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執其子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  
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  
對曰告有老父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用之以

是觀之大夫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  
止聞仲尼賞之魯人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  
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顏率欲見公仲公仲不見顏  
社稷之福者必不幾矣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偽也故不見率公  
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畜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  
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止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  
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議曰詰稱惡許以為直易曰  
君子以遏惡揚善使顏率忠  
正則公仲之惡露故顏  
率詐偽則公仲之福齊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  
齊歸燕十城燕蘇秦還人或毀之曰蘇秦左右賣國  
反覆臣也將作亂燕王意殊之捨而不用蘇秦恐被罪  
入見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禮之於庭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  
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嘗謂蘇代曰寡人甚不  
喜訛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



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且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為娶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街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託耳託音士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庶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蘇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庶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韓子曰夫許由積牙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數人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刑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且夫信行人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代將安用之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

也且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窺於遼城之外昔鄭子產獻其辭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是以襄今大國多至大焉晉人不能詰也且臣之有老母於東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行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以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危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答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答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適不幸而類妾之



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復厚遇之由此觀之故知譎即信也詭即忠也夫譎譎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忠疑第二十四

夫毀譽是非不可定矣以漢高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知世之聽者有多所尤多有尤即聽必悖矣尤過何以知其然耶呂氏春秋云人有亾鉄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窺鉄者也窺掘其谷而得其鉄也谷坑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窺鉄者也其隣子非變也已則變

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矣邾之故為甲裳以帛綴以帛公

息忌謂邾之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

必以組公息忌困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

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為甲裳多為組也傷收邾君

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為甲以

組而便也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

無以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

說也累辱凡聽言不可不察樓緩曰父公文伯仕於魯

病而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其

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

魯而是人弗隨之今死婦人自為殺若是者必其於長

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

不免於妬妻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樂羊



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盡啜之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內堵師贊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淮南子曰親母為其子挖禿出血至耳見者以為愛子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候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耳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則隋隋音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無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孰是孰非哉議曰夫國則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衛公子間方吳起樂羊三人者是也若私其親則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君約末則忘其親援將鼓則亡其身援且殺莊賈是也故傳曰欲加之罪無辭乎審是非者則事情得也

故有忠而疑見者不可不察

用無用第二十五

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能得鳥矣鳥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能遠矣以是推之無用之為用也大矣故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后可無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削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昔陳平智有餘而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相懷則智者以有餘見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漢徵處士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李固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而進希之以成器世主礼之以得衆孔子稱舉逸人天下之人



歸心焉燕昭尊郭隗以致劇樂齊原其無用亦所以為  
桓禮九之術以招英雋之類也  
用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謂諺遠術  
賤斥國華不亦過乎

思生怨第二十六

傳稱諺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於  
所踈必怨於親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闕弓而射我則泣涕而道之無  
他踈之也兄弟闕弓而射我則泣涕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晉使韓簡子視秦師云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  
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所以  
來也觀秦怒而來則知至恩必有至怨矣杜鄴說王音曰鄴聞人情思深

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謹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  
戚近也殊謂異於踈者也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觀  
之故知怨也者親之也思也者怨之所生也不可

說順第二十七

趙子曰夫雲雷世屯瞻烏未定當此時也在君為君委  
質治人各為其主用職耳故高祖賞季布之罪晉文嘉  
寺人之過雖前寤莫之怨也可謂通於大體矣昔晉文  
公初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及反國  
呂却畏偏將焚公宮而殺之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  
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











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  
端則吳必先歷齊卑濟北招燕趙而搃之如此則山東  
之從結而無陳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  
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  
無助雖行獨進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  
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之  
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  
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  
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  
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  
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

曹操曹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  
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  
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劾計其主取  
禍一時故蹈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  
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草面英豪宅心  
矣唯明公裁之曹操曰善尊待之由此觀之是知晉侯  
殺里克漢祖戮丁公石勒誅東嵩劉倫薄許靜良有以  
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  
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  
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  
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為事君之首龍逢斬比干  
誅孝稱德行之先孝已憂而曾  
時李廣無封侯之主爵又云意合異類生愛意不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  
 萇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凡人親莫不欲其子  
 之孝而孝未必愛孝故己憂而曾參悲此難必者也何  
 以言之語曰昇闈孤則越人之行自若弱子閱孤則慈  
 慈母也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  
 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  
 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  
 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藏匿  
 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  
 是皇帝景帝也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  
 江王親臨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

親父子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  
 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  
 王臨江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栗姬憂死也不用宮垣事卒自  
 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兇狼今王列在  
 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  
 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  
 覺悟又如太后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手語未卒孝王  
 出羊勝等景帝弟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計求為漢  
 太子恐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表蓋帝聞詭勝計遣使十輩舉國大索捕詭勝不  
 得內  
 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說之王出勝說勝  
 殺也由是觀之安存其可必哉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  
 盡而交踈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  
 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



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此言臣子不可不也詩云自求伊祐有旨哉有旨哉

運命第二十九之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夫人早壽夭無非三世業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聖人所稀言也雖有其旨難得而詳然校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彷彿其略何以言之荀悅云凡三光日星也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不其然乎文王問太公曰有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多病之福無太公曰有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風未穀不實殺人主好破壞名山壘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文王曰誠哉今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易稱積善餘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凶善惡之報類

變萬端不可齊一故視聽者惑焉太史公曰書稱天道

子之徒仲尼最獨薦諫回為好學然則也厭而早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下竟以暴戾恣睢聚斂數千人橫行焉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

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勢之理也昔魏太子死扁鵲

亦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治可生者耳然曰遇扁鵲有命其正理也夫膏肓之病雖醫和勿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夫膏肓之病雖醫和勿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

言云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或問性命三勢而死也君子不彼也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

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後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則可上可下議曰傳云

取禍此不能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



應無所疑為故堯湯水旱天數也  
百六之厄太歲數極為一元之災  
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  
也故曰天罰禹湯積德也若湯  
治之未聞禹湯積德也若湯  
受和起之禹湯積德也若湯  
之言以為德感非為正論教  
唯一人家之謂五事以魯僖靈  
難變之勢也曰議應曰孔子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其名  
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  
布福也此言善少而求福甚  
異者或為仁甚少而求福甚  
故不顏冉之凶性命之大本  
氏乎秦伯曰其伯曰何故對  
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  
之思即公為愛其甘棠之怨  
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黨之  
身一年晉滅欒氏由是觀之  
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  
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

禍之與福不在我之賢愚  
其後必廢而吉有陰德夏  
於有德矣而安寧氏之  
臣之烈孫與其或亦宜乎  
後之昆子孫與或亦宜乎  
安之曰夫後與或亦宜乎  
南曰夫後與或亦宜乎  
義行皆智信亦何殊哉  
而惠於心道其不同也  
是言世人有行己不軌則  
也故世人有行己不軌則  
為也聞僊王之士庸夫見  
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  
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  
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  
取弊矣遲速深淺變化錯乎  
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  
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











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敗功第三十一

文子曰有功雖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

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因過以為功者也魏將王昶陳泰兵敗大將軍以為己過過翻人感將軍引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銷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上下離心賢愚釋體是楚再敗而再剋謬之甚極矣夫人君苟統斯理行雖失而名揚兵雖挫而戰勝百敗循可况再敗乎此因敗以為功也故知智者之舉事也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自古然矣議曰白起為秦坑趙降卒合縱夫坑趙信不行于天下乃自敗秦之機商君詐魏虜公子印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敗秦之機商君詐魏虜公伏義以齊下城敗于即墨非敗也乃是石天之下勢劉備憐婦義之人日行十數里敗於長坂雖奔亡不暇乃敗素而其價十倍此言雖小可以用喻大也

智第三十二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

心平此出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闇於成敗者非愚也以

敬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揖魯相齊

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為政魯必霸，則吾地近焉我之

為先并矣犁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

祿遺哀公以女樂哀公親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

不聽必輕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

文繡之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魯君受齊女樂怠於事三

日不聽政孔子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遂適衛此昏

於散色者也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以敵國之憂也今

由余在彼寡人之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賢聖問

聞中國之聲寡人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賢聖問

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疑為由余賢聖問

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以女樂二八遺戎王且戎王

余遂降秦梁王觴請侯于苑臺魯君曰昔者帝女儀狄

而悅之終年不覿由余諫不聽繆公二八遺戎王且戎王

必其國者也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而望崩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弗登曰後世必有

以高臺故池亡其國者左白台而右閣須臾之美酒也

君之味易牙之味也左白台而右閣須臾之美酒也

夫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人有一于此以亡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誠歟梁王稱善相属由此言之昏

一董矣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代之佳公子也然不

靚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昏于利者也出人物志曰夫仁

不仁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愴焉是有剛而不

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愴焉是有剛而不

而義則色厲而剛則欲奪之也後漢班固傳評曰昔

班固傷司馬遷云遷博物洽聞不能以免智極刑然固

身亦自陷大戮固坐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



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暍耶此昏於勢者班固曰夫

魯公論也自稱大戮挾私也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

妻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

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弁

之也此昏于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

愛弁之也此昏于愛者也是故論貴賤辯是非者必且自公心

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不在身

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則厲誠能迴觀物

之智而為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鑒謙曰孔子曰吾未

性矣尸子曰鴻鵠在上教弩以待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

亂也是知也非二五難計欲鴻之心矣

單政第三十三劉厲云日月至高至萬物之上有所

照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也

以先王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

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故曰瘵飢不期于馮食止言

政貴早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知者微妙

之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知之所難

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梁肉而飽短

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

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

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

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又曰世之所謂列士者離眾獨

恍惚之言臣君養親事君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

夫人之生也言君養親事君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

言論忠信天下之忠信不可恍惚也恍惚則恍惚之言也

恬淡之學天下之忠信不可恍惚也恍惚則恍惚之言也

者而後能全也夫不可盡為察也唯賢故尸文子曰凡有理



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  
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  
稼軍陣同務而已故曰小人所言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之  
而已故明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  
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  
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  
四者亂之所由生也故曰為人善者使人不能為此獨善得從為巧  
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工僅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  
能與眾共治也  
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先知遠見人智之溢也而明治世  
不以貴于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抗行也而明治世  
不以求于下傲世賤物不汙于俗士之量行不可逮者  
不以為國俗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軍旅之與怯同不待  
古之英俊而人為聖人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不待  
文子此言以為天為百姓使皆行此道見博聞強志據  
賤物三事以化農稼于獨能曲成物於道用為風俗今但任  
其風土俗耳非貴于獨能曲成物於道用為風俗今但任  
俯同於俗耳非貴于獨能曲成物於道用為風俗今但任

說俗第三十五

夫事有順之而為失義有愛之而為害有惡於已而為  
美有利於身而損於國者何以言之劉梁曰昔楚靈王  
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  
以二女此順之而失義者也議曰夫君正臣從謂之順  
謂順也鄒陵之役晉楚對戰穀陽獻酒子反以斃此愛之  
而害者也漢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嘗與后同席及  
蓋引却慎夫人生上大怒表盡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上下乃和今陛下幸之即厚賜之乃悅由是為慎夫人適所  
同坐我且陛下獨不見人承乎上乃悅由是為慎夫人適所  
以禍之  
自來矣臧武仲曰孟孫惡我葉石也季孫之愛我美亦  
也亦毒滋厚葉石猶生我比惡之而為美者也孫御曰  
當者各師也是我而當者各友也論護我者吾賊也韓  
高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寔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子曰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奔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



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奔官寵交謂之  
有俠離俗遁世謂之高慤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  
衆謂之得人  
不奔者吏有姦也  
仁人者公財損也  
君子  
者人難使也  
有行者法制毀也  
有俠者官職曠也  
高慤  
者人不事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人者君上孤也  
此八者  
匹夫之私譽而人主之大敗也  
而用匹夫之私譽家國  
而不可得也  
亂則由是觀之  
夫俗之好惡與事相詭  
唯明者  
能察之  
韓子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也  
息辯第三十六  
而議曰夫人行皆著于迹以本行  
辨者為能  
通其詐乎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教物未  
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故曰使吾所  
行教物誰其疑之不信已或亦其笑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審  
行而怨人之不信已或亦其笑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審

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  
曠之不足均也  
能合以理也  
六道以通其險也  
任與士言行無廢功  
工無苦事農無廢功  
也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  
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  
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  
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  
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梁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  
之說矣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自能使木載自飛無  
使木人吹簫苟無益于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  
矣莊子曰朱汗漫學屬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伎成無所  
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非刑賞過此而  
往雖彌綸天子曰夫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養挹聖  
人措而無言也  
于通時無貴于遠功有自來矣

長  
巨  
卷八  
二二



善亡第三十四 善而反亡者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何以徵其然耶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息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又五穀種之美者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尸子曰食所以為肥也一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飯而問人奚若者也議曰此善成名也惡亦如之何以明其然耶書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今弗順天厥罪惟均由是觀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惡未滅也今人見惡即未滅以為惡不足懼是以誠由是觀之故知善也者在積而已今人見徐偃亡國謂仁義不足杖也見承桑失統謂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循德廢武是猶杯水救火一飯問肥之說惑亦甚矣

觀其體則無所竄情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表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潔愛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之主簡練群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何謂事迹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數日至然吾使人自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貧若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者齊國大理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坐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



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為賢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  
危知之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非然  
厲下視今為治也亂也上曰亦有道者能往來耳房曰  
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以為不在此人之視  
此事迹者也由是言之夫立身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  
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以行事迹繩之譬如水之寒火  
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量過第三十七

議曰揚輝書云明求仁義常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小黨人不能也  
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  
過當怒而勿責之也  
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

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夔龍稷契王者佐也狐偃舅犯霸者佐也孔氏稱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社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

之孔子才而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觀虞卿說魏

王曰於魏恐魏不聽虞卿乃為春申君說魏君假道也

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

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謂今馬多

力則有之矣若曰勝于鈞則不然者何也夫于鈞非馬

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開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哉由是觀之夫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為强大天下無

敵非詭議也各從其黨言之耳不可不察

勢運第三十八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為堯存

至人無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  
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  
則欲省求瞻則爭止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在漢中蕭何言于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子餒于後能守志不移者鮮矣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謂之天下也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與焉而謂之內皆治其治者衆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曰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

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匡衡曰循禮恭讓者暴尚義高節則人與化也王之所不以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則衆相愛此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竊姦兒卿士非度固獲此言後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非法無得未必禮讓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大夫儀刑我事獨賢言不讓也由及其夫衰也樂廩之讓勢運之耳故夫勢運者不可不察政議曰云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可為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在無定質蓋隨勢運者多矣

傲禮第三十九

左傳曰無傲禮曲禮曰無不敬然古人以傲為禮其故何也欲彰于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為大梁夷門監魏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



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引公子過市及至家以為上容  
侯生謂公子曰今嬴日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  
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稠人廣眾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  
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曰臣有客在  
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侯生下見  
其容朱亥與之語微察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也  
張釋之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鞶解  
頌謂張廷尉為我結鞶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廷尉使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及黜常與大將軍抗禮或譏黜  
曰自天子常欲群臣下大將軍  
君不可以不拜黜曰夫以大將軍有楫  
客及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黜也

由是觀之以傲

為禮可以重人矣議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  
不和  
士也亂乃見其節向使侯生不知廷尉能折節也故曰不  
善也使人王生不佞則王公不知廷尉能折節也故曰不  
善資信矣夫

定名第四十

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  
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識鑿不顯原其所以本其所  
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寔則殊  
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故稱之曰道德仁義禮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  
知所止謂之道又曰道者謂人之所蹈也  
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謂之德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  
無私謂之仁又曰仁者心之所親有慈義者宜也明是  
悲惻隱之心遂其生咸  
非立可否謂之義又曰義者人之所以宜也禮者履也進  
善罰惡以建功立事也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又曰禮者人之所履又曰立  
善防惡謂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謂  
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發號施令以一人心謂之信見  
本而知未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又曰擅殺生之柄通壅  
得失之道使遠近情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  
偽必見于上謂之術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  
謂之從命病君謂之諛而曰諛言而不言謂之順  
謂之逆命利君謂之忠善謂之分忠孫卿曰以德覆君而  
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逆命病君謂之亂  
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  
謂之亂君有過失將危國家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  
用則去謂之諫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能率群下以  
諫于君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謂之輔抗君之命反  
君之事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可  
謂之所也莊子曰莫之顧而進謂之佞佈意尊言謂之諂不  
貴也

擇是非而言謂之撝好言人惡謂之讒稱譽詐偽以敗  
惡人謂之佞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古語曰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以賢代賢  
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  
與謂之盜罪不知譽謂之虐敬不中禮謂之野禁而不  
止謂之逆又曰恭不中禮謂之逆禁非立是謂之法知  
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太公曰收天下珠玉  
美女金銀綵帛謂之殘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  
法度謂之賊莊子曰折交離親之賊孫卿曰不恤君之  
賊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色取人而  
實違之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  
之愚分于道謂之性分謂始形於一謂之命受陰陽剛  
一也形于凡人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音散不同繫水



土之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取與隨君上之情欲謂  
之俗或曰樂與音同乎對曰昔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  
冕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散問古樂  
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  
如子夏曰夫古樂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  
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夫當然後聖人為父子  
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  
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謂  
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  
順克比此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  
謂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也宋音燕  
安溺志也衛音趨教煩志也齊音傲僻驕志也四者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樂之異也董生曰古  
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時者而深入教  
化于人然後功成作樂其德也故國風溟俗在于管  
絃樂書曰知散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  
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當散以知音審音  
直倫矣此又音散之正理也或曰音與樂既聞命矣敢問  
儀與禮同乎對曰昔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于子太  
叔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也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人  
履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  
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也用其五行金木水  
地之性也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也用其五行金木水  
五味酸醎辛發為五色于青黃赤白黑發見章為五  
角徵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人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  
其性也  
明之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樂為禮以制不好惡喜怒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故人能曲直以從禮  
者謂之成人或曰然則何謂為儀對曰春國子教之六  
儀祭祀之容穆、皇、賓客之容儼恪矜莊朝廷之容  
濟、滄、表紀之容纍、顛、纍音力追反顛音田夏思之顛軍旅之  
容暨、詒、詒音頌教車馬之容駢、翼、駢音田夏思之翼此禮儀之  
異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鈎鈇折辭鈇音普苟無其弊則  
定名之妙也論曰班固九流其九曰雜家兼儒墨合名  
法傳子九品其九曰雜才以長諷議由是觀之雜說之  
益有自來矣故著此篇蓋立理叙事以示將來君子矣

長短經卷第八終



長短經卷第九



兵權

出軍

練士

結營

道德

禁令

教戰

天時

地形

水火

五間

將體

料敵

勢略

攻心

伐交

格刑

蛇勢

先勝

圍師

變通

利害

奇正

掩發

還師

孫子曰詩云允文允武書稱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  
 文事必有武備傳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黃帝與蚩尤戰顓頊與共工爭克伐驩兜舜伐  
 有苗啟伐有扈湯伐有夏文王伐豈武王伐紂漢高有  
 京索之戰光武興昆陽之師魏動官渡之軍晉舉平吳  
 之役故呂氏春秋曰聖王有仁義之兵而無偃兵淮南  
 子曰以廢不義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



斯自古兵書殆將千計若不知合變雖多亦奚以為故  
曰少則得多則惑所以舉體要而作兵權云

出軍第一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兵戰之場立尸之所帝王  
不得已而用之矣凡天有白雲如匹布經且未者天下  
或有雲如胡人行列陣皆天下多兵或壬子日四望無  
雲獨見赤雲如旗天下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兵  
或四望無赤雲獨見黑雲極天亦天下兵起三日內有雨  
突解或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兵大起凡有白雲或  
仙人衣持刀楯此暴兵氣也或有白氣廣六丈東西竟  
有如人持刀楯此暴兵氣也或有白氣廣六丈東西竟  
青天者亦大喪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者勝爭恨小故  
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  
之貪兵貪者破恃國之大矜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謂  
之驕兵驕者滅夫禁暴救亂曰義兵可以謙服因怒與師曰

剛兵可以辭服棄禮貪利曰暴兵可以權服是知聖人之  
服國危人疲舉事動眾曰逆兵可以權服是知聖人之  
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救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  
决江河而溉螢火臨不測之淵而欲墮之其克之必也  
所以必優遊恬泊者何重傷人物故曰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不以德來然後命將出師矣夫將者國之  
輔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  
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既知兵主既擇將天子居正殿  
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煩將軍  
應之乃使太史卜齋擇日授以斧鉞君入太廟西面而  
立將軍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  
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  
淵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從外  
理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還請乃辭而行鑿凶門  
而出故司馬法曰進退無時無日寡人孫子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古語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  
制之漢書曰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故知合軍  
聚眾任于閭外受推轂之寄當秉旄之重無天于上無  
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乃可成大業矣故曰將能  
而君不御者勝此之謂也

練士第二

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  
長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  
主謀泉應卒揆天命消變絕謀士五人然論才能預未  
攝計謀保固全命者也謀士五人然論才能預未  
授官位決嫌疑天文三人符驗効災異知天氣理時日考  
定可否者也疑天文三人符驗効災異知天氣理時日考  
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阻不失利害遠近險兵法九人講

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通糧四人積通糧致五  
凡軍陣所用刻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積通糧致五  
穀令三軍不奮威四人主揮不村士所由奇狀也鼓旗三  
人主佐鼓旗符節若神股肱四人修溝壘治壁壘四轉  
守禦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教周流並會權士  
者也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教周流並會權士  
三人主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視往來聽言語覽  
之情偽日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昌羽翼四人  
列于前也譽震遠近動游士八人主視敵相微祥候間闖  
主飛名譽震遠近動游士八人主視敵相微祥候間闖  
移四境以弱敵心託法算二人主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  
二人主為神以感敵心託法算二人主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  
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將之胃  
有勃氣壯勇暴強者聚為一卒名曰陷有學于奇正長  
劍瑠弧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有破格舒鉤強  
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有  
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冠有故王臣



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死罪之人昆弟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故骨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士死有強將弱曰強卒弱曰弱卒名曰士死有陷兵無選鋒曰名曰士死夫卒強將弱曰強卒弱曰弱卒北必然之教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結營第三

太公曰出軍征戰安營置陣以六為法六者謂六百步亦謂六十步量人地之宜置將軍自居九天之上青龍亦為九天若行表十二辰也假令正月三日地是也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

不向太陰不飲死水不居死地不居死柱不居地獄無休歲太陰不飲死水不居死地不居死柱不居地獄無休天灶無當龍首死水者不流也死地者高丘墓之間地首者谷小端也故曰凡結營安陣將軍居青龍軍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于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斲居天獄治罪居天庭軍糧居天牢軍器居天藏此謂法天結營物莫能害者也微令甲子旬中子為青龍太陰為辰天門己為地戶午為青龍亥為未星天牢為太陰寅為天甲戌為申申為天甲午為地戶寅為青龍未為天甲辰為地戶申為天甲戌為地戶辰為天甲午為地戶申為天甲戌為地戶

道德第四



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  
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出戰故孫子曰一曰道  
者令人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  
畏危危疑也言主上素有仁施于下則士能致前赴敵  
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沉  
無叛疑也而民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  
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將與之安與之  
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禮勵  
之以辭勵士以見危也則士死之是含藜問疾越王霸于  
諸侯吮疽恤士吳起凌于敵國陽門慟哭勝三晉之兵  
卑醜投河感一軍之士勇者為之鬪智者為之憂視死  
若歸計不踈旋者以其恩養素畜策謀和同也故曰畜  
恩不倦以一取萬語曰積恩不已天下可使此道德之  
略也

### 禁令第五

孫子曰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專  
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矣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  
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尊而不能使愛而  
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經曰兵以賞  
為表以罰為裡又曰令之以文文惠也齊之以武武是謂  
必取故武侯之軍禁有七孫子曰無法之懸無政之令  
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  
賞此益圍急之時不可格以常制其敵國一曰輕二曰  
理戎周旋中野機要綱目不得預領矣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  
也若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  
後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脩此謂輕軍有此  
之受令不傳之斬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  
此謂慢軍斬之者食不廩糧軍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



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此謂盜

軍有此者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磨

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

謂欺軍有此者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接旗不伏舉旗不

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却退不

闢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謂此背軍有此者出

軍行將士卒爭先紛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

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

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

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悞次第不可

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啟白奸邪所起知者不

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

此謂誤軍有此者斬斷之後萬事乃理所以鄉人盜笠

教戰第六

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故太公

曰刑上極賞下通孫子曰法令執行賞罰孰明吾以此

知勝此之謂也

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百不當一此棄之者也故

領三軍教之戰者必有金鼓約令所以整齊士卒也教  
令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故教使一人學戰教成合  
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者人漸至三軍之衆大戰  
之法為其校陣各有其道左校青龍右校白虎前校朱  
雀後校玄武中校軒轅大將之所處左鋒右戟前楯後  
弩中央鼓旗與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  
五陣乃理夫五陣之法鼓旗為主一鼓舉青旗則為曲  
陣二鼓舉赤旗則為銳陣三鼓舉黃旗則為曲







群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纍赤氣臨  
軍六窮起風三刑生霧此皆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若煙非烟此慶雲也若星非星此歸邪也若霧非霧是  
泣軍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慶雲間有德歸邪有降人  
泣軍多殺將天鼓多敗軍是知風雲之占歲月之候其  
來久矣故古者初立將始出門首建牙之時必觀風氣  
之氣諸謀立武事征伐四方與兵動衆大風當雨陰  
凡監牙旗必有正四制海有制者謂上尅下也初立牙門即禍  
之曰兩儀有正四制海有制者謂上尅下也初立牙門即禍  
校天直助順神祇增輝永觀厥成實正之賴凡不血  
夫凱道助順神祇增輝永觀厥成實正之賴凡不血  
刃凱道助順神祇增輝永觀厥成實正之賴凡不血  
之靈急上如律令氣初出觀厥成實正之賴凡不血  
漫霧方不能陰結必和氣殺氣森屬然疾起乃積不散  
常以干下晴日出不成也若風不旁勃旌旗暈：順  
風而揚舉或何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軍上林木如

不與戰在吾軍大勝者兵勿與戰或有雲廣如  
粉拂如樓緣以赤氣當上與雲關雖赤白相隨在  
敵上氣黃白厚潤而軍重者如雲關雖赤白相隨在  
前助軍行好望軍重者如雲關雖赤白相隨在  
必勝凡軍營上五色相氣上與雲關雖赤白相隨在  
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見之或大有雲如日月而赤氣  
之狀其軍氣不可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扛折陰不見日  
攻此皆勝軍氣也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扛折陰不見日  
旌幡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則不利若風氣俱來不止軍不  
在急擊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上氣昏發  
微也或照人則軍事散亂或軍上氣半而一絕一敗再絕  
連上照人則軍事散亂或軍上氣半而一絕一敗再絕  
北不敗在東發白氣者散亂或軍上氣半而一絕一敗再絕  
亂或軍上發白氣者散亂或軍上氣半而一絕一敗再絕  
天狗下食血不暇也或有雲氣蓋道濛蔽若下輕其將  
畫冥者釋炊不暇也或有雲氣蓋道濛蔽若下輕其將  
妖怪并作眾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  
以避天怒然後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  
之音誠心啟請以脩天問觀其祥應以占吉凶若人焉



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音宛  
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於衆心乃可用矣雖云任  
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  
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  
機制用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  
助疑五曰助地此五者助勝之術故曰知地知天勝乃  
可全不可不審察也

地形第八

孫子曰三曰地利地利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故不  
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  
地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  
重地有汎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名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  
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自潰入人之地而不

深者為輕地走入人之地故經曰未深士卒意尚木專而輕我得  
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故趣其後也吾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  
將道往未交也吾將固其結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對  
故數道往未交也吾將固其結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對  
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侯之至其地可也故結諸  
日衛地吾將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謹其守也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已城郭深曰重地吾將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重地故經曰重地吾將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難行之道者為汎地汎地浸吾將進其途也所由入者隘  
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所由入者隘  
也持久之則糧乏故敵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所由入者隘  
為圍地故經曰圍地吾將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則亡者為死地前又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死退則復有  
士卒尚能死志殊死故可以活也是故散地無戰士卒  
故經曰死地吾將入難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為重地  
以戰輕地則無止可以敵遇敵自當堅其心也爭地則無



攻先道攻當先主利地也交地則絕相及屬也交地者不可攻也交地則絕相及屬也交地者不可攻也

兵絕衝地則合交結諸侯也當重地則掠深士卒堅固

取財掠地則行止不可圍地則謀擊其謀也則當難死

地則戰乃死戰也未戰先而士大夫之憂也皆將之罪不明

今日之事在法一舉若不用力當野革為虫獸又

食妻子無所求索則身榮賞祿在焉可勉哉獸又

有六地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險有遠之名我可以往

彼可以來曰通謂俱在平陸居通地先處其高陽利糧

道以戰則利守致于人無至于路使敵絕已糧道也為可

以往難以反曰挂挂相挂挂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

有備出而不勝難以反不利有敵無備而勝之則難可及也

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相持也支形曰

敵雖利我無出引而去也令敵半出而擊之利也利我

背我而去無出引而去也令敵半出而擊之利也利我

引而擊之可敵也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敵

盈滿也兵陣滿死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也不盈而

形名使敵不得進退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也不盈而

從之必前齊既口中陣而守之以奇也敵即先居此地齊之

口陣而與敵共此地利也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

待敵人居其下陰來擊之勝也若敵先居之則引去之

勿從也至于險人不可夫遠形鉤勢難以抵戰而不利也

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鉤等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皆將

無獨便利先扼之戰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皆將

之至任不可不察故曰深草翁穢者所以遁也深谷

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

眾少可以沛澤者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犬五之溝漸車

夜擊敵也音山林石徑涇川丘阜流之川常草木所在

之水漸浸也音山林石徑涇川丘阜流之川常草木所在

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丘陵漫衍相屬也屬續也音

之敵平尊原廣野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原平相遠

也遠離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十不當一兩陣相近



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戰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藎葦  
竹蕭蕭萬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長戰二不  
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  
故曰地形者兵之助又曰用兵之道地利為寶趙奢趨  
山秦師所以覆敗韓信背水漢兵由其克勝此用地利  
之略也

水火第九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以火佐攻者明是知水火者兵之  
助也故火攻有五一日火人敵傍近草二曰火積積其  
三日火庫當燒其兵庫之敵四曰火庫營燒其法以鐵盈五曰火燧燧  
也以火墮敵營中火頭燒絕糧道也行火必有因  
火者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燒絕糧道也  
因也奸煙火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  
者宿在箕壁參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蕭世識云春丙

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五日有疾風猛雨也居時中  
一中有飛鳥十精如風雨期五子元運式各候其時可  
相會飛鳥以皮作火佐排囊以石灰內囊中置車工火燧  
繫馬尾因從上風鼓排囊吹灰內囊中置車工火燧  
突賊陣衆賊奔潰此用脚退走此火時驅放長史江道  
取營數百難以長繩連之脚退走此火時驅放長史江道  
蕘草中虜從門上風縱火滅門開當更積薪助火使火勢大  
也吾聞敵燒門上風縱火滅門開當更積薪助火使火勢大  
滅亦解火太公曰強弩長兵所以踰水戰孫子曰水可  
之法也太公曰強弩長兵所以踰水戰孫子曰水可  
以絕謂灌城也又曰絕水必遠水引敵使客絕水而來  
迎之于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敵戰無附於水而迎  
容也謂處水上之軍故曰以水佐攻者強何以言之昔  
韓信定臨淄走齊王田廣楚使龍且來救齊王廣龍  
且并軍與信合戰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冠戰其鋒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居其地鬪其兵易敗其  
來救必及漢兵二千里居城皆反之其勢無所  
得食可無戰而降也吾何功遂戰敗吾聞古之所謂善  
耳且夫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敗吾聞古之所謂善



戰者勝易勝者敗善者之勝也無名無勇功改其戰  
勝不武不武者其所錯勝已敗者也龍且不用客之  
計攻求赫：夾維維音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  
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  
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決壅水大至龍且之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之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此  
反半渡之勢利韓信半渡軍佯入害地令敵半渡而擊之  
而患可解也此皆謂雜兵而用兵法微裁微裁于害盧縮佐彭  
越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羽聞之謂其太司馬曹咎曰謹  
守城臯即漢扼戰慎勿與戰漢果扼楚軍楚軍不出使  
人辱之孫子曰虛也大司馬怒渡汎水音尼卒半渡漢擊大  
破之此欵戰無附于水勢也故知水火之變可以制勝  
其未久矣秦人毒涇上流晉人多死荆王燒楚積聚項  
氏以擒曹公決泗于下邳呂布就戮黃蓋火攻于赤壁

魏祖奔劬此將之至任益軍中尤急者矣不可不察

五間第十

周禮曰巡國傳謀者反間也呂望云間搆飛言聚為一  
卒是知用間之道非一日也凡有白氣群行徘徊結陣  
不可應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  
上如車輪行敵入謀亂我國臣或罰我諸侯反謀  
合五色臨我軍上敵必腫合諸侯而罰我諸侯反謀  
軍自敗或有黑氣如腫出于營中七黑下黃敵謀  
求戰無誠言信相及九日不見日必覺條之吉或日月陰  
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臣謀主故  
臣謀主也故間有五間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  
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  
之者也言敵鄉邑之人知敵表裡虛實可使伺候內間  
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子孫其在官失職者若刑誅之  
隙就而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曹公曰敵使因來  
用之詐及使為我間故曰反間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  
候我詐及使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



反間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計  
也所為己知其寔還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  
待於敵間者也詐誑之事于外洩之使吾間知  
敵從而偽之吾所行不然而也則死矣又二間皆不  
來在營間我誑事而特歸然皆非吾所圖也二間皆不  
能知幽隱故曰死間董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己軍士有  
重罪繫者故為免相勅勿泄伴不秘密令拘者竊聞之  
因緩之使亡不必歸敵以所聞告之昔漢西域都護班  
超初為將兵長史恚發諸國步騎二萬五千騎擊莎車莎  
車求救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  
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踈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  
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  
鼓散便發眾皆以為然乃陰緩擒得生口生口歸以超  
言告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于西界遮超  
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

司馬勒兵勵士至雞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  
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又耿弇討張步聞之乃使  
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于太山鍾城列  
營數十以待弇昔劉先主東與孫權交戰魏曹不聞脩  
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  
軍者為敵所擒急不能相救又非計也敗其且也奔渡河  
固此點布所以走荆王也步非計也敗其且也奔渡河  
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奔鍾城鍾城之人  
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去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  
之圍令其眾奔鍾城以震怖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  
之亦奪氣奪心計也妙矣夫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  
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樹木揚言填塞坑壑數可有降  
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治  
攻其後三日當悉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者以  
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

卷九  
十三



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  
守巨里自引精兵止崗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或問孫子曰敵眾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  
則聽矣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奔揚言攻巨里  
也亦奪其所愛此用因間之勢也晉時益州牧羅尚遣  
令自致之計也隗伯攻李雄于郫城迭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  
之見血使請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  
兵遣隗伯等率領從泰李雄先使李驥于道設伏泰以  
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繩汲  
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此用內間之勢也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  
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閔期思曰胡可伐武  
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  
以鄭為親己而不脩鄭：襲胡取之漢使鄧生說齊王田橫：罷兵與鄰

生疑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倫襲齊破之田橫烹鄧生鄧生  
生偶成韓信死間唐李靖伐匈奴以唐儉先和親而已  
靖以兵唐儉為死間者也此用死間之勢也陳平以金縱  
反間于楚軍間范增楚王疑之此用反間者也事具故  
知三軍之親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非聖  
智莫能用間非密微莫能得間之寔此三軍之要唯賢  
將之所留意也

將體第十一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吳子曰凡  
人之論將怕觀之於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  
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為動孫子  
曰將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三軍  
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謂之氣機道峽路



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  
分散其眾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  
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  
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疑故曰不相信也外相  
敵國奮則多疑則計亂奮威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  
能靜重廣財曰清不擾曰靜老子曰能平能整能受諫能  
聽訟能納人范蠡齊納英之類也能採善言能知  
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阮難險難阮皆能制軍權危者安  
之懼者懼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怨誘寬者原之  
訴者察之早者貴之起下若卑賤者貴之昔吳強者抑  
之敵者殘之亂上中下之賤而敵貴者貪者豐之其心所以  
使欲者使之臨敵將戰而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畏者隱  
之勿使為軍鋒軍敢由鋒怯謀者近之讒者覆之讒有

信者覆信之毀者復之則修而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  
服者活之者活罪降者悅之舍獲城者割之賞臣也獲地  
者裂之榮者獲國者守之伐越得而不守所以終敗也  
獲阮塞之獲難屯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強下之陣敵  
強則下之曹劌不與戰若齊師伐魯敵凌假之敵之威勢凌  
重以待之漢祖知弱不許楚凌漢求戰敵暴安之敵之威勢凌  
一決漢祖知弱不許楚凌漢求戰敵暴安之敵之威勢凌  
勸下燕師怒我眾也燕田單安勸之敵勃義之亂敵為事  
則隨有義以待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舉順也因勢破  
彼勃我義故放過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舉順也因勢破  
之故言過之敵人以怒己誣詐四網羅之此為將之道  
也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  
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將專已則下歸咎任不與  
下謀眾皆歸罪將自威則下少功下自威則下少功將自威則下少功  
于將而青之將自威則下少功下自威則下少功將自威則下少功  
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奸不禁下盜也將內



顧則士卒淫內顧也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也試法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軍誌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一體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群心結一結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闢內則禍不制窺見也謀已情之虛寔其財入營則衆奸會凡為軍使外則見財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衆奸會凡為軍使外則見財集其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中心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死將遷怒則軍士懼之故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死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怒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慮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軍之過用兵之灾故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刑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

而驕下貧而桀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于人者可勞也智而心緩者可驚也信而喜信于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于人者可使入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為將之略也

料敵第十二

夫兩國治戎交和而合不以冥，決事必先探于敵情故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戰又策之而知夫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因形而作勝于衆用兵之要也若欲先知敵將當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當之觀敵之来一起一坐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者將必有智勿與輕戰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

卷九 十六



漸者：如雲變作小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外，將賢良，在前者，將精悍，時不可擊，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光之狀，或有氣如山，能如虎在殺中，或如火之形，或如火光之樓，或如白粉，沸時，若其眾謹，旗亂其卒，自止自行，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眾可獲，弱敵大，而後小，將性散者，將怯，故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挺人者，敵人之進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稠草中多障蔽者，必遠去，恐吾追及，鳥起者，伏也；凡軍上氣，渾圓長赤，氣在中，其或有氣，當有赤氣在軍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綫，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兵為伏兵，或有雲如山禽駭者，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遠者，薪來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塵少也，辭甲而益脩者，進也；敵增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

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音唾一筆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溥、翕、徐言入者，失其眾也；此將失其眾之意也教賞者，害也；教罰者，困也；數頌者，失其群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來新到，行陣未定，可擊也；陣雖定，人馬未食，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人馬數頌，可擊也；凡見此者，擊之而勿疑，然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漢祖有平城之圍，石勒藏鋒，王浚有幽州之陷，即其劾也；可不慎哉。

孫子兵法 卷九 十七



勢略第十三

孫子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於漂石者  
勢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說曰明公  
以步卒五千討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  
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軍蜀人望風破  
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  
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  
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烏甲切無不尅也若小緩  
之諸葛亮明于理而為相閱張馬趙勇冠三軍而為將  
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  
公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  
不能禁也曹公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  
未可擊也又太祖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城攻不拔

太祖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  
衰三軍以將為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  
引沂泗灌城潰生擒布以此觀之當是時雖諸葛之  
智陳宮之謀呂布之勇關張之勁無所用矣此謂勇怯  
勢也強弱形也故兵有三勢夫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  
輕敵士卒乘戰三軍之戰眾志勳大阜深澗龍蛇磬如雷  
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磬如雷  
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急  
設飢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夾涉所謂  
因勢也善戰者恒求之于勢之來也食其緩類下齊七  
十餘城謝石渡肥摧秦百萬之眾勢之去也項羽有拔  
山之力空泣虞姬田橫有負海之強終然刎頸故曰戰  
勝之威人百其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言人  
之眾無益故水之弱至于漂石此勢略之要也

于用也 益 故水之弱至于漂石此勢略之要也



攻心第十四

孫子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何以明之戰國時有說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何謂攻其心絕其所恃是謂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收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寔利以迴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子賈監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忽名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諸葛亮擒孟獲七柴七擒之南方終亮之世不敢背叛又四面楚歌而項羽走劉琨吹葭胡人散攻心之計非一途此攻心者也

伐交第十五

孫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將盟馘軫馘軫二國名也郢人軍于蒲騷將以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郢人軍于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從之遂敗郢師于蒲騷漢宣帝特先零與罕开羌解仇合黨為寇帝命趙充國先誅罕开充國守便宜不從乃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



今虜馬肥糧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并之屬不煩兵服矣帝從之果如策魏太祖初伐關中賊每一部到太祖輒喜破賊之後諸將問其故太祖曰關中道遠若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莫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政差易吾是以喜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曹公得之矣此伐交者也

格形第十六

孫子曰安能動之又曰攻其所必趣何以明之昔楚子圍宋公使如晉告急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伐宋果如其

計魏伐趙急請救於齊威王以田忌為將以孫臏為師居輜車中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博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衢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弊于收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戰邯又曹操為東郡太守東郡今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賊黑山今于毒等攻東武陽曹操衛州界欲引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曹操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救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則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虜家虜不能拔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果棄武陽還曹操要擊大破之初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



王及蔣濟說曹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閱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楚圍自解曹操從之羽遂見擒此言攻其所愛則動矣是以善戰者無知名無勇功不爭白刃之前不備已失之後此之謂矣

地勢第十七

語曰投兵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漢宣帝時先零為寇帝命趙充國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駭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于是破之素尚既敗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

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操既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操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若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則必相救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則必相救曹操不從進至穰與繡戰表果救之軍不利矣故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頭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或曰敵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夫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救如左右手是故放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此之謂矣



先勝第十八

孫子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以明  
 之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乃拜皇甫嵩董卓各率二萬人  
 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戰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于此也  
 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此可勝在彼范蠡曰  
不可強成此之謂也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  
 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  
 倫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  
 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

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今  
 我退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毒况大  
 眾乎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寔而備之強而避  
機今而擊之待其哀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眾且走

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兵擊之使卓為

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死卓大慙恨孫子曰怒而悅之

卑而驕之言敵怒而進兵則當外示屈弱以高其志待  
其歸隨而擊之又曰引而勢之言因其進退以觀其變  
此然後攻其不備出其不意青州黃巾眾百餘萬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永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

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

掠為資今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戰不得攻則不

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

孫子兵法卷之九 二十二



岱不從果為賊所敗晉代王開攻燕薊城慕容德拒戰  
代師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譚進曰昔漢高祖云吾  
寧鬪智不能鬪力是以古人先勝廟堂然彼攻戰今代  
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代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  
不可擊也深逼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  
後軍方固三不可擊也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  
戰其地一不宜動而不勝眾心難勝二不宜動隍池  
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  
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眾旅  
多弊師老費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  
良平之策也孫子曰以遠待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此先勝而後戰  
者也

圍師第十九

孫子曰圍師必闕何以明之黃巾賊韓忠據宛朱傷張  
超圍之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恚眾  
赴之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  
聽之傷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  
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  
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  
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不尅傷登土  
山頌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連營逼急乞  
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  
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翠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  
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遂破  
忠等魏太祖曰圍城必示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  
仁言于太祖曰圍城必示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



許之不死將人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  
傷守則引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  
良計也曹操從之城降又凡降人之氣如人十有五  
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求和退凡城中有白氣  
如旗者不可拔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  
牛頭觸人者不可伐者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  
氣無極者不可攻或城上氣如雲分城向者內兵  
欲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氣如雲分城向者內兵  
諸氣得從城中有濛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  
不雷兩者城有輔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也凡攻  
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圍之皆勝氣也凡攻邑  
或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急攻之可破或有氣出城  
或城上有雲氣如奔散或城上赤氣如奔散或城上  
死表無雲氣如奔散或城上赤氣如奔散或城上  
內城看此皆敗氣也此圍師之道也

變通第二十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何以明之魏與趙攻

韓齊田忌為將而救之韓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而  
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號為怯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曰百里而趨利者蹙其將軍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  
明日為五萬灶明日為二萬灶涓喜曰我固知齊卒怯  
也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過半乃弃其步卒與輕銳倍  
日并行逐之臏度其暮至馬陵道狹而多險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見火舉而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暨子之名也虞謂為武都郡羌率眾遮謂於陳倉嶺谷  
謂令吏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敢追逼或問曰孫子  
減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今且行二  
百里何也謂曰虜眾既多吾徐行則易為所及疾行則



彼不測之且虜見吾灶多謂群兵來至孫子見弱吾示  
強勢不同也首王濟在蜀作舟欲伐吳預流枰江中以威之及至唐將李靖欲伐荆州襲蕭銑乃  
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因形而作勝于眾善之善者  
矣此變通之理也

利害第二十一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又雜曰于  
利而務可伸雜于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漢將韓信攻  
趙：盛兵井陘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音而草山  
望見趙軍誠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

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行出倍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與太公曰智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于是信與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上水間壁入  
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  
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  
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十  
趙軍不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夫太公曰  
亂遁走趙將雖擊斬之不能禁也孫子曰此治心者夫  
於此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斬成安君  
抵水上擒趙王歇諸將校首虜晉賀因問信曰兵法右

長  
五  
九  
二  
五



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  
等會食時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  
法中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死地而後存若死至者謂力均勢敵以死地而取勝可也  
故孫子曰兵恐不可救又經曰大衆陷于害且信非得  
然後能為勝敗是知死地之機必用大衆矣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駭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  
使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諸將曰善非所及也孫子曰兵甚闢則不懼不得已則  
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投之謂矣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  
往者諸將之勇也此之謂矣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果敗而還詡謂  
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收散卒赴追太祖戰果勝還  
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  
兵而公曰必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

易知耳軍勢百途事不一也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  
也魏軍新退曹操必自斡其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  
士亦銳故知必敗曹操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還必  
國內有故也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斡後諸將  
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勝也繡乃服其能  
此利害之變故曰陷之死地而後生雜于害而患可解  
此之謂也

奇正第二十二

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孫子曰兵以正合事以奇  
勝何以明之魏王豹反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擊魏  
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孫子曰近而示之  
也謂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是



知奇正者兵之要也經曰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此之謂矣

掩發第二十三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後何以明其然耶燕平齊圍即墨城即墨城中推田單為將以拒燕田單欲激怒其卒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將剽所得齊卒及掘城外墳墓擢先人可為寒心燕將如其言即墨人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單乃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不虜吾家族燕將大喜益懈乃收牛得千頭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以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而奔燕軍大驚所隨五千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殺其將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呂蒙

西屯陸口關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鄴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徵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取而羽可擒之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羽果信之稍徵兵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伏其精兵艍中使白衣搖櫓偽作商賈販晝夜魚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大公曰為稱使者所以絕糧食謀令衣服號令之中不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道不拾遺肯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領項丞之敗吳王於代齊之能盡知用兵之利此之謂矣經曰從諸候者以業語曰因其強而強之敵乃可折閱羽討樊雖不被入計亦自從也羽還在道路教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



周旋域中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人還私相叅訊  
或知家問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卒無鬪心權至  
獲羽遂定荊州此掩發之變故曰始知處女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之謂矣

還師第二十四

孫子曰與師百萬日費千金王子曰四人用虛國家無  
儲故曰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  
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虛國：虛則人貧人貧則上下  
不相親上無以樹其恩下無以活其身則離叛之生  
此為戰勝而自敗故雖破敵于外立功于內然而戰勝  
者以喪禮處之將君縞素請罪于君：曰兵之所加無  
道國也擒敵制勝將無咎殃乃尊其官以奪其勢故曰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者非喪其身謂沉之

於淵沈之於淵者謂奪其威廢其權封之於朝極人臣  
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心仁者之衆可合而  
不可離威權可樂而難卒移是故還軍罷師存亡之階  
尉他章故弱之以位奪以之國故霸者之佐其論駁也  
駁不純人至深曉此道則能御臣將漢相襲奪人臣深  
曉此道則能全功保首張良學研毅者此還師之術也  
論曰奇正之機五間之要天地之變水火之道如敵不  
過五聲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色五色之變不  
可勝觀在乎因機而用推矣不可執一也故略舉其體  
之要此皆諸兵  
書中語也



長短經文卷九終

潼川趙黈長短經直齋書錄解題述古堂書目浙江遺書總錄皆未及載惟晁昭德讀書志有曰長短經十卷凡六十三篇第十九載兵權陰謀王漁洋居易錄亦曰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其文申鑒論衡之流云云是書流傳絕少今春假鷺湖程君懋齋藏本讀之內闕第五第六第十卷而附註附議為鈔胥鑿削殆盡籙羊而已清和望日枚菴漫士寄示茲本亦止九卷自第一至第八卷列篇凡四十第九卷則首標兵權中列子目二十有四合之自序卷少其一而篇數反浮之其完闕要未可知姑倩友人影鈔一通俟有他本讐校或得其全云乾隆乙巳夏五松陵楊復吉識



趙黈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于經世夫婦俱有節

行世 吳任臣十國春秋

按乾德係前蜀  
後主衍年號

著長短經十卷